月球歷險記

阿瑟·克拉克著
郭功雋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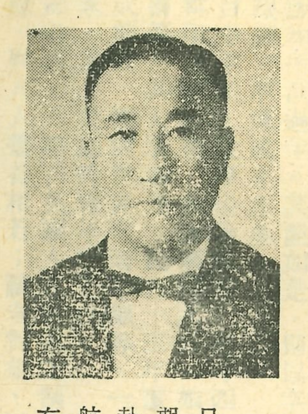


王雲五主編
人人文庫
八一五
八一六
臺灣商務印書館印行

阿瑟·克拉克著
郭功儁譯

月球歷險記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郭功雋，筆名郭英。民國七年二月六日出生，南京市人。空軍機械學校正科一期畢業，民國卅三年十月至卅五年二月曾赴英國皇家空軍航空工程專校深造並在各航空工廠見習。現任軍職。公餘從事譯述有年，作品散見國內報章雜誌。

010210

編印人人文庫序

余弱冠始授英文，爲謀教學相長，並滿足讀書慾，輒廣購英文出版物。彼時英國有所謂人人叢書 Everyman's Library 者，刊行迄今將及百年，括有子目約及千種，價廉而內容豐富，所收以古典爲主，間亦參入新著。就內容與售價之比，較一般出版物所減過半。其能如是，則以字較小，行較密，且由於古典作品得免對著作人之報酬，所減成本亦多。

余自中年始，從事出版事業，迄今四十餘年，中斷不逾十載。在大陸時爲商務印書館輯印各種叢書，多寓廉售之意，如萬有文庫一二集，叢書集成初編以及國學基本叢書等，其尤著者也。民五十三年重主商務印書館，先後輯印萬有文庫薈要，叢書集成簡編，漢譯世界名著甲編等，一本斯旨。惟以整套發售，固有利於圖書館與藏書家，未必盡適於青年學子也。

幾經考慮，乃略仿英國人人叢書之制，編爲人人文庫，陸續印行，分册發售，定價特廉，與人人叢書相若；讀者對象，以青年爲主，則與前述叢書略異。本文庫版本爲四十開，以新五號字排印，與人人叢書略同；每册定價一律，若干萬字以下，或相等篇幅者爲單册，占一號；超過若干萬字或相等篇幅者爲複册，占二號，皆依

出版先後編次。每號實價新臺幣八元，一改我國零售圖書向例，概不折扣。惟實行以來，發見間以萬數千字之差，售價即加倍，頗欠公允。研討再四，決改定售價，單號仍爲八元，雙號則減爲十二元，俾相差不過鉅。又爲鼓勵多購多讀，凡一次購滿五册者加贈一單册，悉聽購者自選。區區之意，亦欲藉此而一新書業風氣，並使購讀者得較優之實惠而已。

仰今後重印大陸版各書，除別有歸屬，或不盡適於青年閱讀者外，當盡量編入本文庫。同時本文庫亦儘可能搜羅當代海內外新著，期對舊版重印者維持相當比例。果能如願，則本文庫殆合英國人人叢書與家庭大學叢書 Home University Library 而一之也。

數年之間，取材方面，時有極合本文庫性質，徒以篇幅過多，不得不割愛者，因自五十八年七月起新增特號一種，售價定爲二十元，俾本文庫範圍益廣，而仍保持定價一律之原則。惟半年以來，紙價工價均大漲，祇得將特號面數酌予調整。凡初版新書，每册在二百一十面至三百面者，或景印舊版，每册在三百一十面至五百面者，均列入特號，事出不獲已，當爲讀書界所共諒也。

中華民國五十九年一月五日王雲五識

簡介作者阿瑟·克拉克

阿瑟·克拉克（Authur C. Clarke）以一九一七年出生於英國。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服役英國皇家空軍，任技術學校雷達教官。曾與美國科學人士共同研究如何使飛機在惡劣天氣中盲目着陸的方法，終於發展成功地面管制進場程序，能導引飛機在濃霧中安然落地。此一成就對於飛行安全建功甚偉。戰後克拉克氏復員還鄉，入倫敦大學王家學院攻讀，獲科學士學位。

自一九五一年起，克拉克開始其寫作生涯。迄今已有作品四十餘種問世。克拉克憑仗充沛的科學素養，豐富的想像力，特別着力於太空科學小說的創作。其時，火箭發展尚局限於研究高空氣層分析階段。可是在他生花妙筆的描敍下，書中人已能逐漸飛越太空，抵達太陽系各行星進行探險。最先是登陸月球，並在其間建立多處工作基地，發展交通系統，開闢各地的觀光勝跡。「月球歷險記」所述就是當一艘觀光月球名勝月塵海的「沙琳娜號」失事沉入海中以後，如何運用機智與技術搶救旅客出險的故事。

克拉克的太空故事由月球逐步開拓新境界，他向金星、火星等行星不斷延伸，繼續發表了「地球光」，「火星初旅」，「末代人類」，「未來遠景」等小說。他的科學小說甚爲英美讀者所鍾愛，並譯成許多種語文。其作品銷售總額，數量已超出二百萬本。可以想象他是享受着很優渥

的版稅收益的。克拉克有一次暗示地答覆一位關心他收入的記者說：「我不想告訴你，我的確實收入。但是我相信我忝爲全世界待遇最優厚的科學作家之一。」

據悉目前克拉克正與電影製片人古必克（Stanley Kubrick）合作積極籌拍一部名叫『二〇〇一年——太空史詩』的影片。

克拉克氏曾兩度出任英國星際學會的主席，由於其寫作裨益科學知識之普遍傳播，聯合國文教科學組織（UNESCO）曾在一九六二年頒給加林喀獎（1962 Kalinga Prize），以資激勵。

當茲太空發展日趨熱烈，登陸月球屈指可期之際，先讓我們瀏覽作家筆下的月球景色和特殊問題，或許可使我們能夠迎頭趕上時代吧。

〔一〕

時間到了二十一世紀中葉，人們已在月球建立基地多處，並且開拓了觀光勝景的太空船定期航線。

作爲唯一觀光船「沙琳娜號」的船長，哈里斯頗有足以炫耀的自負。他守視這一批觀光客魚貫登船，搶先佔住靠近窗口的席位。他從後視鏡中瞥見太空小姐韋素珊，身穿畢挺的觀光局天藍色制服，慇懃的接待她的旅客。每逢一起出出動時，他總當她爲「韋小姐」，而不是「素珊」；這樣可以使他的腦筋習慣於公事公辦的觀念。可是究竟這位小姐對他是如何想法，他一直未曾探明實情。

旅客全部是生面孔，渴望在月球上空巡邏一匝的另一批新人。大多數乘客屬於某一種典型——上了年紀的人，他們前來遊歷新世界以了夙願。當他們是兒童時，這種想法是絕對無望的。其中只有四、五位三十歲才出頭的青年，多半是各月球基地輪到休假的技術人員。哈里斯想，這種安排相當合理，年紀大的是從地從地球來觀光客，而年輕一代則是是本地居民。

對所有觀光客而言「乾涸海」之遊是富於吸引力的新奇經驗。從沙琳娜的客窗望過去，乾涸海的表面由一望無垠的灰色塵埃所組成，灰塵向天際延伸，直到與星空連成一氣。在乾涸海的頂端，高高懸在半空裏，是新月狀的地球，它停在那裏已有億萬年之久。地球母親發出明亮青光泛

010210

灑在月球表面上，是一種透骨的寒光，眞够寒冷的，在這漫漫的長夜，外界溫度大約只有華氏零下三百度。

單憑不經意的一瞥，無法使人斷定乾涸海究竟屬於固態或是液態。它的表面平滑如鏡，毫無起伏特徵，和分佈在月球其他地區的無數縫隙，孔穴迥然不同。在乾涸海地區，連一點小墩、沙丘也看不到。地球上的海域，甚至水庫也未有呈現如此靜謐的外貌。

組成乾涸海的是某種塵埃顆粒，而不是水。因此人們的閱歷中沒見過這種地形，由於少見多怪，他們被乾涸海所吸引。像滑石粉般的細膩塵埃，在眞空的月球環境中，變成比撒哈拉沙漠還要焦灼的沙土。它可以不費力氣自由流動，像任何液體。重的物體掉進旱海，立即沉沒得無影無蹤。能够在乾涸海表面恣意往來的只有兩種運輸工具，其一，是可以搭載兩個人的小巧塵橇，其二，就是沙琳娜型的觀光船，沙琳娜好似乘橇和公共汽車的綜合體，跟七、八十年前馳騁在地球南極地區的雪橇車大同小異。

沙琳娜號官方命名爲塵上巡邏艇第一型，雖然，就哈里斯所知，到現在爲止第二型巡邏艇尚無施工建造跡象。沙琳娜號隨便你叫，稱之爲「太空船」，「巡邏艇」，「月球公車」，均無不可。哈里斯喜歡管她叫船，因爲這樣不易發生混淆，他稱呼沙琳娜爲「船」，乘客自然叫他「船長」，不會誤認他是太空艙囊的飛行員，而時至今日，太空飛行員已經多如過江之鯽。

等乘客統統入座以後，韋小姐開始致詞，「歡迎各位到沙琳娜號上來。哈里斯船長和我眞高興能爲諸位服務。我們這次旅行需時四個鐘頭，第一個觀光目標，將是抗口湖，離此地約三百公里，位於絕跡山脈——」

哈里斯通分聽不進這一段刻板的歡迎詞，他忙於起飛前的操作檢查程序。沙琳娜實際上是一艘在月球表面巡航的太空船。她非這樣設計不可，因爲她在眞空中運行，又得設法保護艙內的人員和貨物，使不受外面懷有敵意自然環境的損害。沙琳娜藉數具電器馬達，而非習見的火箭，在月球表面推進。舉凡太空船具備的設施用品，她一應俱全，每一樣裝置在啓航以前都要加以檢查。

氧氣系——O．K；動力系—O．K；無線電—O．K（『哈囉，彩虹站嗎，沙琳娜號試驗通話。……你收得我的訊息麽？）慣性導航系—對正零點。安全通氣瓣系統—開動。機艙漏氣偵測器—O．K。艙內照明—O．K。跳板—收上。這樣的檢查，超過五十個項目，每一項目遇有故障發生就會憑自動裝置放出警告。像太空飛行的老手哈里斯一向靠自己進行起飛前的檢查，從來不依仗這一應自動系統的。

最後他準備停當。馬達在輕聲轉動，太空船徐徐劃一圓線向右旋廻。等他們離開終端大厦時，這才改採筆直姿態，推滿油門加速前進。

沙琳娜是一艘容易駕駛的航具，雖然她的設計包含許多新奇事物。不像地球上的越洋巨輪乃是千百年經驗與錯誤累積而成。而沙琳娜則不然，她是同類航具的先驅，由幾位工程師坐在繪圖

010210

桌前，切磋琢磨而成。他們研究：「需要一種在月球乾涸海上面巡航的工具，我們怎樣建造呢？」

有的人主張模仿開拓美洲時代在老人河上遨遊的老式輪船，船舷上裝有打水的大槳輪，不過多數人以爲採用裝在水線下的螺旋槳效率比較好些。螺旋槳在塵海中鑽動前進，推動船身前行，在船尾留下一條長長的航迹，不過幾秒鐘就會恢復平靜，塵海平坦似鏡，絲毫未有通過船隻的現象。

現在，位於出發站羅黎士港的巨大充壓棚廠，迅速從水平線失去蹤影。再隔十分鐘將與這個著名的月球港口暫時告別，那時沙琳娜號就會孑然一身地首途從事另一次觀光旅行。人類尚無適當語言刻劃她目前所歷的經驗和遭遇。

哈里斯故意關閉馬達，容許沙琳娜憑餘速作無聲的飄行，他這樣做爲了使旅客們感覺出周圍的寂靜。每次，他總要試這麽一次，旅客們反應比較遲鈍，大約隔一小時他們才體會出外面的奇兀境界。他們曾經由地球通過太空來到月球也見過環佈在上下四方的繁星。他們在旅途曾經四面八方的張望，也見過耀眼的地球外貌。可是在這裏景象迥然不同。它既不是陸地，也非太空，而是每樣有一點。

在寂靜得使人難於忍耐以前，哈里斯站起來走到旅客們的面前，如果換得太久可能嚇壞人。他對旅客講話了：「晚安，各位女士，各位先生。我希望韋小姐的服務使大家舒適滿意。我們在

此地稍作停留，因爲這裏是觀賞塵海的一個好地方。我願意請諸位自己憑感覺來親近它。」

他用手朝窗外一指，那是一片灰色的古怪世界。

哈里斯船長輕聲發問：「諸位可知道天邊的地平線離我們有多遠？或者，換個說法，假如有一個人竚立在星星和地平線交界處，看起來他有多大？」

船艙中一片沉寂，可知這個問題沒有人答覆得出。照常理論，月球世界遠比地球爲小，地平線必很接近。可是器官的反映却不同，據報告說，月球表面異常平坦，向四周延伸的距離好像沒有極限。看來宇宙被月球割分爲二，地平線似乎存在於遼遠的天邊。

甚至當你明瞭其中道理以後，這種幻覺依然存在。如果沒有東西當做衡量與比較的尺度時，眼睛就失去判斷遠近的能力。面對這一片毫無特徵的塵海，目力失去敏銳的本能。大氣中連些微霧靄也沒有，憑甚麽來臆度遠方和近方呢。天空的繁星變成不會眨眼的針狀光束，筆直地射向距離莫測的地平線。

哈里斯繼續他的談話：「信不信由你，我們只能看二公里遠，對於尚未熟悉公制的人也就是兩哩。我知道看起來走向天邊似乎要會費一、二光年的時光，不過實際上只要廿分鐘就可以走到，假如這種東西能夠允許我們走路的話。」

船長返囘他的駕駛席位，重新啓動兩具馬達。一面朝後面講了一句，「以後六十公里的路程乏善可陳，我們還是趕路吧。」

沙琳娜加速向前移動。第一次使人有了速度感。螺旋槳在塵埃中劇烈攪動，太空船後面拖了一根較長的尾流。塵埃在船跡的後方掀起兩股巨大的輕烟，遠遠看去，沙琳娜猶如在銀光皚皚的雪地中運行的橇具，天上掛着一輪寒氣逼人的大「月亮」。但是那股緩緩失蹤的灰色拋物線並非白雪，而懸在天際的大月亮正是「地球一母親」。

旅客們舒服地坐在席位上享受這種既平穩又安謐的巡航。「曾經滄海難爲水」，從地球前來月球的旅程，每個人經歷過比這樣迅捷百倍的高速，可是太空旅行並無速度感，而馳騁在乾涸海的塵面上反倒够刺激的。哈里斯操縱動力系使沙琳娜沿圓周做一個小轉彎動作，那時太空船幾乎承受着由本身運動掀起的塵埃，好似經歷一次沙陣的淋浴。雖然沒有空氣阻力的存在，塵埃依然可以升降自如，這倒有點出乎意外。倘能在地球上做同一動作，塵埃可能飄揚很久而不會平靜的。

太空船恢復平直航行，外面除了無垠的塵埃原野別無他物可供欣賞，旅客們開始瀏覽月球觀光協會爲他們印製的宣傳讀物。每位收到一個資料袋，其中包含一些照片，地圖，紀念獎狀，（本狀證明某某先生、女士、小姐曾搭乘沙琳娜號在月球塵海遨遊一次。）以及其他文件。

照印好的新聞資料上說，月球表面大部蒙了一層薄薄的塵埃，通常只有幾米厘厚。塵埃的生成物來源有二，一種可能是墜落月球的流星殘骸，在那已經靜悄悄地停了五十億年之久。亦有小部是月球造山作用散佈出來的岩石飛灰，在日與夜溫度極端差異下所形成。那裏的白天升至華氏二一二度，夜晚降至華氏零下二四三度。不論原因如何，所造成的塵埃極爲細膩，在月球微弱的地心吸力作用下，只要一掀動它就會像液體似的流動。

自遠古以來，塵埃由高山之巔沙沙流向低地，形成分佈在月球表面的池潭與湖泊。第一批登陸月球的探險家們早料到有這些地貌，也曾妥作必要的準備。但是「乾涸海」對太空先進言確是一個意外。沒有人料想到面臨一個直徑超過一百公里以上的龐大塵海。

就月球地理狀況而言，「乾涸海」並不算浩瀚。。天文學家並未承認這個地名，因爲實際上它只是「露灣」之一部份。他們抗議說，如何把「灣」的一部份劃爲一個「海」呢？可是這地名當初是由月球觀光協會所命的名，也就以訛傳訛沿用下來。至少和月球其他的海相比，並不遜色。那兒還有「雲海」，「雨海」，「寧靜海」，還有「酒海」。……

新聞資料上也提供一些使人心安的報導，爲了減免神經緊張觀光客的恐懼心，讓他們知道月球觀光協會已經事事設想週到。上面說，「舉凡保障乘客安全的措施均已樣樣顧及。沙琳娜的氧氣存量足供全體人員一週以上之需，所有主要設備均有雙重配備。每隔一定時間，自動信號器向基地報告位置一次。倘兩套推進動力完全失效，而這情形是絕未發生過的，將由露灣港派出塵橇迅速拖救諸位返回母港而不稍躭擱。此外，諸位無須顧慮旅途遭遇到惡劣天氣。不論閣下多麼暈船，在月球並無暈船的症狀，原因是塵海表面永遠是風平浪靜的。」

最後那句話讀來使人心安不少，可是誰又想像得到不久這份說明書將會自食其言呢？

當沙琳娜在「地球光」照耀下穩穩地航行之際，月球各基地均在循規蹈矩地推行公務。在漫長的夜晚，有許多公務必須照常進行。自人類登陸月球成功的五十年來，這裏已經日新月異地創立很多新貌，將來呢，花樣還要翻新，這是五十億年來的大變局。

在克勞維士城，這個人類跨上月球後所建造的第一座城市，月球管理局的奧爾森局長剛剛去該城的公園區散步。克勞士城的二萬五千居民俱有同感，他們因擁有此人造公園而引以爲榮。當然，它是一個小公園，但是就憑十公尺高的向日葵，恐怕地球上任何大公園也找不到的。

卷積雲在高高的天際徐徐飄過─至少外貌是如此。當然，這又是一種人爲的安排。那些卷積雲不過是反映在塑膠圓形天頂的幻景而已。可是製作得如此維妙維肖，以致局長先生觸景生情地勾起了懷鄉病。懷鄉病？他糾正自己，這就是我的家鄉。

可是在心底深處，他知道這不是眞的。月球是他子孫們的家鄉，却不是他的，他來自地球瑞典國的京城，斯達哥爾摩。在克勞維士城出世的孩子們是不折一扣的月球公民。而他和地球之間有一根不會斷的靱帶維繫着，雖然經年的疏於音問。

離開主要建築的大圓形天頂不到一公里遠，月球觀光協會秘書長戴維士正在檢視最近一季的盈虧的會計報表，覺得這一向的努力頗有收穫。至少比上一季大爲進步。月球上並無四季之分，他們的計劃是儘量在地球的北半球進入冬季時吸引更多觀光客前來月球消費。

怎樣保證做到這一層呢？這正是問題癥結所在，因爲觀光客常常喜愛標新立異的項目，而月

球上可供欣賞的勝跡，却老是這幾套。奇異的月球風情畫，低弱的地心吸力，從月球遠眺地球母親，遠處月球太空站的壯觀，華麗的天象，月球拓荒者的居留地，（其實那裏的人並不歡迎有觀光客經常來打擾他們。）除上述節目以外，月球似乎別無其他可以引人入勝的名川大山。要是有奇裝異服的月球本地佬可供觀光客攝入鏡頭該多好？可惜的是，最大的月球生物需要經過顯微鏡的放大才能供人觀賞──而它們的祖先乃是月球太空船二號的搭客，比第一批登陸月球的人僅只領先十年。

觀光協會秘書長戴維士檢視最新收到的定期電報，上面列舉有一些公文書信。他想淸查有些甚麼對他有用的東西。有一個不知名的電視公司申請簽定一個提供月球節目的契約，準備先付定金。協會決定不加理會，如果貿然答應他們，自己份內的工作更難以照計劃推進了。

戴維士閱讀到另一封從美國紐奧連市觀光協會寄來的信。對方提議和月球觀光協會舉辦工作人員交換計劃。此舉對月球和紐奧連市並無實質意義，除了稍稍表示點親善的熱誠。好，這兒另外有一封信，澳洲滑水冠軍寄來的，比較有點意思，他探問是否有人動過腦筋在乾涸海上滑塵？

是的──我們確乎想到這個主意；他奇怪爲何迄今爲止尚停在幻想階段。或許有人準備追隨沙琳娜號乃至小型塵橇之後，進行這種滑塵試驗。這的確是值得一試的事。戴維士秘書長對於發展新式月球康樂活動一向不遺餘力，乾涸海上滑塵，太好了。

實際上，不出數小時，這個計劃卽將成爲一種惡夢。

（二）

天邊的地平線不再是一條完美無缺的弧線，沙琳娜號上的乘客看見遠方出現一帶怪石嶙峋的峻峭山嶺。當太空船逐漸趨近時，嵯峨的山石不停地壯茁，好似被巨型的電梯慢慢向天際拉伸。

韋素珊小姐向乘客講解道：「這是『絕跡山脈』，由於四周環海而得名。諸位可以發現，此地山勢嶙峋，遠比月球其他山嶺爲陡峻。」

她的講述，適可而止，因爲月球上大多數山嶺沒有甚麽值得一看的。從前在地球上以望遠鏡頭拍攝的火山口或環形山，在照片上顯得頗爲觸目，可是在現場俯瞰之下，原來是四周略高，中間低窪的坑穴。這些數以百計的大大小小環形山，不足以構成摩托車旅行家的地障。不過觀光協會所複印的宣傳文件，只刋登少許壯觀的峽谷與危崖，以廣招徠。

韋小姐接着說：「絕跡山脈到現在爲止，還沒有經過徹底的探勘。…………

…去年我們運送一小隊地質師，使他們着陸在那邊那個山岬。可是他們只向腹地行進了幾公里就知難而退。究竟這山脈的深處有沒有生物寄迹其間，只有天知道。」

素珊的表現非常得體，哈里斯這樣想。他覺得韋素珊不愧爲第一流的太空導遊小姐，懂得宣傳技術的個中三昧，甚麽地方應該緘默，留着請乘客自己想像，甚地方應該詳細報導。她講話時輕鬆自然，沒有一般嚮導女郎講述時好像歌唱那種病。而且對於她所講解的主題，能够融會貫通

，有問必答。總而言之，在哈里斯心目中韋素珊是個了不起的職業婦女，雖然對她心儀已久，私下裏却也有點怕她。

乘客們瞪着眼睛注視卽將來臨的月球一大名勝，月球世界仍有許多奇景有待探勘與開發。「絕跡山」確是一個引人入勝的所在。四周被奇特的塵海所環繞，絕跡山像個孤島似的佇立其中。今後三十年它必將成爲探險家努力征服的目標。命名雖然不馴可是如今並非人跡無法接近的禁地。只因尚有數百方公里比較容易探勘的地區有待依次探查，恐怕要稍後才輪到地質家們前來攀登絕跡山。

沙琳娜號此時已在山嶺的陰影中航行。不知何時開始，低低懸在天邊的地球已經發生被侵蝕的現象，雖然遠方的山峯仍然有明亮的地球光所照耀，可是在谷地裏四下已黯然失色。

韋小姐這時說，「讓我把座艙燈暫時關閉，使諸位享有更親切的觀賞。」

淺紅的客艙燈熄滅以後，每位旅客感到孤零零地待在月球的夜裏。沙琳娜繼續向幽谷深處航進，連高山之巔的地球光也突然消失。在這當兒，只賸下天際的星光——並非習見的閃閃爍爍，而是穩定的寒光，處於如此黑暗的世界中，連旅客也因不習慣而有些畏懼。

想要在偌大一片星海中辨認出熟知的星座，誠非易事。目光所見，是地球上的夜空前所未覩的星座模式，一簇簇輝耀的星雲迷宮看得人眼花撩亂。那一片燦爛全景畫中，只有「金星」，駕凌其他天體之上，發出眩目的光芒，以不致失誤的信標預告拂曉卽將來臨。

隔了幾分鐘以後，太空船上的客們這才發覺天空並非唯一產生千奇萬怪的處所。朝後望過去，太空船的尾部，拖曳着一道漫長而有螢光色澤的波流，猶如月球底黝黯而多塵的面部，被一隻魔手輕輕一刮，發出一條閃耀的光帶。快速航行中的沙琳娜號，在她身後留下一個彗星狀的尾巴，正如在地球熱帶海洋中鼓浪前進的船隻必然留下一條耕耘的浪槽一樣。

可是在這一片死寂的塵的海上，並沒有打開明亮燈的微小有機體。只有無數的塵埃顆粒，當沙琳娜號疾快通過時，因爲靜電劇烈地放電而不停地中和化。縱然你知道這個現象的根源，還是夠你仔細欣賞的——那的確是一種美麗的夜景。向月球之夜望去，眼見這電光絲帶不停地一明一滅，如同銀河天塹在月亮的表面留下了倩影。

哈里斯擰亮探照燈時，强烈的光束掩了亮晶晶的波流。巨的山石迎面而來，看看就要來到眼前。在茫茫塵海中，忽然出現了孤山似的地形。那山勢十分陡峻，像一尊龐大無比的寶塔，頂端伸在三十三天之上。探照燈向上投射，却探不出它的巔峯位置。

當喜瑪拉亞山、落磯山、阿爾卑斯山統統還在襁褓時期，這月球山脈已經存在了。無情的歲月帶來風雨的侵蝕力使地球上所有的山脈早已弄得面目全非。事隔幾百萬年，這些世界名山已經成爲往日崔嵬的僵屍。可是在月球上情形完全兩樣。這裏沒有風風雨雨可以使山岩因侵蝕而變形，有的不過是寒夜的低溫使表面的塵埃稍稍剝落而已。這兒的山脈幾乎保存與開天闢地時期同樣的面目。

哈里斯是夜航的老手，而且對於如何變化操縱技術已然胸有成竹。看來雖然使人提心吊膽，可是在安全上言，確乎萬無一失，因爲沙琳娜號以這樣的航路迂迴於巨大山岩的旁邊不下一百多次，………

………何況具有記憶力的導引系統擅於尋覓途徑，比任何駕駛員都技高一籌。突然間，船長故意熄滅了探照燈，當山石的反光使人頭暈目眩時，好像對面的山岩要向他們撞過來似的。

沙琳娜號在類乎漆黑狀態下，向一隘峪的峪口疾進，她走的不是直線，而是時左時右的曲折路徑，藉以規避地形上的障礙。哈里斯船長很熟習這一段航路的特徵，所以雖在黑夜，仍能駕輕就熟。滅了燈的烏黑客艙中，旅客們不時發出驚嘆聲，顯示這一段特技航行非常地成功。

在天頂所留下一帶狹窄的星空，成爲太空船和外界世界唯一連繫。當沙琳娜號劇烈地由右彎轉爲左轉時，星空的緞帶也在瘋狂地劃出弧線。哈里斯稱之爲「月夜空遊」的這一航行雖然只有五分鐘，乘客們却有度夜如年之感。當船長再度打開探照燈使太空船沿强烈光束前進時，乘客們不約而同地嘆了一口氣，有人慶幸特技表演的終了，也有人表示意猶未盡。不過對每位乘客言，這將是長憶勿忘的經驗。

現在他們發覺航具沿一陡峻的峽谷航進，兩邊的山岩在緩緩向外伸展。忽然間峽谷放寬它的通路，顯出一片直徑有三公里像圓形劇場似的地形。這是一個死寂火山口的中央。千萬年以前，當月球尚在襁褓時期，這個火山卽告銷聲滅跡。

就月球表面數以千計的「彈坑」而言這一個並不算大，但是它與衆不同。因爲在這個「彈坑」的中央，或者稱之爲火山坑口的腹地部份，塡滿了千百年所累積的塵灰，恰如塵海往昔在太古時代一度冒着熊熊烈火的火山口，現在可以任憑太空船上的觀光客在上面逍遙馳騁，一如地球上的氣墊式飛車。在各天體星球成形以前，火山早已熄滅，而且不會再度爆發。但是仍有其他力量潛存在月球的地殼中，準備伺機蠢動。

此時沙琳娜號慢慢沿着峻峭的石壁轉彎航進，一面對着茫茫塵海。此情此景，聯想到在地球某處遨遊高山湖泊者，乘客中大有人在。環形山谷中一片寧靜，船底下的湖泊深不可測，這兩點均極神似地球上有的是高山湖泊，而月球上雖然彈坑數以千計，有塵海勝跡者則僅此一處。

哈里斯船長緩緩地繞行塵海兩匝，泛光燈把嵯峨的懸崖照得雪亮。觀賞月球的嶙峋峭壁，以這種方式的夜遊最爲理想，白晝時，在火灼般陽光照射下，它就失去固有的神秘感。現在是夢幻般的夜晚，詩人艾倫坡筆下的意境，遂在太空船的周圍出現。在泛光燈涵蓋的邊緣，好似有奇兀的形體一再呈現律動的跡象。當然，那純然出乎乘客腦海中的想像，在這一片大埊上，除了太陽和地球不時移動陰影而外，別無動物存在其間。一個沒有生命的世界，相信也不致隱藏着魑魅。

返航的時刻業已到來，應該沿大峽谷趨向寬闊的大塵海。哈里斯撥轉船頭對正環山的罅隙，不久夾道的峭壁就掩沒了狹隘。船長一路開燈航進，讓乘客們把前面的環境看個清清楚楚。何況，熄燈夜遊的訣竅只能表演一次，第二次就不稀罕了。

在遙遠的前方，沙琳娜泛光燈力所不及之處，有一道逐漸强烈的光帶柔和地照遍山岩與峭壁。縱然在下弦位置，地球光也足足抵得上十二個滿月的亮度。

地球只剩下四分之一的月牙形，此時從山脈的背後露面，再度成爲中天的巨擘。太空船上二十二位男女乘客不約而同向那藍裏透綠的月牙形地球母親翹首張望。他們愛慕她的美麗也迷惘於她的光芒。十分熟悉的山川、田野、森林、湖泊，被你從太空深處眺望時，就顯出如此壯麗，眞是不可思議！

就在此刻，地球上一定有許多對眼睛正仔細觀察逐漸豐盈中的月華。月球對人類的關係已日趨密切，關心它的人們遠較往日爲多。說不定，正有人利用强力望遠鏡在注視沙琳娜號掠過月球夜晚的微弱燈光。不過那個小光點忽明忽暗的動作，對望遠鏡後的人也許毫無意義可言。

× × ×

自開天闢地以來，埋藏在月球山脈底基深處，沸騰氣體的起泡作用一直未曾中止，猶如一大片逐漸隆起的癰瘡。隱藏在月球尚未全部殭死的內心，高壓氣體不停地沿脆弱地帶尋求出路，然後在表面下方數百公尺處的空穴中慢慢匯聚在一起。與鄰近的地球兩相對比，冰川時代逐一馳過，埋藏在月球內部的空穴逐漸擴大，終於凝結爲一體。現在是癰瘡快要出膿的日子。

哈里斯把操縱系統放在由自動駕駛儀憑機械自行控制的位置之後，他正和第一排乘客聊天。此時，太空船首次感覺到一次輕微的震顫。他第一個反應，不妙，大約一部推進器的槳葉碰到隱

埋地下的障礙物。而後，他發覺地下的塵海忽然捲起怒濤伴乎要掀起天翻地覆的樣子。

地層開始徐徐下陷。在沙琳娜號前方，極目望去，大約有幾百畝一片地區，一坦平原的塵灰平白起了腹臍似的縐縮運動。塵海被內部壓力所擾動，一反平靜無波的本來面目，開始興風作浪。造山運動的中央形成一個大漏斗孔，漏斗孔變得非常的深邃，直到環山的峭壁已經失去蹤跡，而沙琳娜號伴乎去對正一個無邊黑暗的月牙形漏斗中鑽進去。

應變的表現也非常的糟糕。等哈里斯回到駕駛台接過操縱系統時，太空船已經順月牙形漏斗鑽進了相當遠的距離。運動中的衝力，輔以下方塵灰的加速流動，使太空船不停地往深處鑽陷。船長只能儘最大努力，使龍骨保持平穩，希望藉剩餘速度越漏斗中心衝上對面的高坡而不致埋入漏斗孔的谷底

哈里斯專心應付可怕的地層變動，努力使太空船不致於傾覆。可是就在他與控制系相搏鬪，交互供應左右推進器以短暫的動力，藉螺旋槳葉的扭力保持沙琳娜號沿直線前進之際，他腦海中擾人地一再出現一個奇異的回憶。他記得甚麽時候，在某處，見過這樁事情……

這眞是怪誕之至，可是回憶在他腦際縈繞盤旋。直到太空船滑進沙丘漏斗孔的底部，他眼睜睜看見從繁星閃爍的沙丘邊沿滾滾塵灰順坡傾泄而下，才憶起那是甚麽時候。

那還是小孩時，在某個灼熱的盛夏跑到海邊去玩沙。他找到個小陷阱，似乎有個小東西藏在底部。全身埋在沙裏，只看見小爪子在那裏空划。男孩帶着好奇心在旁邊守視，曉得有一幕小小戲劇即將上演。他看見一隻茫然爬行的小螞蟻在沙丘的邊緣遲疑片刻，終於跌進這個陷阱的小漏斗孔。

小螞蟻本來可以逃出陷阱的——沒想到上面的沙粒剛剛滾到坑底，那個隱藏在底部的食蟻獸已經露出本來面目。用前爪撥幾下，滾滾的沙粒就把小螞蟻連滾帶滑地送到坑底。

沙琳娜號目前就像那小螞蟻。雖然月球表面並無食蟻獸事先掘好這個陷阱，可是哈里斯覺得他現在處境和童年所見的螞蟻十分相像。像螞蟻一樣，他掙扎着爬向漏斗孔的邊緣，可是聳動的地殼却不住推送他往死亡的坑底。小螞蟻當時就一命嗚呼了，可是他和他的乘客會不會受到這種厄運呢？

螺旋槳再掙扎了一小段時間，可是並不够長。滾滾而下的塵灰逐漸加速傾洩——更糟的是，太空船艙口外塵灰的水平線也在上昇。現在已經和艙口齊平，漸漸它已漫過艙口掩埋了外殼，太空船終於整個地埋在塵灰，。哈里斯連忙停止槳葉的旋轉，以免它裂爲碎片，在他做應變處理之時，塵灰不停地上漲，最後他向下弦的地球瞥了臨別一眼。於是在萬籟俱寂狀態中，沙琳琳號徐沉向月球內部。

（三）

在月球北半球的近地點航行管制站，成排的通信機器中有一部電子記憶器稍微不穩地微微擾動。時間是格林威治標準時二十點〇一秒鐘。每隔一小時應該出現的脈波紋路，在雷達屏上，這次竟逾時而未出現。

幾部查詢機器，以駕凌人腦的敏捷反應，在查究逾時原因。得到的密碼指示說，「再等五秒鐘。如果仍然沒有脈波出現，立即接通一〇〇一一〇〇一號電路。」

航行計算機械的有關部門耐性地等待這一段漫長的時間——五秒鐘足够演算二十位數字的加法一萬萬次，或者將美國國會圖書館大部圖書的卡片號碼重打一次。五秒鐘以後，機器遵命接通一〇〇一一〇〇一號電路。

高架在月球的表面，本來照直對正地球方位的一具無線電天線，此時向空際發出一個無線電脈波。在六分之一秒鐘以後電波越過五萬公里的距離傳到藍氏二號同步衞星中繼站，這個中繼站正好位于地球與月球之間。再隔六分之一秒以後，回波經予放大，使月球北半部，自北極至赤道充溢了特定的密碼訊號。

以語言來表達，它傳遞了如下的簡單詞句：「哈囉，沙琳娜號。本台迄未收到你的信號。請立即答覆。」

又等待了五秒鐘，機器重複發訊一次，如是者，每隔五秒鐘問訊一次。電子世界經歷了天文數字的時間，機器仍然耐性地按時問訊。

機械計算器再次提出查詢。得到如下指示：「啓用一〇一〇一〇一〇號電路。」機器遵命行事，在航行管制台中，一個綠色指示燈，忽然變成紅色，蜂鳴器發出擾人的噪音，工作中的人員和機器統統曉得在月球某處一定出了問題。

最初，此一兇訊散佈得很慢。因爲月球上克勞維士太空城的管理局長奧爾生先生非常討厭發出無謂的騷擾。同時，太空觀光協會的戴維士秘書長更不主張大驚小怪地亂發警報。警報和應變措施對觀光事業一無好處。當然，根據過去發放警報的經驗，十次中倒有九次，不是保險絲燒斷，線路短路，就是敏感性的放警報，但是，這裏是月球世界，還是多麻煩人家一次爲妙。寧可使人受一場虛驚，總比遇到眞正困難竟然毫無預警爲好。

延擱了好幾分鐘，戴維士秘書長才勉强認定這一回是眞正發生了問題。月球觀光船沙琳娜號不久以前發生過自動定位信標逾期報告位置的事，不過用特定頻率連絡上以後，船長哈里斯已經有了回音，這一次，竟然失去了電訊連繫。縱然拍出專爲緊急情況的「月難波段」，對方依然啞口無言。由於這個兇訊，使得在觀光塔上辦公的秘書長匆匆經由地下通道返回克勞維士城。

戴維士在管制台的進口剛好碰上近地點管制台的總工程師勞倫士。失去連絡是大爲不祥之事。意味着必須採取營救的行動。兩人面色沉重地互相注視，每個人心裏都有數。

「希望你不要來麻煩我，」勞倫士總工程師打趣地說，「問題出在那裏？據我所知，『月難波段』發出以後仍然連絡不上，是那一隻航具？」

「那裏是航具。是沙琳娜觀光船。她在乾涸海，忽然中止回答。」

「老天爺——如果沙琳娜號在那邊出了問題，我們唯有派出雙人的塵橇去察看實情，我一向主張，在售票吸引觀光客以前，最好有兩艘太空船可用。」

「我也是擁護這個主張的——但是財力否定了它。他們說等到沙琳娜號的營運證明的確有利可圖，才考慮建造第二艘。」

「我但願沙琳娜號這次尚未爲報紙製造頭條新聞，」勞倫士總工程師憂心忡忡地說，「你曉得對於吸引旅客觀光月球，我一向是持甚麽觀點的。」

戴維士秘書長心裏有數，他們二人爲這一件公務曾經爭執多次。這次他希望總工程師的想法是對的，可是過去他從未這樣想過。

像平日一樣，航行管制室內非常的安靜。掛在牆上的那些巨幅地圖，不斷有綠色和琥珀色的燈泡一明一滅，是在做例行的報告消息，可是和那唯一的紅燈閃光燈相比，顯得一點也不重要。三座儀器控制台，分別由值勤人員守視空氣，電力和輻射的狀況，他們全身披掛好似護衞天堂的天使，爲保障四分之一月球世界的安全而工作。

「沒有新的消息，」地面交通管制官這樣地說，「我們仍舊蒙在鼓裏。只能斷定沙琳飛號必然位於乾涸海中某處。」

他在一張大比例尺的地圖上隨手畫了一個圓圈。

「除非他們嚴重地脫出預定航線，他們應該在這個圓圈以內。一九〇〇時，核對位置一次，他們只偏離預定航線一公里遠。二〇〇〇時，收不到他們的信號，因此萬一出事的話，就在這六十分鐘以內出的事。」

「沙琳娜號一小時能航行多遠？」有人發問。

「最多一百二十公里，」戴維士秘書長答說，「不過，普通巡航速度總不到一百公里，作一次遊山的旅行，誰願意開快車呢？」

他朝地圖注視，從他聚精會神的樣子，好像要從中尋覓一些消息似的。

「假如他們失落在乾涸海中，發現他們要很費功夫的。你們派出塵橇沒有？」

「報告秘書長，還沒有，我在等候命令。」

戴維士瞥了總工程師勞倫士一眼。在這個地區，論官位，除了奧爾生就數總工程師大。勞倫士徐徐頷首同意。

「派他們去，」總工程師發出命令，「但是，不要妄想很快就有結果。搜索幾千方公里的面積需要很久的時間——何況又是在夜晚。告訴他們，從最後報告的位置起，開始搜索，每邊一架塵橇，這樣可以搜索最大的地區。」

吩咐已畢，戴維士沉下面孔問道：「你們以爲可能發生甚麼事情呢？」

「只有少數的幾種可能性。而且是突然發生的事情，因爲他們來不及發出訊號。通常以發生爆炸的可能性較大。」

戴維士秘書長面色蒼白；這種破壞的可能性是永遠除不掉的，而且誰也想不出破壞的萬全之策。像飛機一樣，太空航具也有這一種天生的脆弱性。某種罪犯最喜歡利用此一弱點。戴維士不期而然連想到前些日子駛向金星的大太空船「古帆號」的意外空難事件。那次災害遇難的男女老幼共有二百人—原因是一位瘋人旅客對一個不大認識他的旅客懷恨在心，而作出同歸於盡的下策。

「碰撞也有可能，」總工程師接下去說，「說不定沙琳娜號撞上了障礙物。」

「哈里斯是位非常審慎的正駕駛，」戴維士秘書長說，「他飛這一條航線已經有幾十趟了。」

「當你在地球光照射下乘夜航行時，很容易判斷距離錯誤。」

戴維士秘書長並沒有聽進去，他正在思索可能要準備的一應措施，如果事情糟糕萬分的話。他最好通知太空法律組趕快估計賠償事宜。假如遇難人的家屬控告太空觀光協會草菅人命，請求數百萬美元的賠償，就算最後觀光協會打贏官司，可是明年的生意一定是一落千丈了。

地面交通管制官神情緊張地咳嗽一聲。「可否容我提出一個建議，」他向總工程師說，「我

最不妨跟藍氏二號中繼衛星連絡一下。那上面的太空人說不定可以發現甚麼跡象。

「在這種夜晚？」戴維士表示懷疑地問。「又在五萬公里的高空？」

「假如沙琳娜號的泛光燈仍舊照耀的話，辨認大概位置並不困難，值得試一試。」

「好，」總工程師說，「馬上這麼辦。」

他自己應該想到這一層的，此時他前思後想，檢查有沒有其他被忽視的可能失事原因。現在最好去收拾一下行囊。危機有可能突然間變爲雨過天青，只消沙琳娜號發來一個「一切正常」的電訊…………

………他們不會知道給管制站已經帶來多大煩惱的。但是勞倫想恐怕沒有這麼順利。時間一分鐘一分鐘逝去，他的恐懼心與時俱增。他決心再等待一個鐘頭，如果仍然沒有消息，他就搭乘次軌道交通工具到羅黎士港，然後首途乾涸海。

當緊急紅球訊號到達藍氏二號中繼衛星時，天文學家陸遜博士正在酣睡之中。睡眠受到打擾，陸博士非常憤怒；雖然在無重力狀態下，每人廿四小時只需兩小時的睡眠已足應付工作。如果連這兩小時都不能睡够，未免太强人之難了。陸遜博士弄清來電的眞相以後，就完全清醒過來。自他在中繼衛星上服勤以來，頭一次覺得他在這裏並非虛度光陰，也可能做一點有用的工作。

陸遜博士對他目前這份工作一直不太熱心。他嚮往科學試驗研究爲時已久，困居在藍氏二號衛星中繼站，使他倍感身心迷惑。根據萬有引力律，耍了一個宇宙的飛天特技，便將衛星適當地

平衡在地球與月球之間，此來彼往的太空航具途經它的附近，總要跟它對正一下航跡，同時也利用它做爲通信中心。藍氏二號此外兼任月球無線電通信的中繼站，所有拍往近地點月球管制站的訊息統統由它轉遞。

衞星上裝置了一具直徑一公尺的望遠鏡本來準備用來窺探離月球遠一億倍的天體，現在，請它找尋失落在月球表面的沙琳娜，未免有點大才小用。可是，在如此的近距離，縱然選擇低倍數，視界也清晰之至。陸遜博士自覺好像懸浮在風暴的正上方，俯瞰着晨光熹微中亞平寧山脈諸峯的崔嵬形象。陸遜博士雖然對這半面的月球地理所知無多，可是他仍能立即辨認出好幾處火山大噴口似的坑口。

他對於開始轉爲白天的部份並未多加關注，而專心凝視依然是陰暗的月牙形地區。這裏如果有警訊，比較容易發現。一盞亮燈，甚至手電筒，也可以輕易地找出來。他仔細核對地圖的座標，然後撳按控制方位的電鈕，通紅的山嶺迅速逸出視界，只剩下陰暗的地區，於是他細心察看，想從月球的夜間尋覓剛被它吞噬的二十二位男女觀光客。

一開始，他甚麽也沒有發現。向星空發出眨眼的閃光訊號，確實是沒有。隨後，當陸遜的眼睛漸漸習慣陰暗而逐漸敏感時，他發覺這一片大地並非全然的暗無天日。在地球光的照射下，它呈現幽靈般的螢光狀態，注視的時間愈久，則可辨認的愈多。

在虹灣迤東的儒拉山脈，即將被晨熹的陽光所普照。那兒——我的天，一片黑暗中閃耀的星

星究竟是甚麽呀？他由希望迅速趨於幻滅。那是月球基地之一的羅黎士港，就在此一刻那裏有不少工作人員正在引頸盼望從他這兒發出的囘音。

注視幾分鐘以後，陸遜博士喟然長嘆。這種目視搜紫沒有用。在那種微弱光度下，要想從一片螢光茫茫的大地上辨識出像公共汽車大小的目標物，無異於海底撈針。在白天，情形或許不同，因爲他可以從沙琳娜號投在乾涸海上的修長陰影，一眼辨認出它的位置。可是，從五萬公里的高度，想藉逐漸消蝕的地球光，在夜暗中搜索失蹤的太空船，這眞有點不可能。

陸遜博士並不氣餒，因爲他本來就沒有希望憑目視的窺探發現甚麽。憑目力從望遠鏡中搜索天體，已經是二百多年前天文學家的老辦法。在今日，已經裝備了許多遠爲精密的新工具——從光譜放大器到輻射偵測器，形形色色，不一而足。陸遜相信應用其中的一種，必可使沙琳娜號無處藏身。

假如陸遜知道沙琳娜號早已不在月球表面，他就不會這樣有信心了。

（四）

沙琳娜號終於停止它的鑽刺運動，在驚恐重下機員和壓乘客們誰也沒有出聲。最先恢復常態的還是哈里斯船長，因爲他究竟是唯一知道出了甚麽亂子的人。

這是一次鑽入塵海的意外事件；這種失事案件以前在別處雖然也發生過，但在乾涸海這是破題兒第一遭。月球地殼的深處，想必是發生某種傾塌動作，說不定沙琳娜以它一葉扁舟的質量加於塵海上，正好觸發了這一內部的塌方。哈里斯搖搖擺擺站立起來，他不知道對乘客們應該怎樣說才好。他無法假裝一切平安再隔五分鐘內就可以回航，反之，如果吐露情勢嚴重的眞相必將引起莫大的驚慌。他遲早要說明眞相的，但是在時機未成熟以前，還是先維持信心要緊。

他和太空小姐韋素珊交換一次眼色，她那時站在機艙尾部，前面是一群凝神期待的旅客。她面色慘白，神色倒很鎮靜。他曉得可以信賴這位小姐，便報以安心的一笑。

「我們幸虧沒有缺腿斷臂，」他用聊天語氣開始對乘客講話，「大家都看出來，剛才經歷一次小小意外失事，不過情形可能還要更糟。」（哈船長自己作捫心自問。唔，船殼可能隨時因巨壓而破裂……）「我們遭遇上一次傾塌——也可說碰到了月球地震。當然不必要過度地驚擾，縱或我們無法憑本身力量脫險，相信羅黎士港派出的救兵不久就會來到。這一段時間，我知道韋小姐正準備爲諸位供應茶點，因此我提議諸位先寬心休息一下，由我來採取任何必需的措施。」

這一段話似乎相當穩住人心。哈里斯船長放心地輕嘆一聲，返身重入駕駛座。首先他擰開無線電開關，那時身後轉來喋喋的交談聲。一群人在交頭接耳議論紛紛的時候，縱然聽不見話語，你也可以揣測出他們的心境。船長可以辨別其中含有困惱和興奮甚至也有一點戲謔，不過迄今爲止恐懼的成分並不大。也許交談中的人士並未瞭解情況嚴重到甚麽程度。而曉得事態嚴重的人反而默不作聲。

奇怪的是，空間的「以太」也在默不作聲。哈里斯船長把無線電的控制板從一端扳到另一端，在掩埋太空船的帶電灰堆中聽不見半點訊號，只有斷斷續續微弱的拆裂聲。果不出他所料，這種可怕的東西，雖然含有大量的金屬成分，聲波和無線電波都無法穿越。

哈里斯船長將發射控制板開關旋到高電力的月球遇難求救波道，機器就自動發出SOS訊號。訊號倘順利發射出去，那就好了，他無須急於和羅黎士港保持個人的通信連絡。他坐在席位上無告地呼叫話筒，只有加深乘客的疑慮。他把無線電接收機開在預定的頻率上，雖然明知這樣實際上無補於事。沒有人聽見他的訊號，沒有人能和他直接通話。

他在駕駛席上只躭擱一小會；他胸有成竹，早知已無能爲力了。只好仔細檢查儀器板裝置的儀表和讀數，他發覺一切均屬正常，只有艙內溫度略高一點。這一點也是意料中事，因爲沙琳娜已經不在冰冷的太空中，而是被塵灰所包圍。

他最最關心的乃是這塵灰的厚度以及究有多大的壓力施諸船殼。

壓在沙琳娜上面的那些撈什子想必數以千噸計——而原先的設計只考慮要承受內部的壓力，並未顧及外來的壓力，如果它鑽得很深，就有被壓垮的可能。

哈里斯一點不清楚他的座艙鑽了多深。記得最後朝星空瞥一眼時，沙琳娜大約在月平面下方十公尺的樣子，由於塵灰的吸力可能將他們帶得相當之深。將艙內氧氣壓力稍稍提高，縱然氧的消耗量亦因此而相對提高，却不失為一個善策。氧氣壓力的增高使艙內壓力提高，可以相對地減輕外殼的壓力負荷。

主意既定，哈船長緩慢地將艙內壓力增大了百分之二十，迂緩的動作在避免引起別人的警覺。哈里斯調整好內部艙壓，心情好像開朗一點。感到心情愉快的，不只船長一個人，因為壓力計的指針再度趨於穩定以後，有人在他肩頭輕輕地讚譽說，「我認為這是一個好主意。」

他連忙轉過上身看察究竟是誰在這兒窺探，看了之後，他突然感到用不着發脾氣。他在登船時曾經迅速地檢視乘客名單一次，記得其中並無顯要人物，現在，他回頭一看，覺得這位闖進駕駛艙來的客人，頭髮斑白，身村短而肥，似乎十分的面善。

「船長，我覺得我還是自我介紹一下比較好，說不定我可以為你效勞哩，敝人是韓士廷准將。」

哈里斯張口結舌朝那人直瞪着，半天才冒出一句：「乘客名單上面並沒有你的大名呀！」原來來客正是曾經率隊乘航具第一次探險冥王星的太空英雄。爾後又會登陸其他星球多次。

准將莞爾而笑，然後解釋說，「我用『漢生』作為化名。自從我退休以從，我打算無職一身輕到處遊歷一番。我現在剃掉我的絡顋鬍子商標，當然就沒有人會認識出來了。」

「有你在場，我深感榮幸。」哈里斯船長衷表崇敬地說。他覺得肩頭的重擔好像已經卸懺了一部份。在爾後的艱難時日中，韓士廷准將可能成為支援他的擎天一柱。

「如果你不在意，」韓士廷仍然以謹愼而禮貌的口吻向船長探詢，「我願意作估計。請問，我們的供應品究能支持多久？」

「像平常一樣，氧氣的存量是一個限制因素。我們的存氧够用七天。到目前為止，尚無漏氧的跡象。」

「唔，這樣的話，我們還有可以動動腦筋的時間。食物和飲水的存量如何？」

「我們可能要節制飲食，但還不至於挨餓。船上存有一些備在緊急時期食用的壓縮食物。所以這倒不成問題。」

「動力方面呢？」

「很充足，因為推進器現在已經停了擺。」

「我看你好像並未試圖與基地進行通信連絡。」

「不中用。塵灰把我們團團圍住，也造成了絕緣的蔽障。我已經啓開緊急求救波道——那是我們能够建立通信連繫的唯一希望，不過這希望甚為渺茫。」

「這樣的話，他們得靠其他方法尋找我們。你想要多久他們才能找到我們？」

「這是很難臆斷的。二〇〇〇時分的定期連絡誤了卯之後，搜索行動一定立即開始。他們可以判斷出我們所在的大致地區。但是我們也許鑽得很深，以致在地面上未曾遺留任何痕迹——你可以想象，這種塵灰掩沒了一切。何況，就算他們找到了我們——」

「——他們又怎末樣才把我們弄出來呢？」

「的確是如此。」

君座太空船船長和長征星球的准將兩個人面面相覷，他們也都在研究這個問題。後來他們耳際聽見低聲交談聲中一個道地英國腔脫穎而出：「我說，這位小姐——這是我在月球上喝下肚第一杯最帶勁的好茶。我本來想，再也嘗不到這麼好的滋味了。眞該謝謝你。」

准將兀自在低聲訕笑，「他應該向你，而非向太空小姐道謝。」他說完朝座艙壓力表輕輕一指。

哈里斯面帶憂慼露出會心的微笑。實情的確如此，現在他已將艙壓增高，水的沸騰是想必回到在地面上的正常情況。最低限度他們可以享用幾杯滾開的熱茶——和往常的微溫不同。

「我們最大的難題，」准將說，「在如何確保乘客的士氣。我認爲這一點頗爲重要，因此，你去向旅客們灌輸一些搜索與救難救危的程序。但是不要過於樂觀。」

「我去解釋緊急救難程序，可是用不了多久的，」哈里斯告訴准將，「而且，原定的救難組織並非針對目前的情況而設計的。一艘月球觀光船在表面沉沒時，兩隻同步人造衛星之一，很快可以發現，也許由位於遠地點上空的藍氏一號，或許由位於近地點上空的藍氏二號人造衛星所發現。不過我生怕他們如今對我們已經無能爲力，我講過的，我們在鑽下地殼時或許在地面什麽痕跡也未會遺留。」

「眞叫人難以相信。在地球海洋上每逢船舶遇難時，總會有些殘物遺留在海面的——」

「我們沒有這麽幸運。而且我也想不出用什麽法子可以送些東西上到表面——不管離表面究竟有多遠。」

「這樣看來，我們只好坐着等待了。」

「正是如此，」哈里斯表示同感。他順便朝氧氣存量表瞄了一眼。「此外，有一件事我們是比較有把握的——我們擁有的氧氣够我們等待一個星期。」

× × ×

陸遜博士在離月球五萬公里的藍氏二號衛星上終於放下最後一張照片。他運用一只放大鏡看遍了各張底片上的每一平方公厘的地區。照片的質地非常之好——憑電子影像放大器之助，與目視觀察相比敏感，何止增加幾百萬倍之巨。就顯出的細部資料而言，在略有閃光的平原中，天色已經大亮。他甚而至於找到幾具小小塵橇之一——更精確的說，他從修長的陰影斷定了塵橇的所在位置。可是沙琳娜號依然杳如黃鶴。月面的海域，一覽無遺地平坦，而且毫無波紋，人類來到

月球前就是這個樣子，而大有可能若干年代以後，仍是這個樣子。

陸遜是一個不服輸的人，甚至對任何更渺小的瑣事也憎恨自認失敗。他相信只要尋蹤的途徑沒錯，而且攜有得力的工具沒有解決不了的難題。這個搜尋工作無異是對他科學才能的一大挑戰，太空船中危困了這麽多人命，更是無法估價的。

他以極爲冷靜的態度，聰慧地考量目前的狀況。如果大偵探福爾摩斯在場，他將如何研究這個問題呢？（陸遜就是這麽怪，他最最崇拜的人，竟是小說家筆下所創造的主角。）他已經放棄在浩瀚的海域上面搜索，因而剩下來只有一種可能性。想以已派遣塵橇在各海岸或鄰近山脈的地區一帶往返逡巡。可能是在坑口湖。這是言之成理的，在此地出事遠比在一望平坦的大平原上出事有較大的可能。

他再度埋頭判讀照片，這回改以山區爲尋覓的對象。他頓時遭遇了新的困惑。在照片上沿海邊一帶有數不清的孤立峭壁和大圓石。其中任何一個可能就是失蹤的太空船，更糟的是，被山巒的陰影所遮擋，還有許多地方他的目力無法察及。從陸遜所在的高度，乾涸海位於月球邊陲之處，所以未能仔細觀察。又如那個著名的大火山口，稱爲「坑口湖」的，恰好掩藏在環湖山嶺的背後，也根本見不到眞面目。這些地區有待於實地巡查。陸遜雖居高臨下，可是仍然是無能爲力。

他想最好趁早以他的初步報告向基地及時呈報。

「藍氏二號陸遜報告，」無線電接通後他發話說，「我已經檢視過乾涸海地區——在平原地帶一無所見。你們的船想必跑到邊陲一帶去了。」

「謝謝，」基地的回音似乎不大高興，「對你的觀察，你自己相當有把握麽？」

「絕對有把握。我可以看得見你們派的塵橇。它們的體型只有沙琳娜號四分之一而已。」

「在邊陲地帶有什麽可疑的東西沒有？」

「小尺碼的目標不勝枚擧，以致無法作有效的偵察，我想總有五十個，不止，總有一百個體型相當的東西。一等太陽露面，我就可以仔細地加以檢視。提醒一句，那些地區此時正處於茫茫黑夜之中。」

「多謝你的幫忙。如果發現甚麽，請馬上告訴我們。」

克勞維士城太空觀光協會的戴維士秘書長聽到陸遜的報告以後，大失所望。不必再延擱了，現在應該把惡耗通知乘客的家屬。雖然可以繼續保持秘密，但是再保密下去，甚爲不智。

戴維士轉臉向交通管制官探詢「乘客名單送來了沒有？」

「羅黎士港剛剛用印字無線電報拍發過來，就是這一張。」管制官呈出一頁極薄的打字紙，一壁好奇地問道，「名單上有沒有要人？」

「所有的乘客都是要人，」戴維士頭也未抬冷冷地碰了個軟釘子，然後，倒抽一口氣，添附了一句：「哎呀，我的天！」

「怎末回事？」

「韓士廷准將也在上面。」

「怎麽搞的？我不知道他是什麽時候來到月球的。」

「是我們故意不要發表這一則新聞的。現在他已經功成身退，改列預備役，我們覺得請他當我們的觀光協會董事也是好事。他答應先不露身分到處走走，用一個假名登記爲旅客，然後再告訴我們幹不幹這個董事。」

兩人不約而同地在考慮這個情況，誰也沒有開腔。擧世聞名的偉大太空英雄韓士廷准將——竟然置身於一艘最普通的月面觀光船上作爲一名旅客，因爲一樁意外事件失落於地球後院的月球上，正所謂「陰溝裏翻船」……

「准將的運氣太不濟，」交通管制員終於十分惋惜地評論說，「但是，就在場的旅客而言，倒是好事，如果他們依然健在的話。」

「現在既然藍氏二號中繼臺表示無能爲力，這些旅客們只有聽天由命了。」戴維士秘書長說

秘書長的說法只對了一半，藍氏二號並未放棄努力。陸遜博士仍然有幾張王牌沒有打出來。

在耶穌會費內洛神甫的手中也同樣有他袖內機關。費內洛是與衆不同的一位科學家。他與陸遜二人從來未見過面，他們是道不同而不相爲謀。費內洛對神、對人均有信心，而陸遜則對兩者均無信心。

費神甫本來專攻物球物理學，後來半途改行，變成月球物理學的巨擘。對於月球內部的知識，費神甫是首屈一指的權威專家。憑藉分佈在月球重要地點的偵測儀器，就可以發覺到任何內殼的異動。

不久以前，這些儀器剛剛發生一些相當有趣的記錄數據。大約在格林威治標準時間十九點，三十五分，四十七秒鐘的光景，月球虹灣一帶地區曾經有過一次很激烈的「月震」。這是非常反常的事，因爲這地區極穩定。月球地層本來是很安靜的，虹灣一帶尤爲穩固。費內洛神甫立即開動他成套計算機，尋求這一次大騷動中心位置所在。同時也在搜集其他不規則儀器記錄的數據。他吩咐工作人員繼續注意儀器的反應，自己回去用午膳。恰在此時同事跑來告訴他沙琳娜突然失蹤的惡訊。

將各種不同資料加以綜合運用，沒有計算器可以和人腦相匹敵。費內洛甫只進了一湯匙的濃湯，立刻像二加二等於四那樣輕易地達成一個十分合理，然而又極易導致誤解的答案。

（五）

「——上面所報告的，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就是我們目前的情況，」韓士廷准將開始他的結語，「我們暫時沒有多大危險，而且我相信不久基地方面就可以確定我們的位置。在恢復連絡以前，我們最好利用這一段時間。」

他稍作停頓，向周圍昂首仰望的焦灼面孔一一巡視。他已經注意到可能發生麻煩的兩位對象——一位是矮小的先生，另外一位是神情緊張，暗紫色面龐的女士，她的手指一直忙着用手帕打結，如果設法使這兩位坐在一起，可能有助於輕鬆氣氛。

「哈里斯船長和我——需要聲明，他是發號施令者，我只不過是他的顧問——已經擬訂了一個行動計劃。食物將加以控制，予以定量配給。吃的很簡單，不過也够維持之用，因你們既然缺乏體能活動，就無須太多的卡路里。我們請求幾位女士自告奮勇協助韋小姐工作——她在目前增加了很多額外的負擔，如果有人幫忙就能應付裕如的。老實話，我們最大的問題在如何排遣寂寞與無聊。順便問一聲，可有人帶了些書在身邊？」

一陣翻箱摸袋的聲音。大部份是旅行月球指南之類的手册，一本目前正在暢銷的言情小說，名叫「蘋果與橘子」，主題是描寫大物理學家牛頓和高妮爾小姐之間的戀愛故事。另外有一本哈佛大學出版的註釋本「原野奇俠」，由一位英國文學教授爲這部西部著名小說寫註釋。還有一本法國實驗哲學學派「孔德的評傳」。一本上週發行地球版的紐約泰晤士報。書刋並不算多，倘能善加分配，也可以幫助大夥兒打發未來的時光。

「我提議我們來組織一個康樂委員會，決定如何利由現有的書刋，不過，對於孔德先生的哲學我是一竅不通的。講到這裏，諸位既已明瞭我們目前的處境，不知可有甚麽問題——有否須由本人或哈里斯船長代爲解釋的？」

「先生，我有一件事想請敎一下，」剛才大爲讚揚茶味的那位英國牛津腔又有意見了，「有沒有可能我們的船會飄浮起來？我是說——如果這玩意兒像海水，我們會不會或早或晚像軟木塞似的冒上去？」

這一問把韓士廷准將問住了。他朝哈里斯船長望望，乾癟地說，「哈里斯先生，這個問題歸你答覆。可有意見？」

哈船長搖了搖頭，然後回答說：

「恐怕不會是這樣的。當然，船艙中的空氣使我們具備相當的浮力，但是塵灰的阻力太大了。最後我們也許會漂浮起來，但那也許是一千年以後的事。」

那英國人似乎不太容易被人說服。「我注意到在氣閘間裏放了一套太空裝。可否由那一位穿上太空裝游泳出去求救？這麽一來搜索隊就會知道我們困在何處。」

哈里斯船長非常不安地輕輕扭動。只有他一個人有資格穿着那套衣服，而那太空裝只在危急

關頭才可動用的。

「我幾乎可以斷言，這是行不通的，」船長答覆說，「我想一個人絕對無法排除得了塵灰的阻力，——何況他離開本船就變成了不知上下四方的瞎子。他怎末知道何方是向上？而且他出了外門以後艙門又如何關閉呢？一旦塵灰滲入艙內，就無法把它淸除出去。我們絕對無力用泵浦把它打出去。」

本來他還可以往下講的，但是覺得就這樣適可而止吧。要到七天之後仍然沒有救兵來，他們可能就會遇到這種堅苦的處境。對於這似夢般的景況，最好讓他自己留在心底深處，不要向旅客宣揚，以免打擊士氣。

「既然沒有其他問題，」韓士廷准將接着說，「我提議我們來一個自我介紹。不管是否願意，我們必須和衷共濟地患難相處，我來繞場一周，請諸位依次道出姓名，聯業，那裏人氏。先生，由你開始。」

「羅伯．白揚，土木工程師，現已退休，家住牙買加的京斯敦市。」

「歐文．叔士，律師，家住芝加哥市，還有，這是內人蜜娜。」

「尼希．翟牙華登，動物學教授，錫蘭，錫蘭大學。」

在點名繼續進行時，哈里斯暗自慶幸，在這危急存亡的關頭，居然幸運地有一個有經驗的太空英雄和他同在。無論就性格、教育與經歷而言，韓士廷准將都是天生的領導人才。他已經開始塑造工作，把這一群烏合之衆凝聚爲有團隊精神的整體。他曾領導第一個太空小隊乘太空船向冥王探險，軌道與太陽間的單程距離將近三十億哩。他們曾經渡過無數個空幻虛無的時間。相形之下，年紀輕了卅歲的哈里斯，簡直是小巫見大巫。哈某只在地球與月球間兜圈子。對於暗中進行指揮權轉移，他一點也不感到羞愧。韓士廷禮貌地說他仍然是發號施令者，不過他的心裏有數，他仰仗這位特約顧問之處一定很多。

「鄧肯．麥金齊，物理學工作者，澳洲坎伯拉史瑞羅山天文台。」

「皮爾．布蘭查，成本會計師，月球近地點克勞維士城。」

「裴莉絲．莫萊，倫敦新聞記者。」

「卡爾．詹生，核子電學工程師，月球遠地點齊可夫斯基城。」

點名告一段落。乘客的專技行業分佈得相當之廣，通常志願來月球觀光的旅客多少總有一點反常的性格，可是被沙琳娜號掩埋在塵灰中的這一群人才，在哈里斯看來，縱有天大本領，亦將淪爲無法用武的英雄。哈里斯看不出，他們的技能與經歷對於出險會有多大貢獻。

可是韓士廷心裏不是這樣想法，他即將證明他們仍然有他知道乘客們即將與長期的寂寞與無聊相搏鬪，艙內的人均有同感，他們惟有靠手頭所有物作爲康樂的來源。當此大家傳播的工具至爲發達的時代，忽然之間他們和其餘的人類一刀兩斷地失去連繫。無線電，電視，印字電傳照片，電影，電話——這些東西統統和他們絕了緣。現在沙琳娜號的人們等於重返石器時代的生活。

他們有若聚居在無人荒野的一族原人，只有圍着一處熊熊的營火作樂。韓士廷准將心裏想甚至那次遠征冥王星的太空之旅，也不像如今這麼樣的寂寞無依。那時他們擁有一座小圖書館，而且儲存了各式娛樂節目的罐式康樂設備，更可以憑壓縮信標隨心所欲和內行星各處世界通無線電話。可是，如今在這個沙琳娜號上，連一付撲克牌也沒有……

這倒是一個主意。「莫萊小姐。我想你身為新聞記者，隨身總帶有一本記事本吧？」

「韓准將，有何見教？我帶了一本。」

「還剩下五十二張白紙麼？」

「我想有的。」

「那我想請你作一次奉獻。請你剪裁一下，把它們作成一付代用的撲克牌。只要合用就行，而且以從背面見不到字蹟為原則。」

「你怎麼樣洗牌呢？」另外一位乘客從旁插嘴問。

「這是要請康樂委員會代為解決的好問題。有沒有人自信對康樂方面有才能？」

「從前我登台表演過，」叔士特夫人，蜜娜自告奮勇地說。叔士特似乎不大高興太太這樣的當衆坦白，可是准將大為高興。

「好極了。雖然船艙的容積有限，我曾經想過，也許我們可以排演一齣戲，來個當衆表演。」

聽到准將的意見，連叔士特太太也和她先生一樣的不高興起來。

「我是好久不曾演戲了，」她解說，「而且我──我，又不善詞令，我的表演不須開口。」

叔太太的體重約有一百多公斤，年紀也在五十上下，想不到當年竟也是位歌舞女郎。

「沒有關係，」准將打氣說，「要緊的是精神。誰願意協助叔士特太太？」

「我曾參加過業餘性的話劇社，」錫蘭籍的翟牙華登教授，「不過多半演的是易卜生和柏特的劇本。」

他的意思是說不大懂比較輕鬆的劇本，老式的在此地恐怕不受觀衆歡迎。譬如自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娛樂喜劇打進各大航空公司以後，班機飛行時就以放映這類喜劇為習尚，以致電視也不再受歡迎。

沒有其他的人自告奮勇，於是韓士廷就把叔士特太太和翟牙華登教授安排為併肩而坐使他們開始安排節目的次序。看來這兩位委員不會有甚麼大不了的建樹，可是重要的事是讓人人有得忙──為自己的工作忙也好，或者為跟別人協調而忙也好。

「我們暫時討論到此為止，」韓士廷准將開始結束談話，「如果諸位有任何高見，請向兩位康樂委員提供。從現在起，我提議諸位放鬆手脚，開始進行相互認識。每一位已經當衆介紹他的職業和家鄉，也許你們可以交換一些消息，談談共同愛好或者彼此都認識的友人。你們一定會談得津津有味的。」

韓士廷正在駕駛小艙中和哈里斯交談，澳大利亞籍的物理學家麥金齊自動趨前有話要說。那物理學家面色憂悒，似乎比目前所處的情勢尤爲嚴重。

「准將，有一椿事我想告訴你，」他匆促地發言，「假如我估算正確的話，縱然我們擁有七天存量的氧氣，仍舊一無用處。我們有一項更值得關注的迫切危機。」

「甚麽事？」

「熱量。」那澳洲物理學家向艙外比劃一下，使手掌作波狀運動，「我們被這種玩意所圍困，而這東西是最好不過的絕熱材料。在表面運動時，人體以及機器所產生的熱量，可以被太空所吸收，可是鑽到底下來，熱量就無處可跑。那意味着我們的溫度要越來越高——直到把我們烤焦。」

「我的天，」准將大感意外，「我從來沒有想到這一層。你想要多久情況就越來越熱？」

「約需半個小時，我就算出一個概略的估計。我猜測——過了一天以後就會嚴重起來。」

准將感覺有如遭受一次巨大波浪，襲擊，他的胸口疼痛難熬，好像第二次受到失重時的經驗。第一次失重的演練，他毫無苦痛，因爲他心理上已經有了準備。可是第二次太空飛行所經驗的失重，他因過度自信而吃足苦痛。如果物理學家的估計是對的，他們所有的希望均將淪爲泡影。雖然他們在艮知上曉得獲救的希望甚爲渺茫，不過如果能讓他們苟延殘喘達七天之久，說不定有救，要是只有一天的餘裕，那就一切都不必計較了。就算在一天以後，搜索隊尋到他們的太空船，他們想必燒成焦炎，恐怕也回天乏術了。

「你不妨檢視一下船艙內的溫度，」麥金齊接着說，「也許能有一點徵候。」

韓士廷大踏步走向控制板向八卦陣似的指示燈和儀表略作巡視。

「恐怕你講的得有道理，」准將說，「已經增高了兩度。」

「一小時漲一度多一點，跟我的估計暗暗相合。」

「有法子提高冷却系統的能量嗎？我們空氣調節器有多大的備份能力？」

哈里斯尚未開腔，那位物理學家插嘴說，「那樣做也無濟於事。」他有點不耐煩地說。

「我們的冷氣系統無非想把艙內熱量藉輻射功能加以排除而已。而現在的情況是，我們絕對無法做到這一點，因爲塵灰已把我們層層圍困。假如我們把冷氣能量開大，結果是每況下愈。」

大家穆肅地僵在原地。最後韓士廷准將告訴物理學家說，「請你好好計算一下，儘快地把估計結果告訴我。而且，看在上的份上，這個秘密只有我們三人知道。」

× × ×

恰好就在那一瞬間，出來搜索的一具「塵橇」剛剛從沙琳娜蒙塵處的正上方通過，可惜雙方都不知道有這一回事。塵橇的建造講求快速，有效，經濟，不必顧慮到乘員的安適，所以和沉下去的沙琳娜大不相同。可容駕駛員和一位乘客——每人必備全副太空裝具——頭上一頂大大的圓盔用以防護太陽輻射線的侵襲。上面有個簡單的控制板，馬達和雙扇推進器裝在尾部，外帶儲放

工具和設備的托架。出外工作的塵橇通常可以拖曳一隻尾斗，有時可以拖兩三隻。可是這次救難行動，它甚麽也沒有拖。它曾在乾涸海的地區採取之字形航路廣泛偵察了好幾百方公里的面積，結果是一無所獲。

駕駛員當時用通話器向同伴閑聊，「喬治，你以爲他們出了甚麽事情？我不相信他們會困在此地。」

「不在此地會到那裏去了呢？還會給『外行星』的來客綁了票？」

「我幾幾乎要說出口，恐怕就是這麽回事。」駕駛員相當嚴肅地答說。

所有太空航行的先驅人士不約而同的認定，遲早人類會在遠征途中遇到其他星球上的來客。這種會師也許是若干年後的佳話，然而目前假想中的「來客」已經成爲神話的口頭禪，凡屬無法解答的問題，統統歸咎於「來客」。

倘若你和少數同仁浪跡於奇兀而危險的新世界，連嵯峨的山石和周遭的空氣（假如有的話）也素昧生平，那你就很容易相信這一類的神話。這時地球老家的千年經驗完全派不上用場，你無法自圓其說。你曉得上古初民何以把許多未知事物尊爲天神和妖魔。因此在星球上着陸的太空先進，常常疑神疑鬼向身後張望，想找尋有無捷足先登的來客。曾有短暫的幾百個年頭，人類自封爲宇宙的主宰，自認爲萬物之靈。那一段年月，他們曾把上古時代的恐懼和願望暫時忘記。可是現在他們的能力已大爲勁强，而塵橇上的喬治却向絢爛的空際繁星默默察看，想不透大自然的奇幻的力量和知識。

「最好向基地作一次報告，」喬治向同伴提議說，我們已經查過整個地區，似乎不必從頭再跑一趟。在天亮以前沒有必要——或許到日出的時候比較容易發現任何可疑的事物。這種要命的地球光照得我毛骨悚慄……」

說着他撑開無線電的開關，道出塵橇的呼號。

「塵橇二號呼叫管制中心——該你了。」

「羅黎士港管制中心。發現甚麽沒有？」

「一絲痕迹也沒有。你們那有新聞沒有？」

「我們以爲她不至於跑到海中去的。總工程師要跟你們通話。」

「好呀，請他講。」

「哈囉，塵橇二號。勞倫士講話。柏拉圖天文台剛才報告說，在乾涸海中央的絕跡附近曾經爆發一次『月震』。出事時間是十九點卅五分，那時沙琳娜似乎在坑口湖一帶航行。他們假定她被該地區的山崩所吞沒。因此，請你立即向山區一帶搜索，尋找任何最新的塌方或岩崩的現場。」

「公算有多大？」塵橇二號的駕駛員焦灼地諮詢，「也許別的地區也有月震？」

「照天文台方面的推測，機會很小。他們說這一類的月震是千載難逢一次的，現在已經使內

部的壓力獲得了均衡的機會。」

「希望他們推測得正確。等我們到達坑口湖再用無線電連絡，只消二十分鐘光景。」

可是十五分鐘以後塵橇就打破沉默，使等候佳音的聽衆失去最後的希望。

「塵橇二號呼叫。我恐怕就是這個地方。我還沒有到達坑口湖——仍然在向谷地航行途中。不過天文台的月震報告絕對沒錯。這一帶有好幾處山崩現象，我們設法從上面飛過去，感到相當費力。我現在察看的一處山崩總有一萬噸的岩石垮了下來。假如沙琳娜號壓在底下的話，我們一輩子也找不到他的。而且就是找也等於白費氣力。」

管制中心過久的沉默使塵橇不放心地問：「哈囉，基地嗎——有沒有聽到我的報告？」

「聽到了，」勞倫士拖着疲憊的聲音說，「繼續努力吧，看看你能不能找到他們一點點殘骸。我馬上派塵橇一號來協助你。你相信實施發掘工作毫無希望麼？」

「就算我們確定了他們的位置，也要花好幾個星期施工。我發覺有一塊塌方有三百公尺長。假如你動手挖，那塊塌方可能又要滾動。」

「請你們小心。不管有沒有新的發現，隔十五分鐘和基地連絡一次。」

勞倫士離開話筒，身心俱感耗乏。他已然無能爲力，而且據他所知，別人也束手無策。他慢慢踱到塔台向南的一面，爲了冷靜一下，正好朝月牙形的地球注視。

懸掛在南天的巨大地球，只露出一小部面貌，看來令人難以置信。她吊在地平線上方不遠的

地方，縱然經歷千年萬載，也不會升高或降低她的軌道。不管你停留多久，你永久無法明瞭此種現象，人們雖然努力鑽研學問，仍未尋出其中道理。

在海灣的對岸，震波到達以後必將造成有形的災害。月球在沉睡中輕輕的一次動彈，將要使成千累百的男女受到直接或間接的損害。

勞倫士在思維中忘記他的職責，直到通訊官設法提醒注意，才使他明白過來。

「對不起，我打攪您一下——你還沒有通知塵橇一號。現在我要不要跟它通話？」

「甚麼事？哦，是的——你連絡一下。要它去坑口湖協助塵橇二號，告訴他我們已經決定中止在乾涸海的搜索工作。」

（六）

停止乾涸海一帶搜索工作的訊息傳到藍氏二號中繼站衛星時，陸逖博士因爲睡眠不足而眼球發紅。他加班趕工才把直徑一百厘米的望遠鏡裝修完畢。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拚命搶時間做好了一切準備，現在命令傳來工作是一筆鈎銷，他的努力等於白費。據說沙琳娜號月球觀光船根本不在乾涸海地區，而是藏在他永遠無法發覺的地方——深埋在坑口湖的山坡下方，被成千萬噸的岩石壓在地下。

陸逖博士的直覺反應並非對遭難的乘客深表同情，而是對自己時間與精力的浪擲發出無比的憤懣。他本來有一個希望，地球各大城市報紙上頭條新聞：「青年天文學家發現失蹤的月球觀光旅客」，現在不會成爲事實了。自我的夢想趨於幻滅以後，他咒罵達半分鐘之久。然後他以更大的火氣開始拆卸拼裝而成的望遠鏡，其中有許多組合體是從衛星上其他部門借來甚至偸來的。

這種紅外線望遠鏡一定可以大顯身手，對這一層他頗爲自信。理論上它是無懈可擊的——說眞個的，此一方法已有一百多年的實際經驗。紅外線偵察最初曾用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當時用以辨別僞裝良好的工廠曾經建立殊勳。

沙琳娜號雖然未曾在乾涸海面留下任何痕迹，但是她必然會遺留下紅外線的航路殘迹。她的推進器槳葉可能攪動下方一呎寬左右的高溫塵灰，然後散佈在周圍較冷的塵灰的表層。目光透過

望遠鏡必然可以窺見洒過一層高溫塵灰的航路，縱在航行幾個小時以後，其痕迹仍然斑斑可見。陸逖曾略作估計，在太陽未露面以前，是最好的從事觀察時機，一等天光大亮，就沒有用了。

可是，現在也不必再想它了，因爲上級已經決定放棄在乾涸海進行搜索。

困在沙琳娜號上的人們，並不知道主管當局已決定放棄搜索乾涸海，並且集中兩艘塵橇在坑口湖一帶往返尋覓，這是好事。而且乘客中無人曉得麥金齊博士對溫度的預測，更是一件好事。

那位物理學家在一頁自造的方格圖紙上繪出了逐漸上升的溫度曲線。每過一個鐘頭他檢視一下艙內溫度計的讀數，在圖紙上記下一個小數點。現實紀錄和他的預測非常相近。到困守二十小時，將越過華氏一百一十度，那時可能有一位受不了灼熱而死亡的人。不管從那方面看，他們頂多再掙扎二十四小時。在這種情形下，韓士廷准將爲保持士氣而從事的努力，似乎分外的好笑。不論康樂計劃是成功或失敗，到了後天，結局完全一樣。

眞會造成這樣的悲劇嗎？縱然讓沙琳娜埋藏在塵灰堆中直到海枯石爛，使世人永遠不知道它的乘員在死亡邊緣是如何掙扎的，結果還不是一樣？就事論事，如何在生死存亡關頭努力奮鬪，仍然是非常重要的。

韓士廷准將深深領悟其中的哲理，在前途十分黯淡的幾小時內照樣進分他的計劃。有人天生是領袖人才，韓士廷便是這樣的一位。自從他從旗艦南星號艦長職務退休以後，一直過着空虛無聊的生活。現在他再度趨於生氣勃勃。

只要這少數旅客有得忙，他就無須㤰心士氣問題。不管忙些甚麽，只要他們認爲有趣而且重要就行。例如，有幾位正忙着玩撲克牌，他們是太空管理局的會計師，退休的土木工程師，還有兩位來月球渡假的紐約大公司高級職員。瞥上一眼，就知道他們是牌迷。就這幾位仁兄言，問題不在如何使他們忙，而在如何不讓他們玩牌。

其餘的乘客已自行區分成三三兩兩的小組，相當愉快地聊閑話。康樂委員會仍在開會中，翟牙華登教授偶爾作着摘記，叔士沱太太頗爲留戀地在追述當年在歌舞班的紙醉金迷生活。雖然她先生一再暗示要她住口。唯一自顧自的人便是新聞記者荷萊小姐。她正小心翼翼在所餘無多的記事本上，用很小的字跡寫日記。她要把這一段太空歷險的經過留下一冊史書，使她日後成爲有名的新聞記者。韓士廷准將心裏有數，她的日記恐怕記不久的，連僅餘的幾頁紙也塡不滿。就算塡滿字跡，他也懷疑將來是否有人過目。

韓士廷順便看一下手錶，想不到已經很晚了。如果不發生事故，這時他們早已返回月球基地的克勞維士城了。本來他已經在月宮希爾敦大酒店有一個午餐的約會，餐後按計劃要訪問——且住，何必費心機涉想這些永不實現的事情哩。他要關注的是現在。

在艙內溫度尚未升高無法忍受以前，睡一點覺，倒也不壞。沙琳娜號的艙位設計從未想到用做寢室，或者用做墳場之類——現在她非屈就一次不可。這需要牽涉到相當的構思與計劃，而且損害部份月球觀光局的財產，亦勢所難免。他費了廿分鐘的工夫審愼構思，然後和哈里斯船長匆匆商議一下，立卽發言請求大家法意。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韓士廷這樣宣佈他的安排，「我們都忙累了一整天，我相信大多數的人都希望能躺下來休息一下。這當然不無困難。不過我自己已經試驗了一次，只要稍微費點勁，就可以把坐位的扶手去掉。按規矩是不該去掉的，我想將來任憑觀光局控告我們損壞公物吧。我想我們有十位可以躺在座椅上，其餘的只好席地而臥了。

「還有一層，諸位想必也注意到現在有一點熱，以後恐怕還要更熱一些。所以本人提議，可以脫掉不必要的衣服，此刻舒適遠比禮俗來得重要。

「好了，我們要關閉主要的座艙燈，我們當然不願意摸黑，我想只開着緊急照明燈，哈里斯船長正擬定一張値勤名單，兩小時換一次班。有沒有問題或者建議？」

大家默然無語，准將如釋重負地輕喟一聲。他一直擔心有人會冒出一個問題，質問溫度會升到多高，他不知應該怎麽回答才好。他這一生曾有不少輝煌成就，可是他從來未曾撒過謊，他非常希望乘客們在目前情形下能够好好地睡一大覺，不受無謂的干擾。除非奇蹟發生，這將是他們最後一次的黃粱大夢。

太空小姐韋素珊，稍微有點失去她慣見的漂亮修飾，端着飲料向需要的旅客提供最後的服務。大部份乘客已開始卸去外衣，等到大燈熄滅，較拘謹禮俗的才脫去衣裳。在柔弱的紅光照射下，沙琳娜艙內呈現一種狂妄的情狀，在幾小時前離開羅黎士港時，是夢想不到的。包括機員在內

的二十二位男女，大多脫得只剩一套內衣褲，他們橫七豎八地躺在坐位上或者地板上。少數有福的幾位已經鼾聲大起，大多數人不大容易輕鬆地進入夢鄉。

哈里斯船長在艙尾小小廚房中找到容之地。把隔門推開，他就可以從那樣一覽無遺監視艙內每一個人。

他把制服上身折成長方塊當枕頭用，於是躺在堅實的地板上。還有六小時才輪到他當班守望，希望能睡上一覺。

睡覺！生命的最後幾小時在「的答」聲中卽將告罄，然而他却無所事事。他奇怪那些翌晨要上斷頭台的死囚，頭一天晚上怎末睡着覺的。

哈里斯已經極度困憊，連這種富刺激性的奇想也未曾引起他的思活。他在失去知覺之前，注意到麥金齊博士再次獲取得室溫的讀數，記在圖紙上，好像繪製星象圖的占卜師。

十五公尺的上方——在月球較低的吸力下只不過是一步之遙——天光已經大亮。月球之晨沒有曚矓破曉的時刻，在太陽沒有露面以前，金字塔形的黃道光先行駕到，這種光帶在地球是無緣得見的。日出之前，黃道光邁着極緩的步幅趨向天頂，光帶愈來愈熾烈。現在它匯聚成爲一個橢圓形的冠冕——漸漸的亮度增强了何止一百萬倍，於是一條薄薄的火苗沿地平線上徐徐燃燒，太陽終於在沉睡了十五天以後再度探出頭來。再隔一小時它才整整地離開地平線。月球自轉的速率雖是如此的緩慢，可是漫漫長夜到底已成過去。

黑夜向乾涸海背後收兵，猶如有一大盆墨水沿這一地境退潮而去，現在廣大乾涸海被强烈的光線拂照，假如上面有任何事情，必然映出好幾百公尺長的陰影。這是很容易讓搜兵所發現的。

可是此時此地並無搜兵在場。塵橇一號和二號正在坑口湖一帶盲目航行，離這裏不過十五公里之遙。那邊仍在黑夜裏，還得再過兩天，太陽才自環湖的嵯峨山峯探出頭來。

但是人造的光束已經在這一帶泛濫。搜索者不停地朝崩塌的山坡照相，那是月球在睡夢中稍稍轉側的證據。一小時後這些照片就可以藉遙測技術送回地球。再隔兩小時，全世界將從報紙上見到它的景象。

對月球觀光事業而言，這是一記沉重的打擊。

× × ×

哈里斯一覺睡醒，溫度似乎高了不少，可是並非這股熱勁把他熱醒的。還有一個多鐘頭才輪到他當班値勤。雖然一直未曾在沙琳娜號上過過夜，船長可以如數家珍地道出各種機器的響聲。主馬達關車以後，已經清靜許多，要仔細聽才能分辨出空氣泵浦和散熱扇的低吟聲。這兩種聲息依然如舊，在他入睡以前他已經注意到這一層。聲音仍然存在，不過好像又多了一種。

那是悉悉率率的一種輕聲，非常之小，有一陣子他不敢斷定，以爲是出於自已的想像。是這種聲音喚醒了在夢鄉中漫遊的他，這一點很難成立。現在他已經醒了過來，仍然無法辨認那是甚麽聲音，或者斷定那聲音起自何處。

突然間，哈里斯弄清了事實眞相。他知道是甚麽吵醒他的。一霎間，殘留的慵困全然一掃而光。他迅速站起來，用半邊臉壓住通往動力間的艙殼上側耳靜聽，他發覺那神秘聲音來自機艙的殼外。

現在他聽到那種低吟而確鑿的細聲，使他全身緊張起來。毫無疑義，他斷定這聲音必然是無數塵灰顆粒形成神風般的沙陣在太空船外殼呼嘯而過所造成的。這一現象的背後隱藏何種意義呢？難道乾涸海的地層再度發生蠢動？果眞如此，會不會挾持沙琳娜號一齊翻滾？可是機艙以內絲毫未有震動或者運動的徵候，只覺得出外面有沙陣呼嘯而過……

哈里斯墊起脚根輕輕走進黝黑的客艙，他不希望打擾客人們的清夢。這時仍然由麥金齊博士坐在駕駛席上當班守望。那科學家聳起肩胛，高踞在席位上從放下窗帘的玻窗向前方窺視。發覺是船長過來，他回頭低聲發問，「你那一頭有甚麽不對勁麽？」

「我也弄不清底細——跟我去瞧一下。」

他們走到過道上，雙雙伏耳在外門口，費了半天工夫諦聽那神秘的拆裂聲音。麥金齊告訴船長，「塵沙在運動中，這一點是沒有疑問的。但是我說不出原因何在。這又加多另外一個讓我擔心的東西。」

「另外一個？」

「是的。我不了解溫度的實況，溫度仍然在升高，可是不像預期的那麽高昂。」

那物理學家對於自己的估計與現況不符，頗爲煩惱。然而就哈里斯船長而言，正是發生此次意外以來聽到的第一則好消息。

「老兄不必洩氣。假如這一來可以讓我多苟延殘喘幾天，當然我是決無怨言的。」

「但是，我不會計算錯誤的——使用的都是初等數學。我們知道二十人能發出多大熱量，這些熱量必須有一個出路。」

「人們睡覺時，發的熱量要打個折扣；這或者可以代你作一解釋。」

「你不至把我看得那樣不濟事吧，這樣明顯的道理難道我會忽略嗎？」

「讓我們謝天謝地接受這個事實吧，」哈里斯船長說，「且慢，到底這聲音是怎麽回事呢？」

。塵灰在動，我們沒有動，所以這大約是一種局部效應。……

「……而且，好像只有在機艙的尾部才有這種聲音。我不知道是否把握住要點所在。」他朝身後的隔艙結構一戳，「那一邊有些甚麽？」

「馬達，氧氣容器，冷却裝置……」

「冷却裝置，對了，我剛剛上船時曾經注意到的。我們的散熱器就裝在那邊，對不？」

「對的。」

「這就是了。我懂得這是怎末回事。塵灰因爲過熱而發生環流現象，就如同燒開水時底部的熱水藉對流向上環流一樣。我們的外邊出現一個吹沙的噴泉，它把過量的熱給我們帶走。幸運的

話，艙內的溫度即將趨於穩定。我們雖然感覺熱一點，但是不至於熱死。」

在大紅色的幽暗情境中兩個人充滿希望地互換一次眼色。哈里斯船長慢慢地說，「你的解釋很對，或者我們時來運轉亦未可知。」

他注視手錶，再略作一番心算，然後告訴麥金齊博士說，「在上頭乾涸海一帶太陽已經升起。基地大約將派出幾艘塵橇來搜索我們的行蹤。他們可以估計出我們的大概位置。有十分之一的機會我們可能在幾小時內被他們尋獲。」

「要不要告訴准將？」

「不要。讓他多睡睡。以後的日子他比我們當中任何一位要辛苦等，到早上再告訴他不遲。」

麥金齊博士離去後，哈里斯想補足一點被打斷的睡眠。但是他無法如願，只顧在微弱的紅光中睜大眼睛兀自尋思，設想生命的旅程居然又峯廻路轉，正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塵灰先將他們一口吞沒，接着以熱力焙烤，現在又助以一臂之力，對流的沙陣形成一個環流將超額的熱量送到地面上去。等到太陽以無比光輝普照着乾涸海，這種環流現象會不會繼續進行呢，他猜不透。

在機艙殼外，塵灰的沙陣繼續呼嘯而過，哈里斯靈機一動連想到小時候見過的一種古老的時計——那就是所謂『砂漏』。兩頭大，中間有着蜂腰狀的玻璃器皿，其中儲以細沙。你把一頭翻過來倒置，沙粒經過蜂腰徐徐漏進下部，下半部沙粒的水平線徐徐上升，意味着時光的消逝。

在鐘錶出世以前，想必有成千累萬的人曾經利用砂漏打發他們的光陰。可是眼見砂泉的環流爲一小夥人送終，沙琳娜號而外，恐怕沒有第二個了。

（七）

在月球的克勞維士市，管理局局長奧爾森和觀光協會秘書長戴維士剛剛跟法律組的參事們開了一次會。開這一種會，滋味並不好受。大部份時間用於檢討法律程序。乘客們在登上沙琳娜號以前均已簽字，聲明放棄失事賠償的法定要求。當初戴維士秘書長站在鼓勵觀光事業的立場曾經竭力反對，可是由於法律組堅持原議，還是讓旅客們簽了字，戴維士現在回想起來，多虧法律組的固執。

他對於羅黎士港起程站工作人員依照規定辦事也大爲開心。在卡片上簽字，平常有時被當做無關緊要的官樣形式而予以忽略。

不過他們做得很澈底，沙琳娜號登船的旅客都簽了大名，只有一位是例外。法律顧問們對於這個人應否例外仍在爭論中。

韓士廷准將沒有使用本名，而是取了一個「漢生」的化名。在卡片上他簽的名字看來就是漢生這個化名。但是簽字的大筆一揮很難確定他的原意，說不定也可以看做韓士廷的符號。要等地球方面以無線電傳眞送來准將簽名的眞跡，才可以做成決定。究竟是否以本名簽字，並非關鍵所在，因爲韓士廷准將目前是因公前來月球的，管理局對他的安全應該負起責任，至於對其他的旅客，管理局只負道義上的責任，而無法律上的責任。

話說回來，總得設法找到他們的殘骸，給予適當的葬儀。尋找失事太空船的工作已經委託總工程師勞倫士全權辦理。他仍在羅黎士港主持此事之中。

勞倫士的熱誠辦事精神是爲人所欽佩的。只要沙琳娜號的旅客有倖存的機會，縱需把月球移山倒海他也決不含糊地想盡辦法的。可是，這些人恐怕已是凶多吉少，他覺得再指派別人冒生命的危險去確定失事位置再從碎石中發掘出來，似乎多此一舉。就他私自的看法，宇宙間到那裏找比埋骨於這一帶永恒山巒中更好的墳場哩。

總工程師勞倫士認爲沙琳娜號的人統統死光，已屬毫無疑義。幾件現象湊在一起，獲致絲毫不爽的證明。正當沙琳娜飛離坑口湖時，當地恰好爆發一次月震，那一帶山谷如今到處是傾塌的岩石。最小的一塊岩石也足以把沙琳娜砸個稀爛。假定，有一百萬分之一的機會，沙琳娜幸未被崩坍的岩石擊碎，就應該可以收到她的無線電訊號。太空船上裝置的自動信標器本來製作得非常堅固，經得住任何性質碰撞。現在連自動信標也鴉雀無聲，沙琳娜號遭到某種程度的意外事故，那是不辯的事實……

第一個問題是將殘骸失事位置予以確定，這倒不太困難，就算它壓在百萬噸岩石底下也可以辦得到。

確定失事現場雖不困難，把殘骸弄出地面不僅困難重重，也許根本就行不通。總工程師預測單單救出殘骸的施工費用，縱然花上一億英鎊，也未必成功。他想像得出管理局長聽見偌大救濟費用時臉上是甚麼樣的表情。首先要了解，將施工重裝備搬到現場是多麽不可能。沒有裝備又怎末搬動成千累萬噸位的場方呢？輕如鵝毛的塵橇派不上用場。從事這種施工，必須把月球挖土機載過些洄海。更要運好幾船的硝化甘油炸藥從崇山峻嶺中轟出一條通路。整個施工計劃簡直荒誕不經。他知道管理局長的爲人，決不輕易讓別人掃興的。

雖然困難重重，總工程師仍得草擬他的施救報告。其中的要點概如下述：「①施工幾乎成爲沒有可能。②就算勉爲其難，亦將耗費數以百萬鎊計的資源，而且施救時人員的犧牲亦在所難免。③施工計劃可能徒勞無功。」他當然要措詞委婉些，而且又得提出支持其見解的理由，因此報告書全文在三千字以上。

總工程師口述報告詞以後指示分發的單位說，「副本分送月球管理局局長，遠地點太空站總工程師，交通管制中心主任，觀光協會秘書長，總檔案室。本件列爲機密文件。」

他揿扔發電機器的按鈕。不到二十秒工夫，十二頁厚稿紙的報告書已經打好字。便指示從發電中心拍出這份電報。

勞倫士的電報發出一半時，電話鈴聲大作。

「藍氏二號中繼站來的電話，」話務員通報說，「一位陸遜博士請總工程師聽電話。」

陸遜到底是誰？總工程師自言自語地問，後來想起來了，……

……………就是奉命用望遠鏡搜索月球表面的那位天文學家。一定有人告訴他不必用望遠鏡

了，再望也無濟於事……

總工程師與陸邁氏緣慳一面。他不知道這位天文學家是個頭腦極爲敏捷的年輕人，而且有點神經兮兮。更重要的是，對於這一次的目視搜索，他堅持一己的主張。

陸遜剛剛動手拆除望遠鏡上新裝的紅外線偵測儀，就停止拆卸工作，對他的行爲重行加以考慮。既然好容易把它裝妥，爲了科學的好奇心多試兩次也是有道理的。陸遜自以爲屬於實幹派的天文工作者。

不過陸遜已經疲乏不堪，全憑一股勁繼續其工作。假如紅外線偵測第一次不中用，等他睡醒一覺再試試何妨。可是技術時常帶來好運，沒等他休息，當他再次試看時居然有了收穫。只稍微扭轉幾下轉柄，在目視屏上便突然出現乾涸海的形像。

它出現在絲絲線條之中，正像老式的電視螢光幕，而紅外線掃瞄器此時不停地在月球表面逡巡。淡色的斑塊表示較溫暖的地區，黑色的斑塊是較冷的部位。乾涸海幾乎全部呈深黑色，只有在旭日初照耀之處有一個光亮的弧帶。可是經陸遜仔細觀察，在深黑部份却也發現條條微弱的輕烟在靈活的攢動，好像地球上活躍於月夜花園中的蛇群。

毫無疑問，那絲絲輕烟就是沙琳娜的熱迹。而且更細微的絲線，作犬齒狀運動的，想必是仍在搜索失蹤太空船的塵撬。熱迹逐漸向絕跡山脈集中，然後就越出他的視界。他已經精疲力竭，以致無法存細加以檢視，不過，好在也不大要緊，再看清楚些地無非證實他的發現而已。對他自

己而言，能够感覺的最大滿足，就是說另一件陸遜所裝置的設備再次滿足他好勝的願望。爲保存記錄起見，他把望遠鏡的畫面拍下一張照片，然後艱難的返回吊舖開始尋求未做完的舊夢。

三小時後，陸遜博士從熟睡中醒來，雖然比平日多睡了一個鐘頭，他仍然覺得很累。只因爲下意識顧慮到某種事情，才不能隨心所欲地睡個痛快，正如疾馳而過的噴沙擾亂了哈里斯船長在沉船中的清夢，現在距離月面五萬公里的陸遜，也爲某種異常的變局使他無法繼續休息。人的腦筋保有幾多守望的警犬，有時它的吠聲吠影，可是聰明人往往爲這種警告而適時受到刺激。

陸遜帳着惺忪的睡眼，離開他在藍氏二號人造衞星上的小小臥室，爲自己鈎上最近的一隻掛鈎帶，沿無重力的走廊徐徐滑到天文臺部份。向同事們輕聲交換一句「早上」，（實際上根據人造衞星的記錄，現在已是下午。）好容易回到他親手裝置起來的儀表臺的旁邊。

從快乾照相機上撕下他拍過的一張照片，那相機已經在原地等待了一個夜晚，他仔細檢查拍到了什麼樣子的照片。這一次他才注意到從絕跡山脈發出一股短而粗的輕烟，氤氳在離乾涸海岸不遠的地方。

昨晚從望遠鏡向前張望時，他想必也見過一次面。可惜未曾留神。作爲科學家這是不可原諒的重大疏忽，陸遜博士幾乎要「下詔罪己」。他不應該容許過度放縱一己的測，竟至影響到他的觀察能力。

這氤氳的輕烟究竟含義如何？陸遜利用放大透鏡仔細查視有疑問的地區。輕烟的尾部範圍不

大，像一個擴散污點，他判斷直徑約有兩百公尺。這是很怪的現象，好像沙琳娜是一艘太空船，從山邊藉助升器一飛沖天後留下的遺迹。

陸遜的第一個假設是沙琳娜號業已灰氣烟滅地炸成碎片，尾端的污點大約就是熱力凝成的。但是，果眞如此，一定在附近發現許多細微的殘骸，甚至渺小的會浮遊在塵灰之上。擔任巡邏的塵撬在此一地區駛過時一定可以找到，因爲這種輕烟決不會逃出他們的視界。

此外也有其他的解釋，不過講出來有點難以置信。單單因爲附近發生過一次月震，竟使龐然大物般的沙琳娜號在乾涸海附近消失得無影無蹤，這眞是不盡情理之事。

陸遜有自知之明，他不能單憑一張照片打電話給月球基地指責說，「你們搜索的地點，找錯了地方。」他曉得要想進一步有所發現，必須蒐集更多的證據。

從望遠鏡裏看起來，乾涸海此刻已成爲一敞平陽而且毫無特徵的光帶。目視觀察的結果只不過證實日出之前他已蒐集到的情報。塵灰的表面沒有呈現任何超過幾公厘長的陰影。紅外線掃瞄器此時已失去效用，輕烟般熱力業已全部消失，幾小時的陽光已把它照得銷聲匿跡。

陸遜將儀器調整至最大靈敏度，努力觀察輕烟失蹤的處所。也許可以找到一點殘餘的痕跡——可能在月球清晨仍然存在的少許熱力污點。因爲此時太陽昇得不高，陽光尙未到達正午時那種强烈程度。

可是出乎想像作用？他竭力放大調整器幾乎使望遠鏡的座架失去穩定性。似乎在最大的觀察能力範圍之內，他不時發現就在昨夜確定輕烟失蹤的位置逸出絲絲細微的熱線。

這種不能作爲證據的現象，決非想出人頭地的科學家能够拿出手的好證據。假如他三緘其口，沒有人知道有過這種事，如果他提出報告，亦有可能因爲舉出不實的例證，成爲整個太陽系科學界的笑柄。最低限度人家會攻擊他想藉此而大出風頭。權衡得失以後他做了一個決定。他思維再三，才鼓足勇氣拿起無線電話的話筒：「我是陸遜，請掛加急電話到月球的管制中心。」

（八）

在沙琳娜號上，剛剛開過一頓簡單早餐。薄餅乾，罐頭牛肉，一小勺蜂蜜，一盅微溫的水，很難使人大快朵頤，可是韓士廷准將要求大家逆來順受。他帶着訓話口氣說：「我們不知道困在此地有多久。我想供應熱食是無法辦到的事。不但沒法子炒菜，而且機艙的溫度已經够暖和的了。對不起，沒有熱茶和咖啡供給諸位。說老實話，讓大家在今後幾天以內減低些卡路里，不會使人受害的。」

韓士廷接着告訴乘客們說，「太陽已經出來了。搜索隊立將出動，用不了多久他們就能確定我們困在甚麽地方。有人提議大夥兒出錢作成獎金，看誰猜得準——我們遇險後隔了幾小時才可以獲救。莫萊小姐，請你保管基金，也記錄每一位的預測。」

「好，現在看看今天我們排定那些餘興節目。翟雅華登教授，或者由您宣佈一下康樂委員會爲大家安排了甚麽。」

翟教授身材矮小，體型像隻小鳥，配了一對黑而溫順的大眼睛。顯然他對康樂活動曾經下了一番苦心，因爲那隻棕色的手中掌握了厚厚的一疊文件紙。

「我想諸位已經曉得，兄弟對於劇場比較在行，」翟教授宣佈他的計劃，「可是這對日前情形幫不了甚麽忙。誦讀一個劇本或許是好主意。我也想寫一兩幕對話，可是我們缺乏紙張，難以

如願。所以只好另想辦法。

「船上可讀的書籍又很有限，其中不乏很專門的教科書。幸好我們帶來兩本小說。一本是西部經典之作『原野奇俠』的大學叢書版本，另一本就是新問世的歷史言情小說『橘子與蘋果』。我的意思先組成一個朗誦讀書會，然後依次朗誦。有沒有人反對——或者提出更好的意見？」

「我們要玩撲克牌。」後座冒出一個堅定的男聲。

「但是你不能從早到晚玩撲克牌呀，」翟教授指責地說。

韓士廷決定適時前來排解。

「朗誦和玩牌可以同時進行。」准將做了和事佬，「而且我認爲你們也應該讓紙牌隔一段時間稍微休息休息，因爲這種自己造的牌紙是經不起長期玩的。」

「就這麽辦。我們先朗誦一本？有人志願報名麽？本來我倒願意唸小說的，可是我得動腦筋策劃別的康樂項目——」

「我反對把寶貴時間用來談『橘子與蘋果』」，莫小姐表示意見說，「那本書很無聊，而且大部份都太色情——」

「你怎末知道的？」昨天讚賞茶味的英國人巴大維不以爲然。翟雅華登教授臉色十分難看，他向准將遞臉色，想請救兵，可是未能如願。韓士廷正在專心看另外的一面。如果乘客們樣樣事依靠他，可能會引起嚴重的後果。他希望他們儘可能的自立、自助。

「好吧，」教授做成裁決，「不必再辯論了，我們開始朗誦『原野奇俠』。」

有幾位唱反調的齊聲抗議：「我們要『橘子與蘋果』！」但是教授的態度表現得異常堅定，他說，「那本小說太厚，恐怕沒等我們唸完，就被人營救出險了。」他清了一下嗓門，向聽衆略作巡視，確知沒有更進一步的反對，開始以十分愉快而帶有韻律的誦讀「原野奇俠」的前言。

× × ×

玩撲克的人似乎舉牌不定，其中的一位正在緊張地檢查那些當做王牌使用的捲邊紙塊。其餘的乘客成爲誦讀者的安靜聽衆，臉上帶着厭倦或者企求的神色。韋素珊小姐到氣閘間檢查食物的儲存情況，那嘹亮聲音繼續往下宣讀。

准將從旁觀察，覺得一切進展得很正常。

沙琳娜號蒙塵後的第二日一切進行得倒還順遂，每個人與緻冲冲，但，照這樣能拖多久呢？問題的答案維繫於兩個人。可是他們一碰上就話不投機，雖然相隔有五萬公里之遙。從無線電話聽到陸遜博士解釋他在望遠鏡見到的現象起，總工程師勞倫斯覺得有人拉他向相反地方走。青年天文學家的口頭表達頗欠技巧，特別是他的對手比較年長一倍，而職級又高得多多。勞倫斯心裏想，他這種講話的口氣——起初是好玩而非憤怒——拿我當一個大班小朋友，必須用單音節的淺顯文字加以解釋。

陸遜講完以後，有幾秒鐘總工程師勞倫斯沒有答腔，因爲他在檢視已經傳遞過來的月球照片。日出以前，最早拍的那一張，看來倒有點名堂——不過據他看，還不足以用作支持這個學說的證據。至於天亮後所攝的一張從收到的複製品看來，根本一無所見。或許在存底的照片上有一點印象，可是他討厭這個年輕人，所以不願意接納對方的見解。

「陸遜博士，這倒相當有趣，」總工程師終於回答說，「可惜，拍攝了第一張照片以後，你未曾繼續追求所觀察的實況。不然，我們就可以得到一點有結論性的東西。」

陸遜壓抑住對方的批評，因爲他的確言之成理。

「您是否覺得換一個人，也許做得更好——」他也發動反擊。

「哦，我沒有這個意思，」勞倫斯連忙解里，他不願意引發戰火。「但是，我們下一步怎麽走法？你指點出的圓點看起來不算大，可是位置不够確定，至少有半公里的誤差。在月球表面可能甚麽也見不到，縱然是大白天。有沒有可以精確測定位置的其他方法？」

「有一個十分明顯的方法。在月球表面使用同樣方法。應用一具紅外線偵測儀在可疑地區往返掃瞄。就可以把熱源尋找出來，縱然只較周圍溫度僅僅高了半度也可以查出來。」

「好主意，」勞倫斯同意說，「讓我看看能作怎樣的安排。如果需要進一步的資料，便打電話跟你運繫。非常感謝你，博士。」

總工程師匆忙掛斷電話，用手抹抹額角。然後他又迅速向藍氏二號中繼站人造衛星搖了另外一個無線電話。

「藍氏二號中繼站嗎？我是月球近地站的總工程師。請你們主任接電話。

「戈台尼可夫教授嗎？我是勞倫斯。我很好，謝謝你。我剛才和你們陸遜博士通了一次電話——不對，他並無任何建樹，只差一點跟我吵了起來。他曾經出力尋覓我們這邊失蹤的觀光船，他自以爲找到了它的下落。我想要請你告訴的是——究竟他工作的熟練程度如何？」

以後五分鐘內，總工程師聽到許多關於陸遜博士的個人資料。戈尼可夫稍作停頓，勞倫斯立即深表同情地插嘴說，「我可以了解你爲何不敢重用他。可憐的孤兒——我還以爲狄更斯筆下的孤兒到廿世紀已經絕了種哩。那孤兒院一把火燒光倒也不算壞。你以爲他有縱火的嫌疑？不必，你不必回答這個問題——你告訴我，他是第一流的天文觀察員，我已經獲得所要知道的一切。謝啦——改天在這兒見面再談吧！」

接下去勞倫斯一連搖了十幾個電話，在半小時內他和散佈在月球各處的基地一一通話。打完電話之後，他累積了不少消息。現在他可以開始採取行動。

柏拉圖天文臺的費內洛神甫認爲這個主意絕對有道理。實際上，神甫已經懷疑這一次月震的震央是位於乾涸海的海底，而非在絕跡山脈。但是他無法提出有力的證據，因爲乾涸海對於一切震動都有無比的吸收作用。

在乾涸海各處遍設測聲站是行不通的。這樣作法不僅乏味而且費時甚久。神甫曾經親自利用測深器試探了幾個地方，塵灰最深處不會超過四十公尺。他估測平均深度大約是十公尺，在沿岸一帶一定更淺。

就在此時，勞倫斯向交通管制中心查詢地球啓程的太空運輸班船日程。他發覺頗爲幸運。不過下一行動就要牽涉相當大的預算，只有請示管理局奧爾森局長才有權核准。

奧爾森局長的爲人就有這麼一個好處。對於技術方面的事務，他絕對相信總工程師，不和他們斤斤計較。他凝神諦聽勞倫斯的報告以後就照直談到主要的論點。

局長說，「假如此說屬實，機會好的話，他們可能還活着哩。」

「不僅有機會；我說相當有可能，我們知道乾涸海的塵灰並不算深，所以它們就鑽得不會很深。那麼船殼上受的壓力也就不太大，太空船可能完好無恙。」

「你希望要這位陸遜先生協力參加尋覓工作？」

總工稅師做出敬謝不敏的姿態。「什麼人也找不到時，我才找到他。」勞倫斯答說，「不過，我們還是請他幫忙比較有利。」

（九）

太空定期客貨船「亞里加號」已經駛離地球十小時之久，再有五小時就可以登陸月球。可是不顧中途停留必須浪費較多能量與計算作業，他們奉命在藍氏二號人造衛星附近略事盤桓。亞里加號的船長和船員氣得青筋直脹，可是命令還是要照樣遵行的。更糟糕的是，預定的降落點也有變動，從克勞維士太空城變更為荒凉的羅黎士港，幾乎要充軍到月球的背面。此際無線電通訊量忽然大為增加，使月球南半球許多地方的宴會和約晤必須改期。

當「亞里加號」在人造衛星以東一百公尺處暫作停留時，掛在天際快要接近滿月的銀盤成為一個令人耀眼的背景，東邊部分的山嶺似乎閃爍可見。亞里加號奉命不得過於接近藍氏二號衛星，太空船的設備及火箭光芒已對衛星上的靈敏記錄儀產生了不良的感應。而且只有老式的化學火箭才准在藍氏二號附近活動，其他諸如離子槳以及融合式核子火箭推進動力系均在嚴格禁用之列。

陸遜博士帶了一隻裝滿衣物的小箱和一隻全是設備的大箱子，在離開藍氏二號衛星二十分鐘以後即藉渡船之助登上了客貨船亞里加號，亞里加雖然一再催促動作快點而渡船駕駛員仍然慢吞吞地按步就班行事。新客人上船後並未得到熱烈的招呼，假如人人知道他此行所負的任務，也許就不會如此冷淡了。月球管理局局長決定暫時對他的任務加以保密，為了避免在失蹤乘客的親戚

之間引起虛妄的希望。觀光協會秘書長曾有不同的見解，他主張立即公佈施救計劃，藉使世人都知道月球當局在竭力進行營救工作，但是管理局長奧爾森仍然堅持原議（「等他略有表現，再對外發表——那時你可以向新聞界朋友們透露一點訊息。」

可是局長的指示已經晚了一步。亞里加號的搭客中一位，師本塞先生原係美國星際新聞社分社主任。此行是前往克勞羅士城履新去的。師先生認為這一次的調任新職對他自己而言當然是很重大的變遷。

亞里加號的中途改變行程使得其他旅客議論紛紛，群表不滿，而師本塞却一點沒有反感。躭擱了時間，總社照樣要補足旅費，做為老資格新聞記者，他一向歡喜打破既定計劃，按不正常的日程辦事，前往月球的定期客貨船，突然受命在中途站藍氏二號衛星附近躭擱幾小時，浪費可觀的能量，單單為了接運帶着兩隻箱子和一臉嚴肅神情的一位年輕人⋯⋯⋯⋯。

這種做法未免太不近情理，而且目的地為何也要由克勞維士城改到羅黎士港呢？船長說這是遵照「地球方面最高太空機構的指示行動」。然後對其他問題便噤若寒蟬。船長講的是實話。既是這樣的神祕，而探尋祕辛正好是師本塞份內的職司。他對這番中途打尖作了一個私下的臆斷，他這一猜竟猜了個正着。

這與剛剛離地時傳聞中月球觀光船的神祕失蹤必有相當的關聯。從藍氏二號人造衛星上接來的這位科學家若是沒有知道它的下落，就是奉命協助搜尋失蹤的觀光船。但是，為何這樣嚴守機

密呢？或許其中含有某種重大錯誤之類，月球管理局的當局不願洩露天機。師本塞當然想不出保密的眞正原因。

在剩餘的旅程中師本塞故意避免和陸遜交談。他也注意到幾位不識趣的乘客試圖和他攀談，先後都碰釘子。師本塞待機發言，在着陸前的半小時，他認爲時機已經成熟。

當船長命令乘客束緊保險帶準備作減速運動時，師本塞剛好和陸遜併肩而坐。除他們二人外，還有十五位乘客，大家在熄了燈的小艙中，仰望着迎面快速飛來的月球。

艙外反光透鏡的取景，經電子設備投影在艙內的小銀幕上，出現了較眞實物體尤爲明亮和清晰的月球。逐漸擴展的月面地貌，是一個輝煌而令人難忘的景象，可是師本塞只能以一半精力注意這種奇觀。因爲他正守視身旁的同伴。

師本塞以十分審愼的語氣發問道，「不久以前失蹤的那一船乘客，不就困在下面某一地區麽？」

「是的，」等了相當時間，陸遜才作了簡單的回答。

「我對於月球地理是一竅不通的。請問可曉得他們大概困在何處麽？」

師本塞憑經驗發現，用這種激將法，這個小花樣十次倒有九次得到收穫。對陸遜這一次，亦不例外。

「他們在那邊，」天文學家以手指點銀幕的中央，「這一帶叫做絕跡山脈——周圍這一大片

是乾涸海。」

師本塞矚目注視黑白分明的崇山峻嶺，心裏異常的恐惶，因爲太空航器正對準這一帶往下直掉。他但願駕駛員——不管是由人操縱，或者由機械操縱——懂得他的職司。太空航器的降落速度似乎相當之大。後來才發現他們是向銀幕靠左方那一片平坦地區接近。崇山峻嶺和周圍的古怪灰色地帶漸漸從銀幕上消失景象。

「黎羅士港！」陸遜意料之外自動地說明，以手指向最左方難以辨認的一塊黑點。「我們就要着陸的地方。」

「說眞個的，我討厭落到這種山嶺地帶，」師本塞藉機表示意見，希望談話不致離開他的目標。「如果他們在蠻荒的曠野中失蹤，就不容易被人尋找回來了。究竟，他們是否一如傳說所假定，被崩塌的塵土所掩埋？」

陸遜露出高人一籌的笑容。「據說是如此。「他肯定地說。

「怎末回事——這話當眞？」

被問題所困擾，陸遜憶起曾經奉到的訓令「到此爲止，其他無可奉告。」就此打住。

師本塞沒有繼續追詢這個問題，就已經獵獲的消息而論足够使他判定一件事。

克勞維士城可以暫緩前往造訪；他最好在羅黎士港略作盤桓。等他在離開太空站時，對於自己的判斷越發有了自信心，因爲一共費了三分鐘陸遜博士就完成了一應的檢查手續，包括檢疫所

、海關、移民局、錢幣管制站等單位。

× × ×

如果有人傾耳竊聽沙琳娜號艙內的動靜，一定為其中發出的噪音而大感困惑。那時，由二十一位男女混聲組成不合韻律的齊唱正一再重複「祝你快樂誕辰」的歌詞。

餘音逐漸平息以後，韓士廷准將大聲發問：「除威廉士太太以外，有沒有別人剛好記起今日是他或者她的生日？」

沒有別人答腔。在家人的笑聲中麥金齊提高嗓門道出他的心得：

「人們的生日實在值得研究——我過去參加派對中過一次獎。我們知到一年有三百六十五天，問題是，要有多少人在場，其中兩位同年同月同日生的機會，大過百分之五十？」

乘客們安靜下來考慮這個問題，有一位回答說，「這個問題嗎，恐怕是三六五的一半，我猜一百八十人。」

「這是一種明顯的答案——可是答錯了。正確的答案是，如果有二十四位以上的人在場，其中兩位同年、同月同日生的機會超過百分之五十的公算。」

「不盡情理之至！三百六十五天當中會有二十四天有兩人同日出世，不會這麽密吧。」

「很抱歉——情形確屬如此。如果有四十位以上的人在場，十有八九，其中有兩位同一天出世。我們現在有二十二位在場，不妨當場驗一下。准將，閣下覺得如何？」

「好的，我來繞艙一周，請你們每一位把生日告訴我。」

「啊，使不得，」麥金齊發出抗議說，「他們會騙你的，如果你這樣做。必須各人用紙條寫下來，他就不會知道別人的生日。」

於是犧牲了一張導遊手冊的空白附頁，撕成二十二張小塊專做這個調查之用。蒐集好資料，宣讀的結果，出乎大家意料之外，但是麥金齊却因而洋洋得意，因為羅伯、白揚和哈里斯都是五月二十三日出生的。

「完全是幸運！」一位懷疑派表示不服，因此在六、七位男士之間掀起一個數學上辯論小組。女士們大半漠不關心，一方面她們不大歡喜算學上的問題，另一方面也不高興斤斤計較出生的日子。

韓士廷准將覺得對這個問題應該適可而止，就拍拍手掌引起全艙的注意力。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他大聲說，「現在讓我繼續下一個預定的節目。我可以向大家保證，由叔士特太太和翟牙教授主持的康樂委員會，已經擬定了一個做起來十分有趣的項目。他們建議我們設立一個摹擬法庭，然後依次提審在場的每一個同仁。法庭的審訊主題尋求下面問題的答案——我們這一班人到底為甚麽前來月球的？當然，是否願意坦白招認，一切悉聽尊便。不過，假如我們得到最不合理的答案，請你不要埋怨我們。諸位對這個項目，有何高見？」

聽衆的反應冷暖參半。有一些人顯出相當熱烈的情緒，也有一些人發出不願意的呻吟。不過

既然沒有十分堅決的反對派，韓士廷就繼續推動其預定項目。選舉結果，准將無異議地成爲法庭庭長；芝加哥的律師叔士特也幾乎是自動地成爲法庭的檢察官。

第一排靠右首兩張坐位的椅背轉了一個頭，使成爲面對艙房的尾部，這兩張坐位是庭長和檢察官升堂的寶座。等乘客各就各位以後，由庭長指定哈里斯船長出任的法庭書記官，便大聲宣佈「肅靜」。庭長升座後即席致詞說：

「本次開庭係調查庭性質，尚未進至刑事訴訟階段。假如任何一位出庭的證人，感覺受到本庭同仁恫嚇與威脅的話，他可以向本人提出上訴，好的，請書記官傳諭第一位證人到庭應訊。」

「呃，請問誰是第一位證人？」書記官頗爲合理地發問。

法庭討論了十分鐘才解決這個重要的程序問題。最後用抽籤決定證人。第一位中籤的是巴大維。

證人面帶笑容走到過道的最前端，在庭長面前站定。

只穿汗背心和短褲的檢察官叔士特，一點法官的威嚴也沒有，可是他清了一下嗓門開始盤訊。

「你的名字是巴大維嗎？」

「是的。」

「職業？」

「退休的農業工程師」

「巴先生——你當庭解釋一下，究竟是甚麽理由促使你啓程前來月球的？」

「爲滿足我的好奇心，想看看這裏究竟是甚麽樣子。我買得起船票，也有的是時間。」

叔士特故意從深度近視眼鏡背後歪着頭頸朝證人斜睨，根據他執業的經驗，這種姿態對證人可以產生一種難以臆度的效果。

叔士特重複證人的證詞，「『爲滿足好奇心，來看看這裏究竟是甚麽樣子。』這個解釋難以成立。你爲什麽要奇怪？」

「我認爲這個問題的措詞過於含糊，本人無法答覆。每人做事都要追究爲甚麽嗎？」

韓士廷高坐在庭長席上愉快的露出笑容。這正是他希望做到的事——讓旅客們自由自在地辯白，大家有切身利益的問題各抒己見，但是以不引起爭執或者騷動爲度。他握有維持法庭秩序的神聖權力，所以可以適當地加以運用。

檢察官繼續質詢說，「我的問題也許要更爲明確化一下。讓我對修辭再作考慮。」

叔士特翻閱參考書一次，藉以稍加思索。他那本參考書不過是旅客導遊手冊的零星紙頁，他會在周圍的空白潦草地寫下一些問題，以供支持立場之用。大凡出庭執行業務時，他從來沒有空過手。有時幾秒鐘的沉思會產生極大作用。

「如果說，你是爲月球的良辰美景吸引來的，對不對呢？」

「是的，那是一部份的吸引力。我看過月球觀光局出版的宣傳手册和影片，衷心懷疑實際情形是否眞的如此。」

「你的觀感如何？」

那證人乾啞着嗓門答說，「我願意說，我的觀感遠較我的預期爲好。」

聽衆們發出哄堂笑聲，韓士廷用手掌拍打坐椅的靠背，一面喝着「肅靜。」

如果他的預料，他的干預引起了相反的效果。笑聲越發高昂，他讓乘客們獲得情緒上的發洩。等法庭再度安靜下來時，叔士特一本正經裝腔作勢地盤問：

「巴先生，這倒有點意思。你付出可觀票價，不遠萬里而來，原是來看風景的。告訴我，你遊覽過『大峽谷』嗎？」

「沒有，你呢？」

「庭上，」叔士特向庭長呼籲道，「證人應訊的態度有欠莊重。」

韓士廷鼓着眼球朝巴大維直瞪，巴某一點也不感覺難以爲情。

「巴先生，你的表現不像接受偵查庭的證人。你是奉命來答復問題的，不是來提問題的。」

「我請求你原諒。」證人乖乖地答說。

叔士特再度面對他的證人。

「巴先生，本人願聞其詳，地球上有許多名山大川，勝跡美景你都未會去過，爲何興冲冲跑

來月球。你能够對這種不合時宜的需要加以解釋嗎？」

這是一個使每個人都感到興趣的好問題，現在巴大維殫精竭智找理由來自圓其說。

「地球上我已經看過不少地方，」他以標準英國牛津腔慢吞吞地答說，「我在喜馬拉雅山的厄非爾士大旅社住過，也到過南極和北極，甚至也去過最深的海底——加萊普索海底。所以對於我們的星球，本人可以說略知一二。地球似乎對我不再發生吸引力。月球則不然，它是一個嶄新的新世界，然而只消二十四小時的旅程。我覺得大有來探望一趟的必要。」

韓士廷准將此時只以一半注意力照顧摹擬法庭的開庭，他一面聽取證人迂緩而仔細的分析，一面在細細端詳在座的每一位客人。到此時爲止，他對沙琳娜號的機員與乘客已經瞭如指掌；在時機危急的關頭那幾位忠誠可靠，那些人會找麻煩。

哈里斯船長，理所當然，是他的肱股。韓士廷很清楚這一類型的人，因爲在太空各基地曾經碰見過不少——而且訓練太空人的太空技術學校更屬多如過江之鯽。准將閉起眼睛就憶起當他去技術學校作學術演講時，坐在頭一排的都是哈里斯型的小伙子。哈里斯技術嫻熟，對機械極有興趣，所以才找到月球觀光船駕駛員這份好差事。只要細心而多禮，就可成爲好船長。韓士廷相信坐過沙琳娜號的漂亮女乘客一定對他的評語具有同感。哈船長盡忠職守，實事求是，決不興非分之想，比起能力高强而三心二意的人，這是哈里斯一大優點。在蒙塵的沙琳娜號上這更是乘客們最感需要的一種美德。如果他們必須在船上苦熬五天五夜的話，哈里斯的秉賦有很大的貢獻。

太空小姐韋素珊，在安排一應緊急措施方面，重要性不在哈里斯船長之下。她和一般高速打字員式的太空小姐不同，那些人臉上裝着凍結的微笑，行動也很呆板。韓士廷曉得韋小姐是受過良好教育而且具有個性的工作人員。

謝天謝地，他們有這樣珠聯璧合的美好機員。至於在場的乘客們又如何呢？當然，他們都是中材以上的人物；否則的話，怎末會准他們到月球上來呢。就在沙琳娜號艙內，已經積聚了相當可觀而且是出類拔萃的智力。可惜得很，在目前情形下，大多數的英雄，已無用武之地。當前最最需要的是堅毅與人格，用淺顯的字眼，就是要有勇氣。

處於當今之世，幾乎極少數的人能夠體認到體能勇敢的需要。一個人從生到死，一輩子難得碰到危險。沙琳娜號上的男女乘客們對於即將面臨的景況從未受過適當的訓練，話說回來，韓士廷認爲以遊戲和康樂活動使同仁們暫時忘我，只是權宜之計，而且他也有技窮的時候。

據准將私下估計，在廿四小時以內，因壓力關係，機艙第一個裂縫可能隨時出現。那時一定可以想到營救工作必然受到某種意外的挫折。就算有一天終於找到沙琳娜號的殘骸，恐怕是爲時已晚。

韓士廷准將向全艙迅速地略作巡視。雖然他們未經修飾，而且穿得很單薄，這裏十一位男女仍然是情緒正常，能够完全自制的高尚人士。

他納悶，不知道第一個失去自制力的到底是誰？

（十）

總工程師勞倫斯徵召陸遜博士前來月球公差，眞是萬不得已而爲之。就有這麽絕，在三十萬公里的半徑圈內，唯獨陸遜備有一套紅外線探測器，而且懂得如何使用。

此時陸遜博士坐上了「塵橇」二號的觀察員席位，不停地調整機械，希望他所裝置的機器必要時能够得心應手地產生作用。塵橇的頂端利用照相機的三角支撐架安置了他的紅外線儀器。以居高臨下的姿態，儀器可以向任何方向旋廻運轉。

看起來紅外線儀器似乎工作正常，至少放進周圍有各種熱源的這間小小壓力棚廠，它似乎有某種探熱能力。究竟有多大的效能，要等到乾涸海上實際試驗方可分曉。

「儀器現在已經準備好了，」陸遜向總工程師報告說，「讓我先跟一齊出去探測的塵橇駕駛員交談幾句話吧。」

勞倫斯朝年輕的天文學家上下打量，他似乎尚未達成最後的決定。這一次派遣塵橇二號到乾涸海實地偵測，贊成派和反對派雙方議論紛紛，莫衷一是。不過不論他的決心如何，他希望豪無個人的感情成分在內。因爲拯救二十二條人命，無論對月球觀光事業，甚至對全世界人類，都是萬分重要的事。

「你可以穿太空衣吧？」總工程師不放心地探問陸遜。

「一直沒有穿過。只有離開人造衛星獨自在太空活動時才有穿這種裝具的需要。我們認為那是工程師們的職責。」

「好了，現在有機會讓你嘗試一次。」勞倫斯告訴他說，「你有塵橇可坐，穿上這種行頭也沒甚麽大不了。你只消乖乖地坐在觀察員席位上，自動調節器會為你調整溫度和供應氧氣。只有一個問題——」

「甚麽問題？」

「你會不會害『密室憂鬱症』？」

陸遜猶豫片刻，不希望顯示個人有任何弱點。他曾經通過太空工作者一般性體驗與試驗，不過他拿不準——這樣懷疑是有道理的——在心理試驗方面恐怕是剛剛及格。顯而易見，他不會有嚴重的密室憂鬱症狀，否則，他們不會容許他在藍氏二號人造衛星上工作的。但是，在人造衛星上，跟穿上太空衣單獨漫步在外，兩者的差異很大。

「我可以試穿它看看，」陸遜最後這樣說。

「不要勉强自己，不能鬧着玩的，」勞倫斯覺得有講明白的必要，「我認為你應該參加我們的營救工作，但是我沒有脅迫你去當英雄的意思。我希望我們離棚廠以前，你要拿定主意。一旦我們深入乾涸海二十公里，你再想回頭就太晚了。」

陸遜仔細端詳一下塵橇，一面咬緊嘴唇。搭乘這種脆弱稀奇的運輸工具在灼熱的塵海上往返逡巡，似乎近乎瘋狂。可是這班人每天馳騁其間已成家常便飯。

他比別人高明之處在於他懂得紅外線機械的構造。萬一在航行中機器出了故障，有他在場，他可以修理好。

「這一套太空裝可能適合你的身材，」勞倫斯指示說，「先穿穿看——可能幫助你痛快的下決心。」

陸遜很費勁才鑽進那種光滑而有縐紋的奇裝異服，伸手收攏前面的拉鍊鎖，沒有戴太空盔，站在那裏。附在連接管上的氧氣瓶非常之小，陸遜對着氧氣瓶發怔。

總工程師看出煩他心甚麽，就向他解釋說，「天文學家，請你放心，那個瓶子足攜帶四小時的備份量。你根本不靠它供氧——而是由塵橇上的大通氣管供氧。留神鼻樑，頭盔下來了！」

從環繞在周圍人們的表情，陸遜就知道和社會暫時隔絕的時機業已來臨。沒有戴頭盔以前，你仍然是社會的一員，戴上它之後，你變成遺世獨立的太空魯賓遜。也要咫尺之外，有別的同仁，可是你只能靠厚實的塑膠面罩向地窺視，靠無線電跟他連絡。你甚至無法接觸他們，只能用雙層太空衣觸碰一下。有人曾說過，穿了太空衣的人，死的時候是很寂寞的。陸遜第一次體驗到這一句話的眞正含義。

陸遜聽見由頭盔內通話設備傳來的總工程師勞倫斯話語，帶着隆隆然的回聲。那聲音說：「現在該擔心你的唯一設備，就是擺在右手的對講機。通常你和駕駛員共用一條線路。你們兩人都

在塵橇上，線路是隨時暢通的。你們可以很方便的對談。但是如果你離開時拔掉插頭，你就得使用無線電話。你現在就是憑無線電和我通話的。把『發訊』電鈕往下一撳，我就聽到你的聲音了。」

「那個紅色的緊急電鈕做甚麽用？」遵命撳下電鈕後，陸遜提出疑問。

「我但願——你沒有利用它的必要。捺下紅色電鈕，就會自動發出定位訊號，指示你的位置，直到爲你請來救兵爲止。在未得我們指示以前，千萬不可亂用太空衣裏面的一應開關與以前。特別這個紅色電鈕不可以動。」

「我不會的，」陸遜表示合作，「我們出發吧。」

陸遜舉步行走，十分地笨拙而勉强，因爲他既不習慣著用太空衣，又不熟諳月球的重力體系。他終於來到塵橇二號，坐上觀察員的席位。一根粗壯的臍帶索以插銷接連在右股處的插座，將氧氣，通信與動力供給了太空乘客。這塵橇可以使他很受罪地生存三天到四天。

那小柵廠剛可以容得進兩隻塵橇，抽氣機開動才幾分鐘，就把柵廠內的空氣全部排出。太空衣堅硬地附着身體。陸遜覺得相當疼痛。總工程和兩名塵橇司機都監視在身旁，他不能使這班人認爲自己是膽小鬼。於是在不知不覺中，陸遜第一次進入了眞空的情境。

塵橇從蚌式廠門輕輕滑出，展開在面前，直到天邊那一片的灰色原野，正是空幻的乾涸海。

有一瞬間，陸遜不敢相信僅在咫尺之外，就是他從衞星遠望鏡中窺探過的影象。現在不知誰在瞭望那部一公尺直徑的望遠鏡？但是這並非由電子在螢光上構成的圖片，這是實際的現場。不久之前，二十二位男女觀光客在這裏失去蹤跡，生死未卜。陸遜曉得即將搭乘這種不太高明的塵橇開始他的冒險旅程。

他沒有工夫仔細盤算，槳葉在下方轉動，使塵橇微感震動。於是第一號在前面領路，陸遜的一隻也就慢慢地滑上了這一片光禿的月球表面。

當他們從羅黎士港巨大建築的修長陰影中連袂出動時，初昇的旭日以傾斜角度照射着塵橇。雖然有自動濾光鏡的保護，向「東方」青白的光源矚目探望仍然是很危險的事。不對，陸遜有自知之明，我們在月球上，不是在地球上，在月球上，太陽一直是出於西，而沒於東。那麽，我們是對着東北方向駛往羅黎灣。這正是沙琳娜號一去就不見蹤跡的航路。

羅黎士港大圓頂式建築漸漸去遠，陸遜因疾馳而生的速度感慢慢減少。兩分鐘後，在缺乏陸上目標對比的情形下，快捷的刺激也就化爲烏有。塵橇在廣大原野的中央航進，除去槳葉旋轉的聲音，以及在尾部以拋物線狀態劃成的灰塵鴻溝而外，他們好像一動也未動。陸遜知道他們以這種速度航行，用不了幾小時就可以掠過整個的乾涸海區域，可是在下意識中他似乎要消磨數不盡光年的時間，而且他們也將步着沙琳娜號的後塵，失落在塵海中，永遠沒有獲救的希望。

陸遜覺得試驗一下他的紅外線探測設備，這正是時候。他扭開探測器的總開關，再把掃瞄鏡頭對正剛剛駛過的原野。他看見幾條發亮的光束劃在黝黑，塵海畫面上。得到這樣的效果，陸遜

內心甚感滿意。這當然是很簡單的試驗，但是在逐漸灼熱的早晨，要想找到沙琳娜號遺留下的餘熱恐怕要困難一百萬倍，不過總算是個好的開始。

「它靈不靈？」在塵橇一號上注視的總工程師勞倫斯關心地問。

「合乎規格，」陸遜審愼地答說，「探測器似乎工作正常。」他然後揚起儀器，對正新月形的地球。這是個比較困難的目標，不過只要對正稍長的時間，不難從冰冷的太空夜間吸取地球母親的熱力。

好了，這就是了——遠距離紅外線儀探測下，得到一個相當奇怪的圖形。圖上呈現的並非輪廓清晰，幾何線條完美的新月形的而係一只莖部位於赤道線上的大香蕈。

陸遜思索片刻才悟出其中的涵義。南北極統統切掉了，這是可以想得到的，因爲兩極溫度很低，儀器無法加以記錄。可是黑暗的一面爲何現出蕈狀的光亮物呢？他發覺那代表熱帶地區的海洋，把日間儲備的熱量向夜晚徐徐輻射。因此紅外線螢光幕赤道上的夜晚遠比兩極的白天來得光亮。

× × ×

羅黎士港轉運站委實小得可憐。這裏不過用作近地點月球管制站與遠地點月球管制站的歇足點，使前往乾涸海遊覽的觀光客可以在此地上下沙琳娜號而已。

師本塞對於只有一座鐘罩式圓頂棚廠的羅黎士港頗表好感，因爲月球太空基地難得有如此的寧靜氣氛。可是這種寧靜不久卽將打破，等克勞維士城的同事發覺新到差的星際新聞社分社主任居然徘徊在羅黎士港，並不急迫地趕往南方大城克勞維士報到，其中必有蹊蹺。據他所知克勞維士的人口目前高達五萬二千多人。他已經發了一封密碼電報給總社，相信他們一定支持他的判斷來這裏發掘新聞。遲早必有其他同業跟蹤而至，卽將展開一幕新聞爭奪戰。他希望能够確保領先的優勢。

亞里加號客貨船船長安生費了一小時光景打電話給克勞維士的代理商，安排如何把他的貨物轉運給各大公司。代理商認爲他不應該中途改變航路而且降落到羅黎士港。安生賭氣地說，他可以和總公司辦交涉。不過今天總公司所在地的蘇格蘭愛丁堡正好是星期日大早上，恐怕要相當時間才連繫出結果來。

第二杯威士忌下肚以後，安生船長有點醉醺醺的。這位老兄居然在羅黎士港弄到一瓶白馬牌威士忌，一定值得交往，他問師本塞怎末弄到手這一瓶酒的。「憑新聞記者的權力，」師本塞講出中道理，然後哈哈一笑，「搞採訪的人絕不透露消息來源，這是規矩。假如他打破行規，他的飯碗早晚就要砸碎了。」

師本塞打開他的公事包，從中抽出一些地圖和照片。

「以如此短暫的準備來應付這樣大的任務，可把我整慘了——船長，如果你代爲保密，本人將感激不盡。因爲，至少在目前，這是一樁機密的事情。」

「你放心。是怎末回事——爲了沙琳娜號？」

「你也預料到是這一樁事？你猜對了——也許忙了半天，一無所獲，不過我必須準備妥當。」

他把一張照片放在辦公桌上。那是乾涸海的低空鳥瞰圖，由偵察衞星淩空拍攝，再經月球測繪局對外公開發售。雖然照片拍攝在下午，陰影方向與目前的實景恰好相反，可是地形、地貌王和着陸以前師本塞從亞里加號向下俯視的情況完全相符。他經過一番强記工夫，現在已經可以十分熟悉這一帶的地形。

「這兒是絕跡山脈。」師本塞指點着說，「這個孤山佇立在乾涸海的中央，巔峯離地平面約有二千公尺。那一塊橢圓形的環山湖泊稱之坑口湖——」

「沙琳娜號就在此地失蹤的？」

「它可能在這一地區失蹤，目前還不能得到肯定的答案，因爲有一些疑問尚待澄淸。我們從藍氏二號衞星中繼站接來的那位年輕天文學家，大約找到沙琳娜失落在乾涸海的證據——大致在這一塊地區。如果他的假設屬實，那麽沙琳娜的機員乘客目前尚在生存機會。這樣的話，船長，不久將有偉大的救難工作在此不足一百公里處廣泛展開。而羅黎士港卽將成爲太陽系最大的新聞焦點。」

「啊，原來你搞的是這樣的一台戲。可是，我又如何可以爲你效勞呢？」

師本塞再度用手指朝地圖一戳。

「船長，請看，就在此處。我想包下你的客貨船出一趟專差。我想請你把我自己外帶一位攝影記者和兩百公斤的電視攝影設備，運到絕跡山脈沿西部的懸崖地區。」

× × ×

「我沒有其他問題要問。」檢察官向庭上敍明之後，便逕自坐在指定的席位上。

「很好，」韓士廷准將答說，「我現在裁決，本案被告准許保外候訊。必須要隨傳隨到。」

證人巴大維在一陣哄堂笑聲中，返回自己的座位。他這一段事演成績不惡，雖然他的答話相當用心而且一本正經，不過由於措詞幽默，頗能引起聽衆的興趣。如果以後的證人個個以他爲師，必可達到使聽衆獲得消遣的目的。

韓士廷看看手錶，離預定開午餐的時間還有一個鐘頭。他可以繼續擧行文學朗誦會，多讀一章「原野奇俠」，或者不顧莫萊女士的反對，試着欣賞那一本不符實際的歷史言情故事。可是，在大家興緻冲冲的時候，中止摹擬法庭，好像頗爲可惜。

於是韓士廷准將徵求意見說，「如果諸位人同此心的話，本庭長准備另外再召徵一位證人出庭。」

「本席附議，」巴大維很快表示贊成，因爲他曉得再不會找他的麻煩了。這時連打撲克的四人小組也願意繼續開調查庭。書記官哈里斯從咖啡壺裏伸手一摸，掏出一張紙條。他看了以後，

臉上霧出驚異神情，有點不敢念出來的樣子。
「怎麽回事？」庭長問道，「是你自己吧？」
「呃——不是，」書記官答說，一面朝檢察官惡作劇地霧出嘲笑。然後清清嗓門大聲宣告：
「請叔士特太太出庭。」
「我反對！」叔士特太太慢慢站起來，呈現出一大堆臃肥的體態，雖然自從離開羅黎士港以來，已經消瘦了一兩公斤。她用手指着臉躲在記事本後面的丈夫說，「讓他盤問我，這樣公道嗎？」
「本席準備辭職，」叔士特檢察官知難而退地要求下台，不管庭長是否批准。
「本庭將繼續執行預定的任務，」韓士廷准將堅持繼續開庭的既定政策，不過表情上有一點進退兩難。「但是，在座諸君，有沒有人自告奮勇認爲平素的修養可以暫代叔先生職務的？」
衆人面面相覷地沉默片刻。後來出乎韓士廷意料之外，玩撲克牌的四人小組中有一位站了起來。
「大人，首先聲明本人不是合格律師，不過自信具備一些法律知識。我願意上台來幫助您。」
「好極了，哈定先生，請你詢問證人。」
哈定走向第一排席位，取代了叔士特的原位，然後向旁聽席上舉目巡視一番。他是一位身材

魁梧的大塊頭，和自稱爲銀行高級行員的現職似乎不大相稱，韓士廷也飛快地瞄他一眼，納悶他究竟是不是一位銀行家。
「你叫蜜娜・叔士特嗎？」
「是的。」
「叔士特太太，請你說說看，你來月球做甚麽？」
證人未曾作答，先露出笑容。
「這個問題容易回答。他們告訴我在這裏我的體重只有二十公斤——所以我來了。」
「請書記官列入官方記錄，你爲何只要二十公斤的體重？」
叔士特太太朝哈定發楞，好像他提了一個愚蠢的問題。
「從前我當過歌舞女郎，」她說——她的聲音突然轉爲細小，她似乎在追憶遙遠的往。「我和歐文・叔士特結婚，自然，就不幹了。」
「士叔特，爲甚麽『自然』呢？」
證人向她丈夫瞥了一眼，發現他在那兒坐立不安地蠕動，也許要想提出反對，但終於欲言又止。
「哦，他說那個職業不大正經。而我也有同感——就我曾經在台上表上過的舞蹈而言，的確不大正派。」

這種坦白的發言使叔士特難以自制。他立刻站起來，大聲阻止說，「蜜娜，你——」

「歐文，呵，你不要嚕囌，」她理直氣壯地說，「現在早已事過境遷，講了又有甚麽關係？我們不必假裝正經，還是恢復老樣的好。我覺得沒有瞞人的必要，我可以讓大夥兒知道，我從前在『藍星』跳過脫衣舞，警察來戲院檢查時，你替我解的圍。」

丈夫一屁股坐回原位，嘴中朗朗作聲。那時機艙內引起一陣哄笑，而庭長對這種放肆卻熟視無覩，不欲干涉。他但願能有這種情緒上的發揮，藉免過度的緊張。人們張口大笑時，他們就忘掉了恐懼。

庭長開始注意這位哈定先生繼續盤訊證人。就一位自稱對法律是門外漢的人而言，他的表現相當卓越。如果由叔士特扮演檢察官，由哈定當證人，那才有得看哩。

(十一)

終於有一股明亮而聚合的光束從天邊洩露出來，塵橇對正光線航行時，那光束沖着星斗徐徐在鑽升。然從接二連三出現類似的光束。乾涸海一坦平陽的地貌最終被由天邊升起的絕跡山脈所打破。

像往常一樣，人們無法估計到天邊的路程究竟有多遠。也許隔着一小段崎嶇的山地，也許間隔百萬公里的太空航程。實際上只有五十公里遠，塵橇在半小時內可以越過。

看到絕跡山脈，陸遜不禁發出由衷地感謝。現在總算使他心目中有個關切的對象，假如繼續在一片原野中航行，他恐怕快要發瘋了。他覺無法控制自己，明明知道離天邊並不算遠，整個乾涸海不過是月球表面的一小部份。可是他身穿太空衣，坐在塵橇中無目的行動，猶如做了一場惡夢。你竭力奔跑想逃出危險的地點，可是費了半天勁仍然回到原地。陸遜做過這種夢而且不止一次。

好了，現在總算大有進步。塵橇的修長黑影不再牢牢釘在敞平的原野。陸遜把紅外線探測儀的鏡頭對正高聳的山峯，立刻收到一個强烈的反應。一如他的預料，曝露的山峯在日光照射下不久就達到華氏一百度，在這一片月球地區，白天剛剛才開始，山峯已經有火灼般的溫度。在海平面上溫度就凉爽多多。地面的塵灰要到「中午」才晒得滾燙，那還有地球上七天的工夫。他這次

敢於冒險從事實地探測，時間對他有利，是一個重要因素。雖然月球已經天亮了，在到達日正當中以前，仍有讓他探測選留下熱力的充分機會。

二十分鐘以後嵯峨的山巒主宰着周界的視野。塵橇把速度減低一半。

總工程師勞倫斯從塵橇一號中發出通告：「我們不要失落沙琳娜號的可能航路。你仔細注意，在右方雙峯的下面，就可以見到一根黑黑的垂線。你可會見到？」

「見到了。」

「那就是通往坑口源的峽峪。剛才你探測到的山峯，大約在峽峪西邊三公里。你想想我們應該從那個方向趨近峽峪為宜？」

陸遜暗自思量一番。應該從北方或南方接近它為宜。假如從西方接近，鏡頭中將會呈現那些灼熱的山峯，要是從東方趨近更不可能，因為那時將迎着旭日航行。

思索已定，陸遜向對講機話筒說，「請轉到由北方接近峽峪，等我們離入口兩公里左右，再通知我。」

塵橇再度增大速度，雖然搜索到任何可疑目標物的希望極微，陸遜開始以探湖儀向乾涸海的表面往返掃瞄。整個任務是根據這樣的假設為依歸；正常情形，乾涸海的表層可望保持穩定而均勻的溫度，任何溫度上的差異，必然出於人為的原因。如果這個假設是錯誤的——

他的設想竟然完全錯了。從透視鏡上顯示的乾涸海呈現深淺不同的斑斑塊塊——也就是冷暖不同的塊塊地區。溫度的差異可能小到幾分之一度，而紅外線視屏上却無法分辨的一片混淆。在那熱力迷宮的鏡面上，簡直沒有希望鑑定出單一的熱量來源。

陸遜煩惱地從透視鏡面上抬起頭來，不服輸地向塵灰的原野眺望。就目力所及，塵海是毫無特徵的——像平素一樣的暗灰色澤。但經紅外線濾過之後，它的外貌有若地球上的雲層塊塊海面。日光和陰影交織之下使水面呈不同的色澤。

可是月球的上空萬里無雲，在這乾涸海那兒去找雲影呢？這種深淺不同的色澤，必有其他原因存在。不管甚麽原因，此時陸遜覺得腦筋遲鈍，無法悟出科學的解釋。他奉命以後匆匆就道，趕來月球，冒生命和名譽的危險為自己的觀察求註釋。可是想不到在現場竟遭遇到自然現象的無情揶揄，他的運氣太壞，他覺得太倒霉了。

隔了幾分鐘，他才感覺為困在沙琳娜上的旅客們抱憾。

× × ×

亞里加客貨船長安生故持鎮靜對師本塞說，「原來你想叫我把你運過海，在絕跡山麓降落。這倒是個很有趣的主意。」

顯而易見地，安生船長並未跟這位新聞分社主任談正經事；在他心目中可能認為這位發瘋的新聞記者根本不清楚這麽樣的包船牽涉的問題有多廣泛。十二小時以前，當師本塞心意初動之際，整個計劃的確像一場惡夢。現在不同了，師本塞已經掌握住一切重要消息，他明白他究竟意欲

何爲。

「船長，據我的了解，你曾經大吹法螺，說是你可以把這艘太空船降落在任何指定的地點，誤差不會超過一公尺，究竟對不對呀？」

「唔——計算機稍微協助一下，可以辦得到。」

「我要知道的，就是這句話。現在請注視這一張照片。」

「什麽照片？格拉斯哥（譯註：蘇格蘭第一商港）的週末夜景圖？」

「這一張是這一帶，山脈的西邊，放大的照相圖。再隔幾個小時我就可以拿到月球測繪局特製的地形圖，那就比較好看多啦。我要求的是在這塊平台地區着陸，這裏也相當的平，可以容納十幾條太空船。也許自你的觀點，着陸在這裏不成問題。」

「或許在技術上不成問題。但是，你可知道這樣一趟差船，大概要出多少錢嗎？」

「船長，那是我的事情——或者說是我們新聞網的事情。假如我可以搶到這一個新聞，我們相信出錢包船是值得的。」

師本塞本來可以告訴船長一些話的，他半途就刹住了車，因爲他知道把你依靠別人幫忙的地方和盤托出，不是生意經。他打算發掘的可能是這一年代最聳動的消息來源。可能是電視攝影機第一次在現場報導太空救難的工作實況。這些年以來，太空發展遭遇過接二連三的失事與災難。可惜統統缺乏戲劇化的懸岩氣氛。遭難人士大都當場立即成爲烈士，也有在發現殘骸之後因施救過遲而回天乏術。這一類災害雖然也能躍居報紙的頭條新聞，可是決不能和目前他感觸到這一則使人發生興趣的事件相比。

「費用僅是問題之一而已，」從船長抑低的聲音可以想像到費用是最大的問題，「縱然船東同意派我出差，你還得先要請求地球管制中心的航行認可。」

「我知道——有人已代爲進行申請。那是可以辦得到的。」

「你有否考慮到路易保險公司的態度？我們的定期航行是投過保的，這種專差他們可能不買賬。」

師本塞傾身向前，靠近桌邊。

「船長，」他慢吞吞地說，「星際新聞總社準備出資代貴公司投保意外災害的保險。我碰巧知道投保的金額——大致是美金一千九百二十七萬五千元的樣子。」

安生船長的眼皮一連眨動兩次，他的態度立即發生轉變，然後頗爲沉思地他又爲自己倒了一杯威士忌。他後來慨歎地說，「我從未預料到像這一把年紀還要作登山運動，不過如果你們報社硬是傻到願意投資一千九百萬美元—那我就心嚮往之了。」

× × ×

叔士特太太的作證因午餐時刻已到而暫告停頓，這是使她丈夫求之不得的事。她是位長舌婦型的女人，………

……多年以來少有當家宣揚自己成就的機會。這次能當上證人似乎頗為高興。說到開心處，她教同仁齊唱藍星俱樂部當年的流行歌曲，「藍色的太空衣」。韓士廷准將認為大凡有助於鼓舞士氣的，都是好事。不妨讓大家引吭高歌。摹擬法庭就在歌聲中結束。

午餐以後重新舉行文學誦讀會。經過「蘋果與橘子」愛好者再三的煽惑，終於決定朗讀這一部引起爭論的小說。由於故事背景在英國，所以請英國佬巴大維宣讀。巴先生一再大聲推辭，但仍為大家的吼叫所否決。

「好吧，我這就開始念，」巴大維勉為其難地說，「第一章。一六六五年，杜邑巷……」

原作者手法果然高明。到第三頁，艾沙克。牛頓爵士已經向伍茵妃子解說地心吸力的原理。而伍妃也在話裏透出投桃報李的意思。哈里斯船長可以猜得出伍妃可能以甚麼來報答知己的爵士。可是他現在要去處理份內的職務。朗誦會本來是為打發旅客們的時間而設計的，機員們有他們份內要經管的工作。

「還有一個緊急儲備箱我沒有打開，」韋素珊告訴船長說：「我們食用的薄餅乾和果子醬似乎存量無多，而罐裝牛肉還多得很。」

哈里斯答說，「這是意料得到的。人人對牛肉罐頭不感興趣，讓我們檢視一下存貨單。」

太空小姐遞來註了許多鉛筆記號的打字紙頁。

「好，從這一箱開始。裏面裝的甚麼？」

「肥皂和衛生紙。」

「唔，這是不能吃的。那麼這一箱呢？」

「棒棒糖。我故意保留它，等他們找到我們時再發給大家慶祝一番。」

「好主意。但是我看今天晚上你打開先讓大夥稍為嘗嘗吧。每位一塊，作為宵夜。還有這一箱呢？」

「一千支香烟。」

「最好把它隱藏起來，別讓他們看見。」

哈里斯朝韋素珊歪嘴一笑，然後繼續盤存工作。顯然，機艙之中食物並不虞匱乏。

哈里斯船長低頭沉思，直到被韋素珊的問話所提醒。「船長，有困難麼？」

「啊，沒有，」他打着哈哈說，「再隔五分鐘，我們就要返回基地降落了。這一趟航行很愉快，你說對嗎？」

韋素珊不敢相信地朝他呆看；接下去她的面頰升起兩朵紅雲，而兩眼眶裏也含蓄着亮晶晶的淚珠。

「我很抱歉，」哈里斯立即表示愧疚地說，「我不是故意的——這一陣子夠我們兩人受的了。你的表現非常之好。素珊，如果沒有你，我不知道我怎麼應付這種意外的狀況哩。」

她終於破涕為笑回答他說，「不礙事的，我知道。」兩人保持片刻的沉默，而後她關心地探

問：「你眞的認爲我們不久就會出險麽？」

他雙肩一聳，顯出無可奈何的姿態。

「誰知道？不過我們必須表現具有信心的樣子。我們相信整個的月球設施都會動員起來拯救我們。我相信不會讓我們等待過久的。」

「可是，就算他們找到我們埋在此地塵海裏——他們又當怎樣才能使我們脫險呢？」

哈里斯的目光慢慢移向通往外界的機門，這門近在咫尺，只要一伸手就可以觸碰到。說眞個的，要是打開保險門，就可以向內啓開機門。那時將有無量數噸位的塵灰滾滾而來，像海水湧進沉沒的貨船，把這艘太空船塡滿。這事幸未發生，只因機艙尚無裂縫。在他們的頂上塵灰究有多厚呢？自從太空船鑽進塵海底部以來哈里斯一再爲這個問題所困擾，但是又苦無方法探出答案。

對於韋素珊提出的這個問題，他也無法回答。現在還想不到被發現以後的問題。只要被人發現，營救工作決不會中止的。

哈里斯船長覺得不應該沉於此種無益的幻想。他們的禍福休咎尚在未定之天，盡朝壞處想，也許更糟糕。

「讓我們快點辦好淸點工作，我們想聽聽艾沙克。牛頓爵士和李兒的戀愛進行得怎麽樣了。」

這是一個較爲愉快的想法，特別是眼面前站着這麽一位漂亮小姐，而且身上穿得又那麽少。

哈里斯不禁連想到在這種情況，女人比男人居於一種天賦的優勢。韋素珊在炎熱的斗室中，雖然沒有穿着制服，仍然相當的明媚動人。而他自己——和沙琳娜號上其餘的大男人一樣——長了三天的鬍子，覺得非常騷癢難受而又無法可施。

在工作時他故意讓鬍子觸及她的面頰，韋素珊竟然並不在乎。不過也沒有熱烈反應。她只不過站在已經空了一半的貨架面前，好知道早晚會發生這種事的。哈里斯得寸進尺，深深地吻着她，幾秒鐘後才罷手。

哈里斯說，「我想你認爲我是個殘酷的色狼，在這種時候還要討你的便宜。」

「倒也未必，」韋素珊乾笑一聲回答說「讓我知道自己還有相當的吸引力，總是好的。男人開始接近，女孩子是不大介意的，等到他不停的進攻，她才覺得煩惱。」

「你要我停止進攻？」

「船長，你和我並未曾談情說愛。對我，這一點相當重要。我是不亂來的女孩子，縱然是現在，也不例外。」

「假如你知道我們一輩子也沒有脫險的希望，你仍然看得那麽重要麽？」她蹙起眉頭，用心思維。

「我也說不出來——但是你自己講過的，我們必須確信他們會來拯救我們出險的。假如我們沒有得救的信心，那我還不如乾脆隨你的便吧。」

「對不住，」哈里斯抱歉地說，「我不願意在這種情況下佔你的便宜，我告訴你，我是非常喜歡你的。」

「聽到這種話，使我高興。你要曉得能跟你一道工作，我一直感到很滿意。要想調換工作崗位，眞是輕而易擧的事，我可以申請調差的。」

「你沒有申請調差，是最大的不幸，」哈里斯感慨萬分地說。由於情感的重壓，極少的衣着，工作接近以及孤寂感所觸成的情慾之火漸漸獲得了昇華。

「你現在悲觀起來了，」韋素珊抱怨地說，「你要曉得——悲觀是你的缺陷。你沒有辦事魄力，你自己拿不定主張——隨便誰都可以指使你。」

哈里斯並不感覺氣惱，只驚異地朝她注視。「我想不到，」他期期艾艾說，「你一直留心着我的缺點。」

「我並未專門挑你的錯，但是，假如你對某人有興趣，而且和他朝夕共事，那你怎麼會不了解他呢？」

「唔，我不相信隨便是誰可以指使我。」

「沒有？請問我們這艘船是誰當家？」

「假如你是指韓士廷准將，那就要另當別論。他有資格主宰一切，他的能力比我高明一千倍。而且他的一擧一動都非常的正確——何況他曾經先獲得我的允許才主持一切的。」

「不必再談論他了。我不過擧一個例而已。你認爲由他越俎代庖很舒服吧？」

哈里斯對這個批評反省片刻，然後帶着敬佩的心情望着韋素珊說，「也許你講得對。我這個人就不會心思，也不懂掌權——如果有的話。我想這或者可以解釋何以我只適合當月球遊覽車的司機，而不是太空客貨船的船長。江山易改，本性難移。活到這一把年紀，恐怕也難得改變個性了。」

「你還沒滿三十歲吧。」

「謝謝你的美意，我今年卅二了。我們哈里斯家的人，有着孩兒面，不顯老。」

「卅二了，還沒有固定的女朋友？」

哈里斯心裏哈哈一笑——有幾樁事是不能讓韋素珊知道的。不能透露在哥白尼城小公寓裏的克萊麗莎，咳，現在想來哥白尼城好像非常的遙遠了。克萊麗莎曉得我出事又多麼心焦啊？他心裏納悶，此時不知那位紳士在安慰她呢？或者韋素珊的批評很對，話說囘來，我根本沒有知心的女朋友。自從葉鳳和我絕交以後，就沒有固定的女友了。那是五年，不，是七年以前的事。

不過他仍然力持鎮靜囘答說，「我相信女朋友也算够多。總有一天，我會安頓下來成家的。」

「也許到你四十歲或者五十歲時，仍然說這種話一安慰自己。蹉跎復蹉跎，太空人多半是像你這樣。等他們退休時也沒有一個可以安頓下來的家。那就爲時太晚了。韓士廷准將就是現成的

例子。」

「他怎麽樣？我有一點討厭你提他了。」

「他幾乎是一生獻身太空。沒有家庭，沒有子女。他對於地球了無牽掛——他在地球上棲息的時間太匆匆。當他老邁時，一定覺得無所適從。這一次的失事，就他而言正是天賜良機——他現在覺得忙得眞帶勁哩。」

「他眞了不起——他配得上一切的榮耀。等我到他的年紀能够有他十分之一的成就，我也就心滿意足了。」

這時哈里斯才發覺手裏仍然握住那份貨品清單；這一晌早已把清點工作忘得一乾二淨。還有少數貨物箱有待盤查。大略地巡視一番，然後不耐煩地說，「繼續清查吧。我們必須爲乘客們着想。」

韋素珊回管說，「在此地再耽下去，恐怕乘客們要擔心我們了。」她的話不幸而言中。

（十二）

總工程師勞倫斯覺得陸遜博士不應該這麽久不開腔，兩艘塵橇應該早一點恢復通訊連絡爲宜。

「博士，你的儀器一切正常麽？」他以最友好的口吻發問。

「搞不成功，」陸遜苦痛地據實相告，「熱力的圖象過於混淆。熱力區域看來有十多處，而不是我預料中的僅僅一處。」

「你停車好了，讓我過來看一看。」

塵橇二號輕悄悄改成慢車，在原地停留不動。塵橇一號從旁邊徐徐接近，直到兩航具幾乎相依相偎在一起。雖然穿着十分累贅的太空衣，勞倫斯居然一拐一拐走過來，用手扳住天頂罩的支柱，來到陸遜的身後。總工程師從年輕天文學家的身旁斜睨下望，剛好可以見到紅外線的螢光幕屏。

「我懂得你的意思。簡直是一場糊塗嘛。但是你送來的幕屏照片顯影却很均勻，其原因何在？」

「可能受到旭日的影響。初升的陽光使塵海溫度增高，也許受某種原因，並不能使處處以同等速率增加溫度。」

「不過我們從圖景上仍然可以窺出熱力分佈的形式。我看得出有一些地方看得很清晰——其

中一定有個道理。假如我們能尋出道理，那就大有幫助。」

陸遜博士非常不安地微微悸動。這一種意外的頓挫，使他的信心全部粉碎。他覺得非常疲憊。過去的兩天，他簡直沒有得到甚麽睡眠，他奉命搬帶儀器匆匆從中繼衛星站搭上亞里加客貨船，來到月球，又登上塵橇二號。結果他的學說竟然扯了他的後腿。

「可能的原因也許超過十種，」陸遜憂悒地說，「這裏的塵灰看來雖然一模一樣，但是也許各處的導熱率並不相同。而且各處塵灰的深度不同，有的地方深，有的地方淺。因此熱量的流動也就因此發生變化。」

勞倫斯仍然專心地注視着螢光幕屏，試着從幕屏景象與四周現實問尋到正當的解釋。

「等一下，」他若有所悟地說，「我認爲你說得有道理」。

總工程師轉臉向駕駛員探訊，「這一帶塵灰有多深？」

「天知道。乾涸海並未精確測量過，沒有正確的海圖。不過這一帶相當淺——我們是靠近它的北岸。有的時候我們拆除槳葉然後擺在一塊暗礁上。」

「會這麽淺？」這就有了答案。假如在塵灰上面幾公分的下方就有暗礁，無怪乎熱力模式會這麽不規律。我可以打賭等到離開這一塊淺灘地區，景象就會趨於均勻。我想這可能是局部性效應，由於下方不規則的結構而造成的。」

「也許你講得對，」陸遜略略側臉說，「如果沙琳娜號沉沒在塵海之中，它一定失落在相當深的地方。你確定這個地方很淺？」

「這個容易，讓我們測試一下。我的塵橇上有一根二十公尺的探測桿。」

一截探桿就够探測這倘地方了。勞倫斯把金屬測桿往塵灰裏揷下去，不到兩公尺就戳不動了。

「我們有幾隻備份槳葉？」他很有思慮地問。

「四隻槳葉——整整兩套，」駕駛員答說。「萬一碰上暗礁，槳葉不會受到損害。因爲是橡皮質料，頂多朝後彎折。去年一年間，我只弄壞三只槳葉。沙琳娜號上次巡航時，一隻槳葉受傷，哈里斯不得已跑出艙外更換新的，乘客覺得很够刺激哩。」

「好的——我們繼續航行，對本峽峪航進。我想塵灰一定愈走愈深。假如果眞這樣，螢光幕不久就顯出均勻的景象。」

陸遜目不轉睛注視螢光幕上的斑斑點點，好像沒有多大希望。塵橇再度啓行，速度保持迂緩，這樣使人有機會分析螢幕上的圖象。他們大約前進了兩公里，他發覺果不出勞倫斯的預料。深淺不同的斑斑塊塊逐漸消失，冷暖不同的地區果然摻和在一起成爲均勻的色澤。溫度漸超平衡以後，螢光幕變成一個灰像管，毫無疑義，塵灰以相當的速度在下方疾駛而過。

知道自己的儀器恢復靈敏有效，應該使陸遜博士非常高興才對。想不到結果恰恰相反。

他這時憂慮下方逐漸加深的塵灰，他認定這是宇宙間最詭譎、最不穩定的物質。說不定下面

的深度一直通到月球的中心。塵橇說不定甚麼時候，可能沉入深淵而失去下落，如同已經沉沒的沙琳娜號一樣。

三公里以外，他可以看見嵯峨而雄偉的山巒——巨大，永恒，有牢靠的根基和月球結合在一起。他注視被旭日照亮的峯巔，猶如漂泊在大洋中的海難者幻想着可以救生的氣筏。

陸遜全心全意希望勞倫斯能够立刻駛離這個詭譎而虛幻的塵海，伴隨他一直到達可以庇護的陸地。他不自覺地在對講機喃喃念道：「快到山邊去，快到山邊去！」

太空衣中並無講私話的餘地。無線電話是經常開放的。五十公尺以外的勞倫斯聽到塵橇二號上的私話，立刻悟出其中的意義。

如果對於人和機械沒有兩下子，就當不成近地站管制中心的總工程師了。勞倫斯暗自思量，看起來還沒有到無可施救的地步，我要奮戰到底，決不輕易屈服。

陸遜博士再也沒想到塵橇一號已經來到身邊，因爲他幾乎全然失落在狂亂的夢魘中。但是突然間，有人猛烈搖撼他，以致他的額角碰上了太空頭盔的底緣。他痛得涕淚橫流。後來他滿腔憤怒，同時也帶着難以言宣的輕鬆心情，向勞倫斯一本正經的眼睛瞪視，並且聽見總工程師訓斥地說，「不要再胡思亂想了。如果你穿着太空衣突然病倒，我們要損失很多的金錢和時間——就算找得到替身，工作也就給耽擱了。」

「我不會病倒的——」陸遜期期艾艾辯白說。那時他知道自己差不多變成神經病，深深感謝總工程師的及時搶救。在來得及表達謝忱以前，只聽勞倫斯和氣而且堅強地說道：「陸遜，我們用太空裝通信，沒有別人聽得見的。所以聽我的規勸，不要發神經。我曉得你的底細，知道你奮鬪的過程。你有頂刮刮的頭腦，不要像吓破膽子的小孩，我們誰都有過心驚膽戰的經驗，但是現在不是膽怯的時候。有二十二條性命掌握在你手裏。五分鐘以內，我們就知道此行的成敗。所以請你專心看顧你的螢光幕，把別的事情統統忘掉。我會領你離開塵海的——你不必擔心這一層。」

勞倫斯再度輕輕拍打對方的太空裝，仍然朝年輕天文學家的眼睛注視。後來他如釋重負地見到陸遜慢慢恢復平靜。

陸遜文靜地坐着似乎已能控制到自己，不過仍在傾聽他的心聲。勞倫斯納悶，這小子又在琢磨甚麼？是不是在回想孤兒院中度過去的童年，兀自在憧憬有一個人終能突破他內心的冰層讓他接受溫暖的春天……

在絕跡山脈旭日尚未照耀之處，兩艘塵橇並肩航行，像停滯在平鏡海面的兩條小舟。兩位駕駛員不會理會適才發生的內心挑戰，雖然他們知道有這一回事。從遠方監視的人誰也看不出曾經有過這樣地重大危機。

兩位當事人願意把這事永遠埋在心底，一輩子再也不要提起。

說實在的，他們兩個已經關切到別的東西了。因爲他二人不約而同想到這樣可笑的情況。他

們留在此地只顧自己的事，不會瞥紅外線螢光幕一眼。而此時幕屏上早已映出他們心嚮已久的景象。

× × ×

哈里斯和韋素珊做完淸點食物存量工作，從氣閘室的小厨房返回客艙時，乘客們仍然凝神諦聽四百年前發生在英國的愛情故事。緊接着艾沙克・牛頓爵士簡短的物理講解以後，正由李兒嘮叨她的解剖學概述課程。巴大維的牛津腔抑揚頓挫緩急有序，使聽家個個感到十分有趣。

「『我說，艾沙克爵爺，你眞是偉大的學者。不過在我覺得，一個女人也有不少東西可以教給你。』」

「『我美麗的姑娘，你指的是甚麽呢』」

「王妃李兒未曾答話，兩頰先泛起兩朵紅雲。

「『我想，』她嘆了一口氣，才接着說，『你這一生對於費心思的事確是很用功，不過艾沙克爵爺，您忘記肉體方面也有許多奇兀的智慧的。』

『叫我艾克好了，』力學大師嘎着聲音答說，一壁用手指顫抖着摸索她上衣的鈕扣。

『在皇宮裏，不行，』李兒提出了抗議，但並沒有阻止對方接近的意向，『皇上馬上就要回宮哪！』

『美麗的小姐，不要庸人自擾。我們的查理皇上現在正跟他的白娘娘飲酒作樂。今兒晚上他不會回宮的——』」

哈里斯心裏想，如果我們能够平安脫險，我們應該寫一封感謝這位芳齡只有十七歲的女作家。這本書使人人愉快，在目前是頂頂重要的事。

不對，很顯然也有不高興的人。他似乎覺出莫萊女士以異樣的眼光朝他怒視。他身為船長，有責任使每位乘客恢復信心，所以轉臉朝她笑笑。她非但沒有報以一笑，反而更加的難堪。她故意朝韋素珊望望再回頭注視哈里斯。

她居然當着家人高聲譏笑地說，「我曉得你們兩人在氣閘室搞的甚麽名堂。」

哈里斯好像是蒙了不白之寃的男子漢，頓時怒上眉梢。他坐在原位半天說不出話，只覺得熱血在兩頰轟轟地悸跳。然後他喃喃自語，「我得教訓這個老巫婆一次。」

他站起來，給莫萊女士一個毒惡的笑臉，然後故意說得讓她也聽淸楚：「韋小姐，我想起來了，還有一點事忘了辦。請你到氣閘室再來一趟吧？」

隔門關上之後，韋素珊睜大眼睛迷惘地對他直望。

「你瞧見了沒有？」他仍然餘怒未消地問。

「瞧甚麽？」

「莫萊小姐——」

「啊，」韋素珊打斷他的話說，「不要理那個可憐蟲。自從離開基地，她一直偷偷地看你。

你曉得她的毛病在那裏。」

「甚麼話？」哈里斯反問道，已經對可能答案表示不滿。

「我想你可稱之爲老處女的悲哀。這是很常見的病例，只有一個方法療治。」

愛情的路徑非常詭譎、奇突。僅僅十分鐘以前，當哈里斯和韋素珊雙雙離開氣閘室時，曾經同意保持不即不離的狀態，但是經過莫萊和李兒從中觸媒，同時又受到不白之寃之打擊，加上肉體的本能吸引，使他們領悟到，從長遠着想，對抗死亡的唯一防禦唯有愛情。他二人站在狹小的甬道木然不動有一會兒，而後也弄不清誰採取主動，兩人已經緊緊擁抱在一起。

在哈里斯以熱唇堵塞她發言權利以前，韋素珊只來得及在他耳根輕輕說了一句話，「在皇宮裏幹這種事情，使不得！」

（十三）

總工程師勞倫斯聚精會神地凝視紅外線儀器的螢光幕，企圖悟出那種晦暗圖象究竟有何意義。合格的工程師和科學家對於這種工作早已是家常便飯，他們慣於憑目力就飛躍奔馳的電子，忽明忽暗的螢光，來判定或大或小的事態。自從陰極射線管問世以來，已經一百餘年。工程師一直緊緊掌握住這個多變的圖象，好像它是一服萬靈藥。

根據圖象所顯示，大約離現場兩百多公尺遠，塵海的表面有一處比較溫暖的地方。它應該是一塊略呈圓形的孤立地區，在螢光幕上除它而外並無其他熱源。就面積而論，這一塊熱團遠比陸遜從藍氏二號中繼衛星站上偵測到的爲小，但是地點恰好不謀而合。這兩樣是一回事，可以說毫無疑義。

不過，這就是他們辛辛苦苦所追尋的沙琳娜號月球公車麽，那倒難講。此一熱源可能有別的原因。也許它是深藏於地下的一座孤立的暗礁。從月球地底植的根幾乎要突出塵海的表面。只有一個法子可行。

勞倫斯吩咐陸遜說，「你留在原地不要動，我乘坐塵橇到現地去看看。等我正好到達熱源中央的時候，叫我停車。」

「你想這樣的勘探會不會有危險？」

「我想不會出錯的，而且總比我們兩個人一同去冒險好。」

塵橇一號慢慢溜到那一塊發亮地區的中央，從紅外線螢光幕上看得清清楚楚，可是用肉眼却一點也辨別不出來。

「稍微向左一點，」陸遜指揮說，「再靠左幾公尺——差不多了，不要動，保持這樣就好了！」

勞倫斯自塵橇朝下方的塵灰仔細注視。第一眼的直覺，這地方和塵海其他地區並無相同。後來，他再細心地瞅一下，他看到一種使混身突然起了鷄皮疙瘩的現象。

他現在出力觀察，塵灰的表面顯露出一種極爲反常的模樣。塵灰的表面居然在徐徐對着他移動，好似被一股歪風所吹動，顯出飛沙的情狀。

勞倫斯情知不妙。在月球生活已久，他知道甚麽是正常，甚麽叫不對勁。塵灰在悄悄移動，一定有問題——或者，不久就出問題。慢慢移動的塵灰非僅神秘莫測，而且令人不安。假如有一艘月球公車葬身於此，像這樣小的一具塵橇當然更加危險萬分。

總工稅師連忙用通話器發言，「塵橇二號，咱們最好快點走開。這兒出了怪事——我有點莫名其妙。」他於是把見到的現象慢慢描述出來。陸遜博士略作思索，幾乎立時回答說，「你說它有點像沙堆中的噴泉？那就對了。我們既然知道此處爲一熱源——那它當然可以掀出一股環流來。」

「怎末一回事？該不會是沙琳娜號吧？」

勞倫斯覺得混身不對勁。失望像電波似的掠過他的週身。等於白忙一陣子，他一開始就怕徒勞無功。某種局部放射能，或者月震所引發的一股熱氣被紅外線儀器偵測到，把他們拖來這個洪荒的地點。他們早點離開是上策——說不定隨時又要出亂子。

陸遜博士這時發表意見說，「等一下。備有許多機械容納二十二位乘客的輸具，一定會發出可觀的熱量。最少有三或四瓩。如果塵海本來是均衡的，新增的熱量足够產生一股熱力的噴泉。」

勞倫斯覺得這樣的可能性極微，不過不妨死馬權當活馬醫，他從塵橇上拿起一根金屬測桿，照直向塵灰裏插下去。開頭，測桿很容易往底下鑽，因爲阻力非常之小。後來把遠望鏡撑桿旋在尾端繼續朝下方打鑽時，就越來越困難。直到全長二十公尺沒入塵海時，總工程師已經費了九牛二虎之力。

測桿幾乎全部沒入塵海，他並未碰到任何阻礙。不過他知道第一次是不會有結果的。他必須擬定計劃按部就班地進行科學探測。

來回巡邏了幾分鐘，勞倫斯放出白色的錄音帶平行地留在地上，帶子之間保持五公尺的間隔。勞倫斯開始在帶子交叉點依次做打鑽的試探。這個工作需要細心而且緩慢地做。正如同一個瞎子拿一根又細又軟的藤桿在黑夜中摸索前進。假如他追尋的東西不在錄音帶交織的範圍之內，那

就得另外換個地方。可是先要把這一個可疑地點搜索一番。

總工程師工作了十分鐘，他就有點不耐煩了。當測桿快要揷到尾端時，必須雙手出力。當他站在塵檻邊緣，以全力朝下撐桿時，不小心足下一滑，便一頭栽進了陰森的塵灰之海。

× × ×

從氣閘室再度返回客艙，哈里斯船長立即察覺氣氛有點不同。「橘子與蘋果」那本小說早已停止誦讀，客人們正在嘰嘰喳喳地大聲爭論，船長走進來以後，嘈雜的人聲頓時暫告平息，變成一種耐人尋味的緘默。他向客人略作巡視，有一部份以眼角朝他斜睨，也有少數人假裝沒有看見他。

哈里斯頗為奇怪地探詢道，「准將，唔，有甚麼困難？」

韓士廷答說，「大家覺得我們並未盡全力設法脫險。我已經把目前的處境解釋了一遍，我們唯有等待救兵，此外，別無良策。可是有一些先生們不以為然。」

哈里斯曉得麻煩遲早會發生的。時間一天一天挨下去，救兵又毫無消息，神經就會逐漸緊張，脾氣也就火爆起來。人們會要求採取行動——不管什麼行動。在面臨死亡威脅之下，要求人們坐以待斃，決非人情之常。

哈里斯憂心忡忡地說，「以前我們有過這種經驗。目前我們在塵海下方至少十公尺深。縱然把氣閘室的太平門打開，由於阻力關係，也沒有人可以升到表面。」

「你講這種話有多大把握？」一位乘客問。

「相當有把握，」哈里斯頗為自信的說，「你曾經在塵海中游泳麼？你不會游多遠的。」

「開動引擎如何？」

「我恐怕無補於事。就算引擎開得動，它只管帶動我們向前推進，而非向上。」

「我們一齊擠到艙尾，讓重量壓在尾部使機首抬起來。」

「我所擔心的是外殼究竟能耐住龐大的壓力有多久。」哈里斯解釋說「如果我開動引擎，正好像朝磚牆上猛撞，天知道會造成多大的損害。」

「可是說不定可以行得通。難道冒一下險也不值得嗎？」

哈里斯有點生氣地望韓士廷一眼，對於他袖手旁觀不加支援的態度至感不滿。韓士廷也瞪他一眼，好像說，「我已經管了這麼久，現在該你的了。」

船長於是敞開喉嚨告訴大家：「外面危險太大。我們在這裏至少可以平平安安再等待四晝夜。用不了那麼久，就有人來援救我們。所以又何必冒着百萬分之一的成功希望亂來？如果你們害怕葬身在此地，我說有可能性，但是離最後關頭尚遠。」

哈里斯講完以後巡視機艙一遍，藉以尋覓有無表示異議的人士。他這樣做不免和莫萊小姐的目光碰個正着。他剛好聽見她發出令人困擾的感慨說，「或者我們船長並不希望早點離開這裏。我注意到最近我們似乎沒有見到他的影子，也沒有見到我們太空小姐的影子。」

哈里斯心裏突然間冒起一陣肝火。

「哈里斯，你別忙！」韓士廷准將剛好挺身而出。「由我來管這一段。」

韓士廷認眞的出頭辦事，這是第一次。迄今爲止他一直以旁敲側擊手法協助船長維持秩序，讓哈里斯從容地處理公務。現在人們聽到的是眞正有權威的命令，像響徹戰場上的軍號。這不是退休太空員的建議，而是太空將軍的號令。

韓士廷訓斥地說，「莫萊小姐，你講出這樣的話，未免太愚蠢了。因爲我們人人內心很煩惱，所以沒有人計較你的出言不遜。我認爲你應該向船長道歉。」

「我講的是實話，」莫萊仍然沒有服輸的意思，「他可以否認呀！」

三十多年來韓士廷准將從未發過脾氣，現在也不希望因這件不愉快事件而破例。不過他知道假裝大發雷霆，有時是必要的。他曉得稍微來點刺激不僅可以制止莫萊小姐的無禮，也可以給哈里斯一點顏色看。莫萊的指責雖然過火，不過哈、韋兩個人做簡單的淸點工作的確也泡得太久一點。於是韓士廷聲色俱厲地說，「不管有或者沒有，船長和韋小姐之間的事我一概不管。那是他們兩個人的事。只要他們非常有效地執行公務，我們就無權過問。莫萊小姐，你的意思的，哈里斯船長有貽誤公務的嫌疑？」

「唔——我不是那個意思。」

「那麼就請你免開尊口。目前我們的難題已經夠多了，請不要再節外生枝地製造問題。」

其餘乘客以又好笑又困惑的心情守望這一風波的演進，他們大多數置身事外地享受這一次爭吵。不過，說實在話，這件事干係到沙琳娜號上的每一個人。因爲它意味着紀律有了問題。這個團體開始發生裂痕，在這以前，從來沒有人膽敢向領導人提出挑戰。

莫萊小姐是個神經兮兮的老處女，韓士廷曉得她不甘雌伏，準備辯白的。

沒有人知道莫萊究竟要怎樣的反擊，因爲就在那個時候，叔士特太太突然發出聲震全艙的尖叫。音量和她的體型一樣龐大。

× × ×

一個人在月球上摔交時，通常可以有工夫憑自己體力予以糾正的，因爲他的神經和肌肉是按照耐得住六倍於當地重力而設計的。可是這次勞倫斯總工程師突然耐身下海，由於距離過於短小，以致失於自行糾正的機會。他一頭栽進塵灰，整個包圍在黑暗之中。

除了太空裝內儀器板上的微弱螢光，他甚麽也看不見。他以極大耐性，慢慢地摸索這種半液態物質的新環境。他努力掙扎，企圖抓住可以支撐體重的任何東西。但是，他辦不到，他甚至失却方向感，不知上下四方如何區分。

勞倫斯內心上大受威脅，以致整個體力也無法施展。他的心臟跳得非常之快，一切歸於絕望之際，即將失去理性。他曾經見過別人在困難中的窘境，不久以前就曾出過一臂之力，濟危扶傾地拯救了陸遜。這時只有集中一切力量保持理智，一面穩住過分悸動的心臟。

不久從太空罩的耳機裏傳來一陣銀鈴般的笑聲——是陸遜博士的笑聲。

笑聲隨卽打住，陸遜頗爲遺憾的道歉說，「勞倫斯先生，非常抱歉——我實在忍不住，才笑的。你兩條腿在半空中打幌悠，看起來眞叫人好笑。」

總工程師在太空裝裏涼了半截。恐懼頓時一掃而光，而由憤怒心取代。他憎恨陸遜，也憎恨自己。

那裏會有危險哩。穿着加了壓力的太空裝，他好似浮在水面上的輕氣囊，絕對不虞沉沒的。曉得是這麽囘事，他就可以恢復正常姿式。兩手用力划槳，附以適度的踢腿，然後繞身體的重心略作旋轉。塵灰沿頭罩滑落，他的眼前立時有了視界。這一個跟斗栽下海頂多不過沒入十公分，他看見塵橇就停在旁邊。剛才活像一頭盲目的章魚，原來這麽囘事。

他一把抓住塵橇稍一用力返囘原位，略事休憩一會兒便繼續他的探測工作。試探到第二次，他忘記了跟陸遜之間的恩怨和其他的一切，因爲勞倫斯的測桿在十五公尺的下方戳到一樣東西。

（十四）

當叔士特太太尖聲大叫時，韓士廷准將的直覺反應是：「老天爺——這女人犯了歇斯底里亞症。」他等了半秒鐘，才拿出全副精力慢慢走到她的身旁。

從機艙的外殼傳來另一種噪音。三天以來一直可以聽到細沙飛奔的聲音，現在又加了另外一種，這個聲音與飛沙不同，其中實含有重大的意義。因爲你可以聽見金屬物沿外殼磨擦的聲音。

客艙中人發覺這個聲音以後，立時響起一片歡呼和叫囂而且夾雜着樂極的哭泣聲。花費了相當努力，韓士廷才設法讓大家稍稍靜下來。

准將告訴同仁：「他們找到了我們，但是也許他們並不知情。如果我們同心協力表達一番，或者可以幫助他們。哈里斯，你去試通無線電通話。我們其餘的人一齊來敲打艙殼——敲出『的，的，的，答——』，來——一齊來！」

沙琳娜號的艙殼發出零亂的敲打聲，經過協調才漸漸滙集成爲有節拍的擂擊。

敲打了大約一分鐘，韓士廷突發令制止：「停一下——大家仔細地聽聽！」

緊接着喧囂而來的寂靜，似乎頗爲神秘而且令人緊張。哈里斯船長已經關閉通氣幫浦的扇葉，這時艙內唯一的悸動只是二十二個人心臟的跳動。

沉默一秒一秒地繼續下去。會不會弄錯了？剛才那種聲音不過是沙琳娜外殼一脹一縮的結果

？或者，救難小組——假如果眞有的話——在探測一陣以後，沒有繼續努力，甩下他們向前行進？

那磨擦的聲音慢慢地又出現了。韓士廷大爲興奮地揮一揮手。「看在上帝份上，大家仔細聽聽，能不能判定它到底是甚麽聲音。」

磨擦聲維持了幾秒鐘便嘎然中止，再度回復佢人的沉寂。有人輕聲解釋說，「那聲音好像是一根拖攬在徐徐拉曳。也許他們在設法拖曳。」

哈里斯不以爲然地說，「不可能。阻力太大了，我們沉得這麽深。我看倒像是一根棍子在一上一下的探測。」

韓士廷說，「不管它是甚麽，救難隊離我們不過幾公尺遠而已。來，讓我們一齊出力擂擊。——一——二——三——」

「的，的，的，答……」

「的，的，的，答……」

有韻緻的節拍經過沙琳娜號的內外層艙殼逐漸向塵灰傳播。同一時間，哈里斯船長坐在駕駛席上以急促的噪音再三對發音器大聲呼叫：「這是沙琳娜號——你聽到了沒有？發音完畢。」然後枯等漫長的十五秒鐘，再重複一次。可是自從沙琳娜沒入塵海以來，一直保持呼天不應的狀態。無線電始終叫不通。

× × ×

師本塞就在阿里加太空客貨船上坐立不安，只顧焦灼地注視時計。

「眞要命，他氣呼呼說，「兩隻塵橇早就派出去了。他們上次甚麽時間拍回報告的？」

太空船通訊員答說，「二十五分鐘以前發回的半小時一次的定期報告，馬上就要收到。無論他們有無任何收獲。」

星際新聞社月球分社主任師本塞從坐位上站起來，開始在阿里加號小小管制室兜圈子。根據他採訪重大的新聞的經驗，事態眞相尙未判明的時間最不好受。他目前就是這樣的處境。他已經花費不少意外的開銷，不過如果他命令安生船長開動阿里加客貨船服行專差，和那一筆包船費用相比，這一點開銷就微不足道了。可是，果眞開船，他也就不必煩心了，因爲那時候他就可以撈到手獨家的天大新聞。

正在師本塞憂心忡忡時攝影員忽然對他說，「這就是了。比預定時間提早了兩分鐘。大約有一點苗頭。」

× × ×

勞倫斯斬釘截鐵地說，「我的測桿碰到某種障礙物，只不過，我不清楚它是甚麽。」

「有多深？」陸遜博士亟欲知道究竟。兩位塵橇駕駛員同樣焦灼地等在一旁。

「大約十五公尺深。使我朝右邊移動二公尺——我再試一試看。」

總工程師拔出金屬測桿，等塵橇換了新的位置再使勁把測桿揷了下去。

「還是它！」勞倫斯興奮地說，「同樣的深度。再把我向右移二公尺。」

現在測桿的下方沒有障礙物——或者說，底下是深不可測。

「沒有了——再把我移到原來的位置。」

藉這種迂緩而且費勁的手段逐漸尋到埋藏物的輪廓。雖然仍然弄不淸它到底是甚麽。距今兩百年以前，人們曾經使用類似的方法探測地球上海洋的深度，把鉛錘線放到海底再絞上來。勞倫斯心裏想如果有一套附有回聲探測器的儀器該多好。不過，話說回來，音波究竟能穿透塵灰多厚呢；這倒也是個問題。

我眞傻——我早先怎末沒有想到這一層呢。沙琳娜既然被塵海所呑沒。她的無線電信號當然也被掩蔽。但是，只有十五公尺的間隔，假如他目前正在她上方……

勞倫斯福至心靈將無線電收機頻率選擇瓣調動到緊急求救波段——果然不錯，自動式月球遇難發射機正震耳欲聾地發出SOS信號。信號異常的强烈，總工程師心裏想照這種强度恐怕羅黎士港和藍氏二號中繼衞星站都可以收聽得到。這時他才想起他那枝金屬測桿仍然放在陷在塵海中的艙殼上，利用金屬桿作導體，一定可以使無線電波通到外面來。

他端坐原處靜聽SOS達十五秒鐘之久，然後才鼓足勇氣採取下一步驟。其實他並沒有抱着很大的希望，迄今爲止，他所獲得的徵候可能是出於誤解，結果仍舊一無所得。那自動式無線電求救訊號也許能繼續維持數星期之久，好像從墓穴中發出的聲音，縱然沙琳娜號的人員死了很久仍然可以繼續發出機械的求救呼叫的。

勞倫斯不管三七二十一狠命地旋動頻率瓣，這次放在塵上巡艇的官定波長上——立時被哈里斯大嗓門的呼叫聲嚇了一跳：「沙琳娜號呼叫——沙琳娜呼叫。你收聽到了沒有？發音完畢。」

「這是塵橇一號，」勞倫斯立刻回答說，「我是近地站總工程師。我在你的上方，隔着十五公尺的塵灰。你們都好嗎？發音完畢。」

勞倫斯聽到一片嘈雜地歡欣呼號，等了很久才可以辨別對方的發音。單從傳來的嘈雜聲息就可以判定所有人員，包括機員與乘客在內都安然無恙。聽無線電傳來的聲音，眞像一群醉鬼在大肆慶祝。他們知道已經被救難小組尋獲，因於恢復了和人類世界的聯繫，所以他們歡呼，吵鬧。

「塵橇一號呼叫羅黎士管制台，」勞倫斯等喧囂逐漸平息，才向基地報告。「我們已經找到了沙琳娜號，而且和她建立無線電聯繫。從機艙中人聲喧嘩的情形，可以斷定大家都安然無恙。她陷在塵面下方十五公尺處，正是陸遜博士所預測的地區。隔幾分鐘我再向你報告。」

傳遞快慰和放心的電波此時以光速向月球各基地，向地球各地乃至向太陽系的內行星各處發送。千百萬人們因爲獲得這個消息而如釋重負。在街頭，在公共汽車上，在太空船中，陌生人士可能相互招呼，探問一聲，「你聽到沒有？他們已經找到沙琳娜號的下落。」

在整個太陽系，只有一個人不能全心全意分享這個大好消息。

總工程師勞倫斯坐在塵橇上一面藉耳機之助聽到失事的人們在下方歡欣喧嚣，一面注視表面塵沙的流動模樣，他感覺自己比陷在塵灰中的男女更爲無助，更爲驚恐，因爲他知道生命史上最偉大的一次戰役卽將展開。

（十五）

忙了二十四小時以後，星際新聞社新任月球分社主任師本塞這才算鬆了一口氣。該做的安排，統統處理停當。人員與器材業已分途向羅黎士港集中。攝影記者白宙士剛好在克勞維士城，再好沒有了。白某人的照相技術允稱一時之選。而且他們兩人以前曾在一起工作過。安生船長此時一面察看絕跡山的地形圖，一面敲打計算機的按鈕。亞里加號的機員，一共六位，已經從三家酒吧間找了回來。

地球上也完成了不少應有的工作。至少有六份合約已經完成簽約手續。鉅額款項已經完成過戶步驟。星際新聞總社的會計組一定要大忙一陣。他們要利用計算機械通過精確的科學演算程序求出每一同業在分享本次新聞特寫故事時，要付出多少代價。星際新聞不能夠漫天要價，那樣會逼迫其他新聞巨擘自行雇用太空船競採這個重要故事。不過，這是不會有的事，師本塞心裏想。他已經捷足先登。別人從頭定約雇用太空船至少要四十八時才能趕到現場。而他只要六小時就可以到達絕跡山附近的現場。

事情安排就緒，一切盡如人意，這的確是可以慶幸的。

師本塞懂得如何利用這一段閑暇。投入戰場以前暫作小休，確是人生之一樂事。他此時就在羅黎士港終端大厦的小小休息室，躺在沙發上，一手握着飲料，另一隻手是一盤三明治。從內外

層玻璃窗望出去，可以看到三天前沙琳娜號由此地啓程的小碼頭。

其實這不過是假借詞而已。所謂碼頭，僅僅一條伸向平坦塵海的洋灰踏板，大約二十公尺長。一具巨大手風琴伸縮箱似的設備，套蓋着踏板的大部，藉使乘客能從終端大廈步入塵上巡邏艇。伸縮箱現在已經洩了氣，倒癟在現場，呈現出十分悽涼的況味。

師本塞看看手錶，再向難以相信的天際極目眺望。假如有人問他到天邊大約多遠，他一定回答至少一百公里，可是實際上不過兩或三公里。幾分鐘以後，視界中接觸到一個反映日光的灼爍。它們就要來了，在天邊出現的不就是麽。五分鐘以後到達碼頭邊，十分鐘以後從氣壓艙出來。足够慢慢地把最後一片三明治吸下肚。

師本塞趨前致意時，陸遜博士似乎異樣地陌生。這是不難瞭解的，他們同乘亞里加客貨船雖然曾經交談片刻，然而都在黑暗之中，所以毫無印象。

「是陸遜博士嗎？我是星際新聞社的分社主任。請准許用錄音機開始訪問，可以嗎？」

「請等一下，」總工程師勞倫斯半途插嘴說，「我認得星際新聞社的代表。你並非雷朱爾……」

「我叫師本塞，雷朱爾士星期調差了，由我來接替。他正在休假中，藉以恢復對地球重力體制的適應力，否則的話，他只好當一輩子的月球分社主任了。」

「唔，閣下的動作眞够靈敏。我們一個鐘頭以前才拍回來無線電的呀。」

師本塞腦筋一轉，覺得還是不掀開底牌爲妙。他沒有照實告訴他，已經到過此地快一天了。

「我仍想知道可否容許我作一次錄音訪問，」師本塞三句不離老本行。有些記者不管三七二十一，先訪問了再說，他喜歡循規蹈矩。假如讓官方抓住把柄，就有砸破飯碗之虞。身爲分社主任的他，豈可以身試法。他必須爲讀者善盡報導事實的職責。

「你不介意的話，稍等一下，如何？」勞倫斯答覆說，「我要辦的事情至少有五十件之多。陸遜博士可以跟你談談。我想他一定願意答覆你詢問。這一次順利找到沙琳娜號，陸遜博士應居首功。這是本人的意見，你可以這樣向讀者報導。」

「謝謝總工程師。」陸遜口中咕嚕着，看起來頗有受寵若驚的樣子。

「好的，等一會兒，」勞倫斯說，「我在本站工程師室借宿，靠營養丸維持體能。博士，我看你也得充足一點睡眠才好。」

「等我們訪問完了再睡不遲，」師本塞握住陸遜不放，領他朝旅社方向走。

擠進十公尺見方的休息室，正碰見亞加號船長安生。

「師本塞先生，我正要找你，」安船長說，「太空員工同業工會出面找麻煩來了。你知道我們有一項法規，確定兩次任務之間應有充份的休息。看起來，似乎——」

「對不起，船長請不要打擾我。你去跟我們分社直接談判吧。要電話到克勞維士城一一三四號，找但哈利——他會替你解決問題的。」

打發了船長以後，師本塞連推帶哄領陸遜沿樓梯拾級而上，進入套房。月球的大旅館竟然連電梯也沒有。不過在那個世界，你的體重不過十幾公斤，所以沒有這種需要。房間小巧玲瓏之至，而且根本沒有窗戶。不過大體而言和地球上小旅館的設施相差無幾。

進入套房之後，師本塞注意到門後照例貼着一張通告，以中文、英文、俄文並排印妥，文曰：

『本旅社各客房均係單獨加壓者。倘遇發生大圓頂洩氣事故，客人務請留在室內，決不會發生安全問題。店主謹啓。』

師本塞已經拜讀此一文告多次，他總覺得行文過於嚴肅，缺乏輕鬆，明快之感。他同時發覺月球各基地也有類似的缺憾，或者對抗大自然需要付出全副精力，以致生活條件甚少愉快的情緒。技術部門的工作效率非常之高。假如你對電話、公用設備供應情況不表滿意。特別是如果對於空氣供應系統表示不滿意，只要打個電話，幾分鐘就有人來修整、改良。

師本塞把博士帶進套房，開始訪問作業。「我曉得你很辛苦，我只要問幾個問題。我們作一次錄音訪問，你不反對吧？」

「不反對，」陸遜博士漫應說，其實他早已不在乎事情如何安排了。他此時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只顧啜飲師本塞遞給的那一杯酒，但是顯然沒有嘗出是什麽滋味。

「現在是由星際新聞社的師本塞訪問陸遜博士。好的，博士，我們此時僅僅知道你和近地站總工程師勞倫斯先生已經找到沙琳娜號的下落。而且裏面的人平安無事。或者我想麻煩你，最好不涉及高深的技術細節，向我們讀者報告你們究竟怎麽辦——唉，眞糟糕！」

師本塞身手矯捷，一把抓住博士手中掉落的酒杯，因爲掉的很慢，所幸半途搶個正着，而且沒有潑撒一滴酒。接着他把懵然入睡的天文學家輕輕送上長沙發。這是唯一未能按照計劃進行的事情，可是他不應該埋怨誰。而且縱然如此，情勢似乎對他有利。因爲陸遜在星際新聞掌握之中，別人找他不到，也就無法進行訪問——陸遜便這樣在羅黎士大旅館所謂豪華套房中呼呼入睡。

× × ×

克勞維士城月球觀光協會的秘書長戴維士終於使新聞界各位代表心悅誠服，相信協會並無壟斷消息的念頭。戴維士收到塵橇發回的無線電報告，已經找到沙琳娜遇險的位置，不免如釋重負地鬆了一口氣。不久路透社、時代周刊的太空版、三星出版社、月球新聞社紛紛打電話向他大興問罪之師。何以星際新聞社撈到偌大的獨家消息？多虧師本塞有先見之明，塵橇一號的電訊同時向協會和月球管理局發送，所以他可以據實相告。

事實既經判明，其他通信社的代表們滿腔疑慮也就消失。

他們反而對於師本塞適時把握機緣並且不惜投下巨資表示無比的敬慕。不過他們還搞不清師本塞袖裏乾坤所掩藏的下一步驚人計劃。

克勞維士城的通信中心過去會經歷多次戲劇性的驚險事蹟。可能目前這一樁事，如果不敢說

絕後，至少是空前的。祕書長戴維士幾乎以爲聽到的乃是墳墓中傳來的魑魅聲息。幾小時以前，所存這一班男人女人，統統假定都嗚呼哀哉了。但是，他們居然活蹦活跳地生存在塵海之下，排除等着挨次利用一隻發音器向親友們報告平安。多謝勞倫斯留在現場當做標示棒的金屬測桿。利用這根天線，沙琳娜號得與人類社會完成通信連繫，十五公尺的塵灰不再成爲法穿透的電波障礙。

新聞界的特派員們耐性地等候着，要到沙琳娜號發送平安家報完畢才可以伺機採訪。現在由韋素珊發音，替乘客們發出訊息。此時沙琳娜上每一個人都忙着在紙頭上寫字，用最簡練的文字表達出最多的訊息。這都是些私人函電，絕對不准見報的。嚴格地說，連偸聽也在禁止之列，通信中心的主任會一再提出警告。

——……告訴瑪莎、瑋兒和白玉不必爲我擔心。我不久就可以囘家了。替我向湯姆打聽一聲，易家商行的生意進行得怎末樣，等你囘電時，再告訴我。祝福全家大小——喬治。信件終了。你收聽到沒有？沙琳娜號發音完畢。

「月球中央台呼叫沙琳娜。O．K．我們完全收聽到了，我負責替你發出去，一俟收到囘音，立即給你囘音。現在可否請哈里斯船長講話？該你了——。」

通信暫告停頓，可是沙琳娜號上喧囂的聲音却淸晰可聞——許多嘈雜的人聲，經過太空以後稍微有點囘音，椅子格吱一響，悶聲的「對不起」，然後——

「哈里斯船長呼叫中央台，該你了。」

戴維士祕書長連忙接過播音器來。

「哈里斯船長，我是觀光協會祕書長。我知道你們每一位都有電訊要發送，不過我們這裏聚集了許多位新聞界的朋友，他們極想跟你簡單地講幾句話。首先，我想請你把目前沙琳娜號艙內的實情簡單描繪一下。」

「好的。這裏很熱，我們只穿很少的衣服。但是，我們已經習慣這種溫度。」

「空氣仍然很好，食物、飲水的存量也沒有問題。不過每天的菜單是比較單調一點。你還有別的想知道的麼？」

「乘客們的反應怎末樣？有無精神不繼的情形？」三星出版公司的特派員在一旁說。祕書長比較含蓄地代他發出類似問題。

「每位乘客的表現都很正常，」哈里斯船長急促地囘答說，「當然，大家非常關切究竟要多久你們才可以找到我們。你能給我一個大概的估計嗎？」

「總工程師勞倫斯目前駐在羅黎士港策劃並且主持施救的活動，」戴維士祕書長囘答說，「只要一收到他的估計報告，我們立刻就轉告給你。順便問一聲，這一向你們怎麼消磨時間的？」

哈里斯把小說朗誦會的兩本傑作據實相告。後來使得「原野奇俠」和「橘子與蘋果」兩書的銷路爲之陡增。船長也把摹擬法庭的遊戲簡單地作一報告。

「這倒是很有趣的康樂活動，」戴維士答說，「不過，從今而後你們無須仰賴於手頭所有的

材料。你們想甚麽，我們可以盡量的供應——音樂、劇本、討論。請你們講出來，我們替你們安排。」

哈里斯沒有立即作答。無線電連繫已然改變了他們的生活方式，帶給他們希望，又使他們得以和所愛的人保持連絡。人就是這樣奇怪的動物。從某種意義而言，他似乎有點惋惜與世隔絕的情況業已告一結束。遺世獨立的孤寂感，連莫萊小姐也會因此而保持尊嚴的，從此成爲過眼雲烟，永遠不會再來。沙琳娜號的廿二位男女不再凝爲一個整體，不再爲求生而團結奮鬪。從現在起他們又分散成各懷鬼胎的個體，各有各的目標和野心。人性再度吞噬這一班人，正如大海能够吸收由雨雲下降的每一滴雨點。

（十六）

總工程師勞倫斯素來不相信諮詢委員會眞正能够辦甚麽大事。可是這一次他覺得非召開一次委員會不可，因爲惟有如此才可以達到他堅持的精密要求。他是當然主席，既無會議記錄，也沒有法定書記，甚至連議程也沒有。最妙的是，會議的決議對于他毫無約束性，他可以接受決議事項，也可以相應不理，一切以他的主意爲依歸。

他是太空救難行動的主持人，除非月球管理局奧爾生決定另請高明，要他走路。只有受到地球方面最大壓力才有這種可能性。這一個委員會僅係供備諮詢性質，以提供觀念與技術知識爲主。不妨說是總工程師的智囊團集會。

委員總共有十餘位，在現場出席的不過半數而已。其餘的委員遍佈月球、地球及太空各地，留在地球上的土壤力學專家，由於距離遙遠關係，在通信連繫上頗爲不利。無線電波以光波等速行進，他聽到意見每次要晚一秒半鐘，等主席收到他的回信時就遲了三秒鐘。因此爲補救此缺憾，勞倫斯要求在會議進行之際，土壤專家可以自行摘要做筆記，有意見最好到末了再發表，除非關係重要，不必中途加入打斷議程。許多人都有這種經驗，連接月球與地球的專家學者召開空中學術會議，三秒鐘的時間遲滯對於會議的有效進行可能產生癱瘓的作用。

依次點名清查出席委員以後，主席勞倫斯開始致詞：「我來爲大家簡報當前的情勢。沙琳娜

號沉在塵海十五公尺的下方，龍骨恰巧是擺成平置姿態。太空船結構並無損害，所有設備與裝置也均完好。船內連機員在內一共二十二人，身心也很安好。他們的氧氣存量可以維持九十小時之需。請注意，這是我們營救人員要記牢的警戒線——九十小時。

「在座的諸位，或者有人沒有見過沙琳娜號，請注意這兒的實體模型。…………是按二十分之一的比例裝作的。」他從桌上拿起模型，在電視攝影機前亮相地徐徐轉動，接着又說，「她的座艙很像公共汽車，也和飛機的機身相似。唯一特殊的，是她的推進動力系，係利用這種廣葉片型變距螺旋槳。」

「塵灰無疑是我們施救的一大障礙。也許諸位當中有人未見到過這種東西，那你就無法想像它究竟是甚麼玩意兒。它不能和地球上的沙粒相比。因爲它的性質頗類液體。我這裏有一筒樣品。」

勞倫斯取出一只太而長的圓筒，三分之一的下端灌充了一種無定形灰色物質。他稍稍將圓筒傾斜一下，那玩意兒立即開始流動，其流動速度比糖漿爲快，比清水爲慢。等他把圓筒垂直放立，要隔好幾秒鐘液面才恢復靜止。憑外貌而言，人們一定會將它誤認爲液體。

勞倫斯繼續解釋說，「這個圓筒經過密閉處理，內部是眞空的，所以塵灰的現象完全合乎其正常行爲法則。如果放在大氣層內，它的表現就不一樣。那時它的黏性較大，看來和細沙或者滑石粉相似。我要特別聲明——若想以人爲方法做造塵灰是不切實際的。塵灰在月球上暴露於其獨特環境歷數十億年之久才演變成這樣的玩意。諸位倘若要拿它做試驗，我們可以盡量的供應需要。這種貨色我們這裏有的是。

「此外我還有幾點補充：沙琳娜號距離最近的陸地約有三公里遠，那就是絕跡山脈地區。沙琳娜號的底下可能尚有幾百公尺深的塵灰，究竟有多深，我們不敢斷言。這一地區有沒有其他岩深坑，我們也搞不清楚。不過地質學家說可能性很小。

「前往失事現場的唯一手段是搭乘塵橇，第三艘正設法從遠地站調來。每一塵橇最多能夠裝備二噸重，或者拖曳五噸設備。所以說能夠放上塵橇的裝具最大不能超過兩噸。由此可知重機械無法弄到現場。

「好了，情形大致如此。我們只有九十小時的寶貴時間。諸位有何高見？我自己對於施救工作已有一點概念，不過我希望先聽聽諸位的意見。」

爾後有頗長一段沉寂。散佈在直徑約四十萬公里廣大空間的委員們需要一點時間，俾使他們的聰明才智聚集於此一特殊問題上。首先打破沉寂的，是居里夫人城的遠地站總工程師。

「在我看來，我們不可能在九十小時以內弄出甚麼有效的名堂來。我們必須建造特殊裝備，這一定很費工夫的。所以——我們首先要弄一根輸氣管通到沙琳娜號。她的管路轉接樞紐位於何處？」

「在座艙尾端，主要進出門附近。我看行不通，你無法弄一根空氣管通到尾端，十五公尺的

下方，然後打開旋盤，接上氣管。恐怕到處全塡滿之塵灰的。」

「我有一個改良的辦法，」另外一位委員插嘴說，「鑽通了座艙頂端，把一根空氣管塞下去，可使得？」

「最好是兩根管子，」又有一位開腔說，「一根把氧氣用泵浦打下去，另一根把廢氣抽上來。」

「那等於裝置全套濾氣系統。假如我們能在九十小時內把那些人搶救出來，我們就無須裝置這種系統。」

「太過於冒險。一旦建立濾氣系統，我們可以好整以暇的從長計議。九十小時的警戒線就不會難倒我們。」

「我同意這種做法，」勞倫斯表示意見說，「事實上我已經派幾個工人在裝趕管路中。其次一個問題——我們是連二十二人在內把整個塵上巡邏艇吊起來呢？還是把乘客一個一個弄出來？請注意，巡邏艇上只有一具太空裝」。

「我有一個主意。在巡邏艇的周圍由上而下建造一個圍壩，如何？我們把圍壩中的塵灰統統挖出來。」

「這樣需要數以噸計的木樁和支柱。而且不要忘記圍壩的底部也得緊密的封閉。否則的話，我們在上面忙着挖塵土，底部有塵土以同樣速度源源滲入。」

羅黎士港的助理工程師慨乎言之說，「這種塵灰眞缺德。它具有固體和液體的一切缺點，可是又不具備它們的優點。你要它穩住的時候，它又不穩。」

「我可以發言麼？」在柏拉圖天文台工作的費內羅神甫希望表示他的觀點，「我們稱之爲『塵灰』似乎易被誤解。我看這種玩意兒，根本無法存在於地球上，所以沒有法子創造一個適當的字眼。剛才這位委員說得很對。你要把它當成一種不會濕潤的液體，有點像水銀，可是却輕得多。在另外的情境，它又像可以流動的固體，例如鎔化了的柏油——不過它的黏性較小，流得比柏油快。」

「有方法使它成爲穩定狀態嗎？」有人提出疑問。

「我想這問題請地球上的專家答覆，」勞倫斯以主席身份加以裁決，「艾文士博士，閣下意下如何？」

人人等待那漫長的三秒鐘遲滯，好像久久沒有回音。物理學家艾文士隨即表示意見，聲音十分清晰，有如在同一房中開會：「我也這樣納悶。會不會有甚麼有機膠體，使塵灰黏在一塊比較容易處理？用水摻合成不成？你們試過沒有？」

「沒有試過。我們一定照辦。」勞倫斯一面作答，一面匆匆寫下筆記。

「那玩意兒有磁性沒有？」月球地面交通管制官發出疑問。

「這一問題問得好，」勞倫斯讚譽說，「神甫，它可有磁性？」

「稍稍有一點。其中含有少量流星性鐵質。不過，我想這一點磁性對我們幫不了忙。加上磁場可能析出含鐵物質，但對於塵灰本身却毫無作用。」

「不管怎樣，我們還是試驗一下的好。」勞倫斯把這一要點也記錄下來。他希望從這樣的大絞腦汁，可能迸出某種奇異的觀念，用以解決營救工作所面臨的困難。他是營救行動的主持人。不管願意與否，他已經責無旁貸。月球近地站各技術部門將要和衷共濟以全副物力與人力投入這一巨艱。如果出了任何差池，勞倫斯也無法推卸他的責任。

此時克勞維士城交通管制官提出他的警告說，「我非常的關切，我們最大的困難在於後勤支援方面。每一件零件和器材都要依靠那具塵橇來輸送。而來回一次至少要花費兩小時。假如拖曳較重的裝備，需要的時間就更多。營救工作開始以前，首先要建造類乎浮筏似的工作台。這樣才有一個施工的場所。工作台至少要造它一天，堆積一應器材費的時間恐怕更要多。」

「還得建造施工人員臨時的住所，」是旁人補充說明。「工人勢必要在工地過夜。」

「那是顯而易見的。一旦建好一個浮筏，我們可以充氣法裝成一個圓頂橡皮屋，有如愛斯基摩人的冰屋。」

「可以簡化一下。充氣式圓頂橡皮圓頂橡皮屋具有浮力，浮筏就可以省掉了。」

「我們的注意力還是集中在浮筏上比較好，」勞倫斯指出討論的主題，「我們需要結實而且可以伸縮的器材，能够使它們堅強地結合在現場。有甚麼東西可以合用？」

「空油箱如何？」

「太大了，而且容易漏掉。或者器材庫有甚麼東西可以利用。」

智囊團就這樣不眠不休地討論下去。勞倫斯大約又繼續開了半小時的會議，他隨即對於行動方策下達決心。

在時間的荅的荅逐漸消逝，幾十條性命危在旦夕之際，人們無法只顧開會。不過倉促間未經愼思就貿然作成的決定，往往更加誤事。

就直覺的印象，營救工作頗爲簡單。沙琳娜號躺在失事的現場而在一百公里處正好有一個物資與人員頗爲豐富的月球基地。沙琳娜號的位置已經確知，只陷在塵下十五公尺深處。可是那十五公尺深度帶給勞倫斯以前所未有的困擾。他的整個事業從未遭遇這樣的挑戰。

他心裏有數。如果那二十二個人因搶救無方而告死亡，他的事業也就馬上嗚呼哀哉。

× × ×

沒有人眼見亞里加號的緩緩降落，實在是一大憾事，因爲整個操作極爲光彩，耀目。太空船的起飛與降落實爲人類創造的壯觀事蹟之一。太空船在寂靜的夜晚徐徐着陸於月球表面時，一位目睹人士必將在腦海中銘記着他終生難忘夢幻般的刺激。

安生船長老老實實採取穩重的降落動作。在他的工作手冊中並無指示，應該如何操作使客貨船飛行一百公里——這是殺雞使用牛刀的做法，亞里加只要在乾涸河地區前進一百公里。安生只

不過開足火箭讓太空船直沖霄漢，大約有一千公里，然後利用雷達導引技術施行一次垂直下降。船上的計算機和雷達互相配合，兩者又聽命於安生船長。看來似乎易如反掌，可是實際上並不這麽簡單。

就安生船長而言，他渴望回到青山綠水的地球，而非常厭惡下面那些張口舞爪沖他而來的荒涼峯巒。

兩次火箭排氣之間的自由墜落最最令人擔心。假如火箭發生故障，不聽命令而熄火，太空船就會照直衝向月球，先是徐緩墜落然後逐漸加速，以至摔成粉身碎骨。不要以為這是無稽之談，事實斑斑俱在。太空開拓史上發生過這種慘劇已經不止一次。

不過，我們無須乎替亞里加號憂慮。具有刹車作用的火箭間歇排氣在順利進行之中。熊熊火燄已經噴到山岩上，把若干世紀以來從未移動的流星殘渣和塵灰送上天際。有一瞬間，亞里加號巧妙地懸掛在地面上，只有幾公分高，然後火箭嗒然熄火。跨幅頗大的起落架與地面開始接觸，支撐掌隨地形的情況略作傾斜。整個船具稍微顛簸幾次，聽憑減震器把衝擊的能量逐次加以吸收。

師本塞在過去的二十四小時居然着陸月球兩次。這是很少有的新記錄。

安生船長離開控制臺時對大主顧搭訕着說，「好了，我們平安着陸。我仍舊希望你對於月球的風景綫頗為欣賞。這一趟你們報社投資鉅大——還有工作人員的加班問題有待解決。依照太空職工同業工會的規章——」

「我的船長，在這個時候你為何用這等瑣事打擾我吾？如果我們對於加班費暫時撇開不談——你這個落地倒很漂亮哩。」

「啊，這是我們的日常工作，」船長答說，可是無法掩藏他內心的喜悅，「順便提醒你——請你在這張般行記錄單着陸時間欄簽上你的大名。……」

離地一五〇公尺高的控制室，擁有全船唯一的直接觀察式窗口。居高臨下的窗口，視野極為壯觀。在他後方，向北俯瞰，有一半視界為絕跡山脈所遮蔽。師本塞心裏想，我已經來到此地，不能再稱為絕跡山了。亞里加號在此地出差倒可以兼做少許科學工作的，譬如蒐集地質樣品之類。他覺得這地方除了有新聞價值而外，可能還有其他貢獻。既入寶山，總不能空手而回，他這麽樣自我安慰。

朝南方下望，他可以俯視方圓四十平方公里的乾涸海，視界的一半全是一片平原。不過最使人關切的，不過是五公里以外的地方，而且是在地平線以下。

借助於低倍率的雙目鏡，師本塞可以窺見勞倫斯總工程師留在現場作為標記用的那根金屬桿。就靠這根測桿，沙琳娜號得以和世界各地維持通信連繫。無壞的平原上冒出一根鐵桿。可是在師本塞心目中這個標桿頗有啓示性的涵義。它意味着人們如何在滿懷敵意的自然環境中孤軍奮戰。再隔幾小時，這一片平原即將活動頻繁，不再如此孤立無助。但是這根測桿必將有助於選定活

動的現場，讓新聞記者們訪問救難小組，請教施救計劃，也讓他們在此地報導所採訪的實況。在克勞維士城，在地球上的電視中心也要分別地加緊準備。

師本塞此刻的工作僅是高踞於亞里加號頂端的控制室，守視一切活動如何的逐漸展開。幸虧月球世界並無烟霧雲翳的干擾，他用携來的雙目鏡就可以清晰地窺察秋毫。只要下方有任何活動的話。

他向西南方略作探視，旭日剛剛要冒出地平線。按照地球上的時間單位計算，這一個「大白天」很長久，足足要過兩個星期之久，光線充足，毫無問題。而舞臺現場亦已選定。

（十七）

月球管理局局長奧爾生不喜歡在公共場合露面，他寧願退居幕後，靜悄而有效地推動公務，把對外接觸的工作留給交遊廣濶的觀光協會秘書長戴維生去承擔。奧爾生非萬不得已，很少與新聞記者打交道。因此，果眞與新聞界見面，一定使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雖然經過聯播的安排，可以使成百萬的觀衆從電視屏上注視到奧爾生。但是他致詞的主要對象，那一船陷身於沙琳娜號的二十二位男女，却無法見到局長的尊容。這是因爲無法將視頻波段接通到塵下的太空船之故。他的聲音則相當的堅定而有力，他告訴受難的朋友們亟欲知道的一切。

「哈囉，沙琳娜號，」局長這樣開始他的致詞，「我要告訴諸位，月球管理局已經動員本地所有的力量來從事營救的行動。本局工程與技術部門的員工正無分晝夜工作，藉以搶救你們出險。

「近地點航行管制站的總工程師勞倫斯先生負責主持此一營救行動，本人對他完全具有信心。他現在坐鎮羅黎士港，營救工作所需的一應設備與器材均在該港裝配，整備之中。我們已經決定——相信諸位必有同感——目前最迫切的工作就是設法使諸位獲得充分氧氣的供應。在這一方面，我們計劃送管子到沙琳娜上去，這是很快就可以完成的工作，然後我們就開始以幫浦饋送氧

氣——必要時也輸補食物和飲水。一旦管子裝接妥當，諸位就沒有甚麼值得煩心的了。和你們見面再把你們請出來，也許還需要更多一點時間，不過諸位的安全已有保障，請你們安心等待我們的營救好了。

「現在我要向諸位暫時告別，好騰出線路來讓你們和親友們談話，對於諸位遭受到的不便和委屈，本人深表遺憾，不過那已是過去的事了。相信一兩天之內我們就可使諸位脫險。祝好運！」

奧爾生局長結束廣播與電視致詞以後，沙琳娜號上立即響起一片歡笑聲。廣播果然收到預期的良好效果。乘客們都以為滿天愁雲已然一掃而光，只留下供爾後茶餘酒後遺興的資料。但只有哈里斯船長並不這樣樂觀。

哈里斯對韓士廷准將說，「我倒希望局長並不那樣百分之百的具有信心。月球上，事情常會走樣。」

「我非常瞭解你的感想，」韓士廷同情地說，「不過你也不必責備他。他是在為我們的士氣着想。」

「我們的士氣一直不算壞——現在只有更好，因為可以和親友們通信連繫。」

「你倒提醒了我。我發現有一位乘客既未發信，也沒有收到訊息。對於通信，他好像無動於衷。」

「是那一個？」

韓士廷把聲音再抑低一些。「囉，就是紐西蘭人，雷德萊，他紋風不動地呆在那個角落，我不知道究竟怎末回事，我有點替他擔心。」

「或許那可憐蟲在世上沒有一個親人。」

「一個人的財富足夠使他觀光月球，總不至於連一個知已都沒有，」韓士廷說。他的臉上露出笑容，像男孩天真的笑，溶化了他臉上的皺折和眼角魚尾紋。「這話聽起來有點缺德——我不是故意在損人。不過我覺得對於雷德萊，還是稍微注意一下為好。」

「這個人你跟素——喔，你跟韋小姐提了沒有？」

「是她提醒我的。」

哈里斯未免有點自慚，應該由我這個船長發現出來才對，多虧她這麼細心。現在好像情勢略有轉機，他有機會認眞地想到素珊——以及她曾經對他講過的話。他活了這麼大，也曾跟五、六位小姐談過戀愛，但是這一次似乎與衆不同。他認識韋素珊已經一年多，一開始就覺得小姐對他有意思，不過一直到這一次出差為止，他們之間並沒有甚麼。他納悶，韋小姐究竟對他作何觀感。對於適才在氣閘室發生過的事，她是表示後悔呢，或者是無所謂？她也許辯白說——他自己何嘗不是這末想——氣閘間的一段情，已經事過境遷了。那是一對青年男女在生命危在旦夕時的衝動行為。

可能確屬如此；幾天來，憂慮和負擔壓搾之下，終於眞面目的哈里斯遇見了眞面目的韋素珊。他納悶實情是否如此，縱然果眞如此，恐怕只有等待時間來證明了。哈里斯很希望有一種試驗裝備考驗自已是否沉溺在愛河之中……

× × ×

在四天前沙琳娜號出發的碼頭旁邊，塵灰只有一兩公尺深。不過做這樣的試驗，也無須多深的塵灰。

總工程師勞倫斯從羅黎士港的大厦上監視他的部屬，穿着臃肥的太空裝，出力地摔緊構架的螺絲門。像大多數月球建築物一樣，這一構架是由鋁合金的材料拼裝而成。勞倫斯心裏在想，從某種角度而言，月球正是工程師的理想園地。較低的重力，沒有氣象上的變化，也就無須顧慮風、霜、雨、雪的侵蝕，當然，月球也有其特殊的一面：例如溫度在夜晚低到華氏零下二百度，以及目前正在對抗中的塵灰。

浮筏的輕型結構是架設在十幾隻巨型金屬油桶上的，每隻空油桶上印着觸目的字跡：「內盛酒精，用畢後空桶退交哥伯尼卡斯城第三供應站。」空桶內部已呈高度的眞空狀態，每隻空桶且有兩噸重量的浮力。

建造中的浮筏漸漸成形。勞倫斯由此獲致一項心得，施工時必須準備大量的螺門和螺帽。他眼見六隻空油箱掉在海中被塵灰吞沒，同時上面放着的一把扳手也失去下落。下達一個工作命令，所有手工具必須拴在浮筏上，以免遺失，甚至使用中的工具也要繫牢，雖然這道命令會引起相當的麻煩……

浮筏的裝設一共費時十五分鐘。工作人員身穿太空裝，動作非常彆扭，這是可以想見的。浮筏面積可視需要向任何方向擴充。這個試驗達到了預期的目標。好的開始，等於成功了一半。這樣的一節至少可以承受二十噸重量，要隔相當時間才輪到他們把一應器材堆置在上面。

勞倫斯對於試驗施工頗為滿意，便命令部屬把浮筏結構加以拆除，自已也離開了港務大厦。羅黎士港是個十分密集的城市，五分鐘內你可以赴到任何其他的重要部門。總工程師在五分鐘後到達當地的工程供應站。當他巡規這一部門時，發現工作成績的表現難以使他滿意。

在幾具工作架上支撐着類似沙琳娜號的外殼結構體。所用建材跟實體一模一樣。只差一層用以反射陽光的鋁片外皮。這外皮異常之薄，對於試驗的可行性並無實質上的影響。

在這裏進行的，是一個相當簡單的施工試驗，參與其事者包含三樣項目：一根削尖的鐵棒，一把大鐵鎚，加上一位愁眉苦臉的工程師。他已經費了很大的力氣，然而却無法用鐵鎚把尖削的鐵棒釘穿那預置的外殼結構體。

只須略為具備月球情境的知識，隨便誰都可以猜得出那位工程師何以有辱使命。那隻大鐵鎚，只有在地球上原有重量的六分之一，顯而易見，敲起來就不帶勁。

門外漢時常不容易了解重量與質量兩者間的差異。這方面的一知半解，往往造成了無數的意

外事件。重量本身是一個相對的東西；只須變換所在的世界，重量就不一樣。那隻大鐵鎚在地球上的重量比在月球上要大了六倍，如果把它弄到太陽上去，比在月球的重量還要重兩百倍——可是運行在太空失重狀態中，它又等於沒有重量。

但是，鐵鎚的質量，亦稱慣性，不論它在地球、月球或太陽上，則始終不變。使一定質量產生某一速度所需之衝力，以及令其終止時所得撞擊力，無論何時，無論在太空某一天體上都是一樣的。那一隻鐵鎚，如果放在小小的流星上，其重量就是輕如鴻毛，也能敲碎流星上的岩石，和它在地球上砸破石塊一樣的鋒利。

「怎麽囘事，困難在那裏裏？」總工程師探詢道。

「外殼太滑溜，」那工程師一面擦着額角上的汗珠，一面囘答說，「每敲打鐵棒一次，它就彈囘一次。」

「我懂了。但是，假如我們使用十五公尺長的鋼管，而且周圍陷在塵灰當中它還會反彈麽？塵灰可能吸收所有的後座力。」「有可能——可是，你瞧這裏。」

兩個人跪下來檢視外殼結構的裏層。上面用粉筆畫了一定的面積，代表電線裝置的部位。這一塊區域是絕對要避免遭受穿刺的

「這種玻璃纖維材料非常的堅韌，我們無法打出一個鑿孔。纖維材料如果被鑿穿，它就開始破裂。您瞧——這兒已經開裂了。」

「那是萬萬不使得的，」勞倫斯看出問題的癥結，「既是這樣，就不要鑿孔。………如果不宜敲鑿，我們就改用鑽孔。設法在鋼管底部裝一具電鑽，用螺絲連接起來或許裝卸很方便。管路準備的情形怎麽樣呢？」

「快準備好了——用的全是標準器材。還有兩、三小時這一部份就完工了。」

「隔兩小時我再囘來，」勞倫斯這樣的表示。

不幸的是，事情並不這麽順利。

× × ×

韓士廷准將首先發覺有一種潛在的危機慢慢向沙琳娜的難友們逼近。他自己過去遭遇過一次這樣的危機。那一次發生在他穿上一套有毛病的太空衣。他吃過這次苦頭以後，終生難以忘記。

「哈里斯，」他輕聲對船長講話，而且確信聲音低到別人無法聽見，「你可覺出呼吸有點困難？」

哈里斯大驚失色朝准將望望，然後答說，「現在他既然說了出來，我想大約因爲溫度較高的關便。

「起初我也這樣疑心的。不過，我曉得這種症狀——特別是呼吸急促。我們恐怕不免要受害於二氧化碳中毒。」

「可是這是講不通的——理論上，我們還有三天的氧氣存量——除非空氣濾淨系統有了問題

。」

「我懷疑問題就出在這裏。我們使用甚麽方法排除二氧化碳的？」

「直接式化學吸法。它是構造簡單，而且很可靠的裝置，以往從來沒有發生過故障。」

「你說得對。可是設計家並不知道會要它在這種情境長期運作。我想也許高溫使化學製劑失去作用。我們有法子檢驗一下麽？」

哈里斯搖搖頭。

「辦不到，檢查窗口設在船殼的外邊。」

「韋小姐，對不起，」單憑疲乏的聲音再也不信那就是叔士特太太，「你可有治頭痛的藥片？」

「如果有，」另外一位乘客插嘴說，「我也想要一點。」

哈里斯和韓士廷打了一個照面，兩個人心情沉重。症狀逐漸發展和教科書上的記載絲毫不爽

「你想還可以支撐多久？」哈里斯講得非常之低。

「最多兩、三小時。而勞倫斯的救難小組最快要六個鐘頭以後才會到達。」

就在此時，哈里斯曉得他已經死心塌地愛上了韋素珊。因爲他第一個直覺的反應並非顧慮一己的安全，而是悲憤交集的一種奇異感想。在忍受這麽久苦楚之後，在救難隊近在咫尺的情況下，她仍然終將不免於一死。

（十八）

陸遜博士在那間古怪的旅館套房中一覺醉來，他一時摸不清身在何方，甚至弄不清自己是誰。他覺得體重居然有些份量，這就提醉他不再置身於藍氏二號中繼衞星上。可是並沒有回到地球上那樣笨重。可見這並非在夢中，他已經來到月球。

他記起來了，多虧他的科學與技術，他幫忙找到沙琳娜號的下落，艇中的二十二位男女可能因此而得救。經歷這麽久的失敗與挫折，少年時代名震寰宇的夢想似乎即將實現。

陸遜洗了一個淋浴，稍微修飾儀容，這才發現師本塞在桌上給他留了一張便條：「請你不必見外，」上面這樣寫的，「弟有要事必須出去。已煩郭麥漢君代理一切。醒來以後請電話三四四三與他連絡。」

他十分中意師本塞的請求，連早餐也沒有要就跟星際的新聞記者連繫上了。

等接通郭麥漢，陸遜才曉得在他睡覺的期間，羅黎士港度過了空前忙碌的六個鐘頭。師本塞已搭乘包船亞里號前往乾涸海。港區蝟集了從月球各基地趕來的各家新聞記者，他們大多數在尋找陸遜博士。

「請你暫時留在套房不要走動，」郭麥漢向博士情商說，「五分鐘以內我過來看你。」陸遜覺得這人的聲音和姓氏都很面善，也許在接通月球波道的廣播電視中，見過這位仁兄。

「我肚子餓得慌。」陸遜抗議地說。

「你打電話到旅館的供應部，喜歡甚麽就點甚麽——當然我們付賬，可是千萬不要離開套房。」

陸遜不大習慣被人當作騎士英雄般捧場，不過這意味着他目前已被當作一塊瓌寶似的珍藏。更使他懊惱的，點的早餐還沒有送到郭麥漢已經被披掛齊全進入了客房，郭麥漢帶來了袖珍式電視攝影機面對着一位饑腸轆轆的天文學家，籲請他向兩億觀衆親自報告是怎樣測定沙琳娜號的下落的。

多虧饑餓使他失去火爆脾氣，而且由於最近的經驗，使他做人也圓滑得多，因此陸遜的現身說法極爲成功。幾天以前，假如被人拉到電視攝影機面前解釋紅外線偵測的原理，陸遜一定搬出一大堆莫測高深的專門名，像「量子效率」啦，「黑體輻射」啦，「幻影敏感度」啦，使觀家們有丈二金剛莫測高深之感，

現在他忍耐着腹內的陣陣饑火，仔細而且耐心地以大家容易接受的詞彙回答郭麥漢提出的問題。許多陸遜的老同事，從前受過他難報的，對他的表現大感意外。

×　×　×

設法使六個大男人置身於沙琳娜尾端的氣閘間，的確不是易事。哈里斯船長已經講明，在船上要想找一處可以開會的地方，捨此而外恐怕還無法辦到。其餘乘客們在船艙裏暗中納悶，不過

不久眞相即將大白。

主席韓士廷准將說明開會原委以後，與會人士個個呈憂悒之色。不過他們並未發出驚愕的表情，大家都是知識分子，不少人早已猜到個七八分。

「首先我要告訴諸位，」韓士廷開門見山地說，「哈里斯船長和我已經決定請你們出任糾察隊隊員。諸位都是有教養的紳士，而且體格魁梧，必要時，一定願意助我們一臂之力。但願上帝保佑，我們無須動武。不過當我宣佈這種事的時候，可能發生麻煩事。」

「如果有麻煩呢？」銀行高級職員哈定先生在發問。

「糾察隊員就可以出面制服他，」韓士廷直截了當地指示說，「不過等一會解散返回機艙以後，請你們要不動聲色。不要露出準備打架的神氣，否則，反而容易引起糾紛。你們的任務是在動亂發生以前，把它制壓住。」

一行成串返回客艙先後就坐，其他的乘客們頗爲奇怪地向他們注視而且覺得情勢愈來愈緊張。韓士廷慢吞吞地開始報告說：

「我有一個重要的消息要宣佈。諸位想必都注意到我們的呼吸有點困難，而且不只一位抱怨說頭痛。」

「是的，我想是空氣有問題。我們氧氣的存量仍然充足——問題不在氧氣。而是我們無法有效的排除呼出去的二氧化碳。因此艙內二氧化碳有點過量。我猜想可能因爲高溫使化學吸收器失

去作用。縱然找到了眞正原因，我們也無能爲力。」准將必須暫停講話，使勁行了兩次深呼吸，才繼續往下講：

「所以我們必須面對這一情勢。呼吸困難勢必越來越嚴重，頭痛也將更爲厲害。我不願意昧着良心講話。救難小組最快要六小時以後才趕得到，我們恐怕無法等那麽久。」

乘客中有人發生納悶聲的嘆氣，韓士廷故意避免找尋是誰出的聲。過了一會兒，芝加哥律師叔士特的太太打了一個因難的呼嚕，要是別的時候一定有人哄笑，可是現在却毫無反應。叔士特太太可以說比較有福氣，因爲她已經乖乖地躺下去，失去了知覺。

韓士廷准將再度施行一次深呼吸，因爲感到講話非常的吃力。「假如能有辦法改良，我就不會這樣宣佈了。但是我講過的，我們還有一線生機。現在我們就要冒險試試。雖然這樣做不大舒服，但是總比同歸於盡的好。韋小姐——請你把安眠針劑遞給我。」

機艙中死一般的沉寂——失去知覺的叔士特太太也無人理會——太空小姐遞上一隻小鐵盒。

韓士廷繼續說，「諸位也許知道，按法規規定每艘太空船在航行中必須携帶這種製劑。用的人毫無痛苦，可以暫時失去知覺十個鐘頭。這十小時有可能代表生與死的分野。因爲當一個人失去知覺時，他的肺活量就減削了二分之一。這樣可以使我們的空氣量增加一倍，而且用其他辦法是行不通的。相信這樣足以支撑到羅豪士港派來的救難小組的到達。

「我想最少要留下一個腦筋淸醒的人好跟救難小組保持連絡。爲了保險起見，我們留兩個人好了。其中之一當然是船長。我想這是毫無疑義的。」

另外一個全然陌生的聲音插進來說，「我假定，另一位應該是你？」

「莫萊小姐，我非常使你失望——」韓士廷的答覆毫無怨尤語氣，因爲他早已胸有成竹。「爲了避免發生任何誤會——」

乘客還沒有弄明白出了甚麽事，准將已經把白色圓唧筒的尖針戳進他的上臂。

「我希望十個鐘頭以後，再跟大家見面，」准將講得很慢，可是語句淸晰可聞。他走向最近的一個座位，還沒有走到跟前，就悶聲不響地倒了下去，失去了知覺，

哈里斯心裏想，從現在起，要看你的了。他站起來，本來打算要找幾句話，好好損莫萊小姐一頓，可是再一想，那樣的話豈不埋沒了准將的一番苦心。於是他改用了堅定而低沉的聲音當衆宣佈：「我是船長，從此刻開始，我講的話是命令。」

「你管不着我，」莫萊小姐不屈不撓地辯駁說，「我是出錢買票的乘客，我有我的權利。」那倔强的女人似乎意志堅定，哈里斯暗中佩服她的膽子倒不小。

船長略微朝周圍瞥了一眼，離莫萊小姐最近的糾察隊員是牙買加土木工程師羅伯．白揚。工程師使了一個眼色，好像表示隨時可以採取行動。但是哈里斯覺得不到最後關頭，還是和平談判的好。

於是哈里斯開導着說，「我不願意和你辯論權利，不過，如果你把客票翻過來，就可以發現

印了幾句話，上面說假如情勢危急，船長享有絕對的處分權力。話說回來，這樣做是爲了大家的好，你自已也比較好受些。在我們等待救難小組這一段時間，其實我是寧願睡覺而不願清醒的。」

「我有同感，」錫蘭動物學家翟雅華登教授乘機插嘴說，「正如准將告訴我們的，這樣做可以淨化空氣，也就是增加大家獲救的機會。韋小姐——請你給我打一針吧？」

教授的邏輯思考有助於減低感情上的摩擦，於是翟教授很快就舒舒服服地失去知覺。哈里斯船長咕噥着說，躺下兩位，還有十八位。

「大家不要再猶疑不決，」船長大聲催促着說，「你們已經看見的，這種針劑，絲毫沒有痛苦。每一根圓筒內有一根小型噴射式皮下注射器，打針的時候，連針戳都感覺不出來。」

韋素珊當即分發那看來似乎滿好玩的圓唧筒，幾位乘客拿到以後立刻就朝手臂上一戳。芝加哥律師叔士特先生首先溫柔體貼地給熟睡的太太戳了一針，然後自己也用了。問題人物雷德萊先生跟着也倒在座位上。現在還有十五位沒有打針。下一位輪到誰？

韋素珊此時走到莫萊小姐的面前。哈里斯心裏想！麻煩來了。假如她仍然一味頑強的話……船長猜得出莫萊會怎樣的措詞的。

「我已經講得明明白白，我不要打這東西。請你拿開。」

羅伯。白揚一寸一寸地接近她。但是半路出來一個巴大維，他花言巧語，打着哈哈說，「唉，船長，我曉得這位小姐心裏到底爲甚不舒服。她害怕當她失去知覺的時候，你乘機討她便宜，欺侮她。」

莫萊小姐氣得兩頰泛出紅雲，半晌說不出話來。最後才期期艾艾說，「從來沒有人這樣汚辱過我——」

「小姐，我也是一樣，」哈里斯不甘示弱回敬一句。他朝周圍的人臉逐一巡視——大多數是嚴肅的面孔，只有幾位面帶笑容，在這種危急的關頭眞是少見——這才覺得除了服從多數而外，別無出路。莫萊小姐終於坐進她的席位。哈里斯深深嘆了一口氣，經過這個小插曲，以後就一帆順利了。

後來却發現紐約大公司高級職員威廉士太太精神恍惚地瞪着手裏拿的一根圓唧筒。她的丈夫早已癱瘓在鄰接的位子上，一動不動。哈里斯覺得這個樣子的先生未免太差勁，自己先走路，留下太太在乾着急。

船長正待要採取補救行動，韋小姐早已迎了上去。

「威廉士太太，眞對不起，我弄錯了——給你的是一枝空的針劑。你還是退給我吧……」

事情的演變頗爲戲劇化。太空小姐假裝取回針劑，當她碰到威廉士太太伸出來的手指時，故意扭動一下。威廉士大太太毫未在意，可是針劑已經發生作用，她迅速地抽搐一下，便和丈夫倒在一起了。

乘客中的半數已經失去知覺。哈里斯想，總是平安無事沒有掀起意外的困擾。韓士廷准將可能是過於謹慎，組織糾察隊根本是多此一舉。

×　×　×

總工程師勞倫斯已有兩年之久未曾在圓頂橡皮屋中討生活了。當初他是低級工程師，成天蟄居其中指揮建築工作，與太空城市的大廈生活絕了緣。這幾年來橡皮屋的設計大有改進，現在以它作家並無困苦可言。一旦完成工作，折疊起來就成爲手提箱的大小，這樣的小屋太方便了。

目前正在準備中的圓頂橡皮屋屬於最新型，稱之爲古德易廠第二十型——可以容納六個人，時間也沒有限制，而以、氧氣、水電、食物供應的程度爲限。小圓屋甚至可以提供使人消遣的康樂活動，因爲它有現成的微粒膠捲錄音書庫。小說、音樂、唱片任君選擇。這一層也許算毫華的享受。主計人員每年總要提議删除這種設備。其實生活在太空，孤寂往往足以令人無法忍受。其嚴重性不在噴射客機座艙漏氣之下。失去應有的精神享受，可能使其中的居民乾癟而死。

勞倫斯微弓着身子才得進入氣閘室。他記得老式的圓頂橡皮屋，必須跪下來匍匐前進才行。他等待片刻，直到亮起綠燈表示氣壓恢復平衡，而後才邁步走進正廳。

他好像來到一個大氣球的中央，實情確是如此。他只能看見部份的陳設，因爲一間大廳已由活動屏風分隔成幾個小間。這也是新型有別於舊式之處。記得從前的橡皮屋整個爲一通艙，惟有盥洗間用帷幔隔着。吊在頂上三公尺高，裝置了照明和電氣機械。沿牆壁擺着可以折疊的鋼架，其中尙有部份未經架設好。背後的一間傳來的誦讀器材清單的聲音，每隔幾秒鐘，一位助手回答說：「有的。」

勞倫斯在室內巡視一匝，發覺他是位於其中的宿舍部份。兩只吊床也沒有完全裝置妥當，只等工人把各部架設好就可以連器材架在一起拖到失事現場去。

勞倫斯沒有打擾兩名核對器材的工作人員。這種工作雖然單調，但却異常重要。月球各基地都派有專人擔任此種職司。萬一遺漏某一項目，等到施工時就補救不及了。

器材清單讀完一頁以後，勞倫斯順便探詢一聲：「這種橡皮屋是庫存中最大的麼？」

「是的，」管庫房的回答說，「我們庫存中還有一具可供十二人使用的第十九型。可是，因爲外套有些漏氣，還沒有修復應用。」

「要多久才可以修復？」

「用不了幾分鐘。不過補好以後，要做一次漲氣試驗，必須維持十二小時，然後才可以撥發出去。因爲時機分迫，不能按照法規上的條文辦事了。」

「我們沒有時間做這種漲氣試驗。加倍地打上補釘，然後試測漏氣的讀數，如果可以，馬上撥發應用。我核准此一緊急性權宜處分。」

他相信那具大號橡皮屋可能派上用場，雖然要稍微冒一點險。無論如何他應該備有庇陰處所用來收容獲救的二十二位男女。在離開沙琳娜號以後，直到返回羅黎士港這一段過渡期間，他們

既無太空裝束，就必須備有某種維持生活的設施。

總工程師左耳後的聽筒忽然間發出畢卜、畢卜的響聲。他用手撳捺胸帶上的開關發音說，「總工程師在這裏。」

「報告總工程師，是沙琳娜號發來的電訊，」這一個小小聲音清晰地說，「情況緊急——他們有了嚴重困難。」

（十九）

迄今爲止，哈里斯船長一直沒把靠窗口坐在三D座位上的旅客放在眼裏。那人老歡喜雙手交叉坐在那邊發呆。船長想了兩次才記起他的姓氏，叫貝爾杜吧。從外貌看來，是老老實實決不惹事的典型客人。

貝爾杜的確老老實實，但不能稱爲典型客人，因爲他和別人不同，正聚精會神地保持警覺。第一眼看來，他似乎對於周圍一切漠不關心，實際上他正緊張地注視情勢的發展，面頰上暴漲的青筋可以證明這一點。

「貝爾杜先生，你還躊躇甚麽呢？」哈里斯以最和平的口吻發問。

「你不能强迫我打針，我不會接受的。」貝爾杜以一口沉濁的英國腔答話。

哈里斯船長好言規勸說，「我沒有意思强迫你做任何事。但是你看不出這是爲大家好——也是爲你自己的好麽？你反對的理由是甚麽呢？」

貝爾杜猶豫片刻，「是——是因爲跟我的原則相違背。」他終於抓住了說法，「就是這麽同事，我信奉的宗教不准許打這種針。」

哈里斯曉得世上有這種冥頑不靈的人物，可是看不出貝爾杜竟是其中之一

「我可以插一句話麽？」哈里斯身後有人前來幫忙。

「當然可以，哈定先生。」船長表示歡迎，任何人挺身出來排解僵局總是好事。

「貝爾杜先生，你不贊成打這種針」，哈定以檢察官問案的語氣盤問當事人，就好像他盤問叔士特太太一樣。「可是我看得出，你並非出生於月球的本地人。從地球來的，人人要經過免疫處理——你沒有打過針，怎末到此地來的呢？」

這種盤問使貝爾杜無法作答，他只得惱羞成怒地答說，「這不關你的事！」

「當然不關我的事，」，哈定揚揚得意的說，「我不過出面幫忙而已。」他向前邁一大步，伸出左手來。「你把星際檢疫卡拿出來看看吧？」

哈里斯心裡想，這個要求眞夠傻。星際檢疫卡上面全部以磁帶記錄下了一應資料，無法以眼力辨別。貝爾杜的卡片一定也是如此的，不知哈定如何應用它。

貝爾杜不知所措地瞪眼注視哈定伸展開的巨靈手掌，顯然吃驚不小。哈定騰出右來矯捷地一個旋迴，哈里斯沒有看清他的動作，好像刀斬在頸根處，對方就乖乖地萎縮在座位上一動不動。哈定的柔道工夫十分到家，似乎比韋素珊制服威廉士太太還要高明一些。

「這可以使他在十五分鐘內安份守己，」哈定解釋工力的程度。「請遞一根針劑過來，謝謝。」他在已失去知覺的貝爾杜臂上打了一針，對於一個失去行爲力的人，針劑似乎無若何效用。

哈里斯對於情勢的發展暗中頗爲惋惜。他應該銘謝略展身手的糾察隊員，可是又覺得向乘客動武究竟不好意思。

「看看究竟怎末回事？」船長期待地提出詢問。

哈定捲起貝爾杜左臂的袖管，然後把手臂向外扭動，現出靠裏邊的肌肉。原來那人的皮膚上早已戳了數以百計密密麻麻的小針孔。

「你懂得怎末回事了吧？」哈定平靜地說。

哈里斯頷首表示會意。有的人想盡方法才達到旅行月球的目的。到現在爲止，舊世界的各種惡疾已經先後移植到月球上來了，包括打嗎啡的吸毒犯如貝爾杜者在內。

「我們不能責備這可憐虫不敢說實話。醫生關照過他不可以打針。從臂上的針眼看來，他接受治療已經有好幾個星期了。因爲他在心理上對打針生了恐懼。我們希望這一針不致於使舊病復發，不過暫時還不必替他擔心。」

「他怎末樣通過檢疫的手續呢？」

「啊，對於有特別問題的旅客有一個專設小組替他們檢查。醫生不會當衆宣揚的。他給這種旅客施行催眠術予以短期治療。這種病人爲數亦不在少，你要知道醫生希望他們去月球旅行一趟，可以有助於恢復健康，我想這也算是易地療養吧。」

哈里斯本來要多問哈定幾句話的，可是貝爾杜已經躭擱好幾分鐘，所以也就算了。柔道的表演頗有嚇阻作用。到現在爲止，除了糾察隊員以外，所有旅客均已就範。

「現在你用不着我了，」韋素珊向船長說，臉上帶着英勇的小小笑靨，「再見——沒有問題

的時候，叫醒我。」

「我會的，」船長應允她說，一面抱着她輕輕躺在座位上。等她闔上眼皮，哈里斯悄悄加了一句，「也許，一輩子再也不叫醒你。」

哈里斯俯身注視失去知覺的太空小姐達幾秒鐘之久，然後鼓足勇氣抬起頭來面對其他糾察隊員。他有數不盡的衷情打算向她傾訴——可是現在爲時已晚，也許他因永遠失去機會，而抱憾終天。

哈里斯用力嚥了一口氣藉以滋潤乾癟的喉腔。他轉過臉來面對五位旅客。現在還有一個問題尚待解決，巴大維心直口快地講了出來。

「好了，船長，」巴大維說，「你也不必賣關子，照直說出來吧。你要誰留下來跟你作伴？」

哈里斯把手中的五只圓唧筒予以分發，使他們人手一枝。

「謝謝你們的協助，」船長說，「我的辦法也許有一點戲劇性，不過這是直截了當的辦法。我分出的五枝，其中有一枝是不管用的。」

「我希望我這一枝管用。」巴大維不願浪擲時間。他果然如願以償。幾秒鐘以後，哈定，白揚，詹遜先後追隨那位芝加哥律師失去了知覺。

澳洲土著物理學家麥金齊這時如夢初醒地說，「唔，看起來，我也成了打更人。我被你選中，眞有點受寵若驚——也許你是聽其自然發展的？」

哈里斯答說，「在我掀開底牌以前，最好容許我先向羅黎士港報告我們的現況一下。」

他走到無線電播音器面前，把目前情況作了一次簡報。對方半晌答不出話來，幾分鐘以後總工程師勞倫斯這才開了腔，那時他聽到哈里斯詳細說明如何在艙內應付這種緊急情況，「你採取的措置，非常正確。縱然沒有遭遇施工上的困難，我們也不可能在五小時內來到你的跟前。你可以設法在五小時內保持警醒麽？」

哈里斯答說，「只我們兩個人，我想辦得到。我和他可以輪流當班使用太空裝的呼吸設備。我所擔心的是這些乘客。」

「你要經常檢視他們的呼吸狀況，假如發現有人吐氣急促，就給他噴一下氧氣。我們將在這一邊拚命加緊工作。你還有話要講麽？」

哈里斯思索片刻，才略帶疲乏之說，「沒有了。以後每十五分鐘我和你通話一次。」

船長慢慢地站起身來，他很困憊，因爲二氧化碳的毒性已經開始在他體質中發生作用。而後吩咐麥金齊說，「好了，博士——幫個忙，把那套太空裝遞給我。」

「眞對不起，我把太空裝早已忘掉腦後了。」

「我一直在擔心，生怕被別的客人想了起來。他們上船從氣閘室經過時，想必都看見太空裝的。有的時候，人就這樣健忘。」

他兩人費了五分鐘才把太空裝上的呼氣吸收罐連同可以供應廿四小時的氧氣筒拆卸停當。這一套呼吸系統設計成可以迅速拆除的設備，以便在緊急情況用人工呼吸的工具。

沙琳娜號上如今只剩下兩個人依然健在。他們覺得肺葉有點發痛，面對着那隻可以維持生命廿四小時的灰色鐵罐，他二人不約而同謙遜地說，「你先來！」

對於這種情形，誰也沒有悟出其中的幽默滋味，只乾癟地笑出聲來。最後哈里斯痛快地說，「我不和你爭論，」就把面罩朝臉上一套。

哈里斯一連吸了兩口清新的純氧，立時有說不出的快暢和喜悅，好像夏季跑了一天塵埃滾滾的鄉村土路以後享受到拂面的海風，又像從松林中刮來的一陣山風滌淨停滯在山谷中的濁氣。他又迂緩地行了四次深呼吸，把肺中殘存的二氧化碳掃數排去。而後把呼吸系統遞給麥金齊。

那四次深呼吸足以使他回復活力，也洗滌了淤積在腦海中的陳腐廢物。也許是心理作用，難道幾立方厘米的純氧會產生偌大的效驗？可是不管到底甚麼原因，哈里斯感覺有如得到了新生。現在他能夠面對五小時——或者更久的等待。

再過十分鐘，哈里斯船長憑添了一股信心，所有昏迷狀態中的旅客大都恢復正常的呼吸——不過很慢，而且很穩，他朝每位客人噴了幾秒鐘氧氣，便重新和基地連繫。

船長對無線電擴音器說，「哈里斯船長的定時報告。麥金齊和我現在都覺得好多了。所有旅客也沒有異狀。我會繼續啓用收音機的，時計到半點鐘再跟你連繫。」

「收到你的電訊。但是請你再等一下——這裏有好幾位新聞機構的代表想跟你談談。」

哈里斯一口回絕說，「對不起，我這兒有二十位昏迷的男女需要照料。」

那當然是故意的藉口，而且理由也很牽强。哈里斯搞不清他爲何給他們吃了閉門羹。他只覺得突然有一股難以宣洩的憤怒。「這年頭眞不像話，人家想要平平穩穩死掉也辦不到！」假如他曉得僅僅在五公里外，有一架電視攝影機高踞在亞里加客貨太空船的控制室上，準備伺機竊取鏡頭，他的火氣恐怕更要大哩。

「船長，你還沒有答覆我們問題哩，」麥金齊博士很有耐心地質問道。

「甚麼問題？哦——那個呀。不對，你不是憑幸運中選的。韓士廷准將早就和我研究過，我們都覺得讓你保持清醒最爲有用。你是科學家，別人還蒙在鼓裏，你已經察覺出機艙超溫的現象。後來我們請求你保密，你果然三緘其口。」

「好吧，我將竭盡所能以不負兩位的雅望。我的確在提高警覺，這是前所未見的事。相信與呼吸的純氧有關。最大的問題是——這瓶氧氣能維持多久？」

「專爲我們兩人，可以維持十二小時——足夠等到救兵的到達。可是我們必須分出大部份的氧氣給其餘乘客，如果他們有喘氣困難現象，就得噴兩下氧氣救急。所以我估計，這一瓶氧氣剛可勉强苦撐到得救。」

，當前是邏輯與良心相對抗的又一個事例。人類有史以來不止一次歷經相似的境地，太空時代

亦不例外。若干世紀以來，孤獨無援的一小隊人員，由於缺乏食物、飲水或者溫煦，常常在絕望的環境中和死亡搏鬥。現在是缺乏氧氣，大的原則並無不同。

至於哈里斯本人，他已經拿定了主意。他無須徵求麥金齊的同意，就猜得出對方的意願。他們不是自私自利的人，決不會打破頭搶奪鋼筒中最後一滴氧氣。但是，果眞到了最後關頭——

「你朝我笑個什麽勁呀？」麥金齊納悶地發問。

哈里斯十分放心，他對這位澳洲土生的科學家頗具信心。韓士廷就有一種使人心悅誠服的氣質，體質結棍的麥金齊也是一樣。有些人你覺得對他可以放下心的，麥金齊就屬於這一類型的人。

哈里斯卸下氧氣面罩而後答覆說，「你想要知道嗎？我在想，假如你決意留下氧氣瓶一個人享用，我就不會有多大生存機會了。」

麥金齊先是一陣驚愕，然後莞爾笑道，「我想你們這班月球土生土長的人，都有一點神經過敏哩。」

「我並不這想樣，」哈里斯說，「話說回來，在目前狀況下，腦力遠比體力來得値價。我的生活環境只習慣於你們六分之一的重力體制。順便問一聲，你怎麽曉得我的底細——我是月球土生土長的？」

「說實話，從你的體型可以看出來。你們月球土生土長的，都是細長的體型。而且膚色也與衆不同，大概因爲成年照射紫外線燈光，跟自然太陽光晒出來的褐黃色不同。」

「你的膚色眞够黑的，」哈里斯故意挖苦他說，「到夜晚，你恐怕會使導引系統發生偏差哩。順便請教一聲，你怎末起了個麥金齊這種怪姓氏的？」

月球上並不存在種族歧視問題，所以哈里斯可以毫無殫忌地開一個小玩笑。他甚至不知道地球上黑白分明已經到了甚麽程度。

「我父親在浸禮會受洗時，牧師給他起的這個姓氏。我也不淸楚這個姓，究竟有無遺傳學上的優越性。不過據我所知，我是不折不扣的澳洲高山族。」

「高山族？」

「對的，高山族。白種人沒有進入澳洲以前，我們是本地人。他們把我們趕上了山。以後的局勢就沒有甚麽好講的了。」

哈里斯，像其他月球上土生土長的人一樣，對於白人開疆拓土的歷史簡直是一竅不通。他不知道究竟是怎末回事。

「我想一定有一場戰爭？」

「那不能稱之爲戰爭。我們的武器是投矛和籐牌，他們使用槍砲。其實他們帶來的肺結核和花柳病效力比槍砲更厲害。我們大約費了一百五十年才挨過這兩種細菌的激盪力。直到一百年前——也就是說從一九四〇年以後——我們的人口總數才再度上揚。目前我們大約有十萬人的樣子

——讓你們祖先初抵月球時相埒。

兩個人盤膝打坐在地板上，剛好在駕駛座位的後面。氧氣瓶放在當中。每隔幾分鐘輪流取得吸氧口，僅僅吸它兩口。

假如不顧其餘人員的死活，哈里斯和麥金齊可能支持到與救難小組會合。如果只一個人使用，得救的機會就更大。試着讓其餘二十位也得救結果可能是同歸於盡。

「請不要把地球上的禍亂算在我的帳上，」哈里斯指正說，「我從來沒有到過地球，也不想去觀光一番——因爲我受不了那麽强大的重力體制。不過我曾經用望遠鏡觀察過澳洲很多次。我對於澳洲很是嚮往——你知道麽，我的祖先來自澳洲西北部的烏麥拉（Woomera）」（譯註：烏麥拉現爲英國的遠程飛彈試驗場。）「那是我們祖宗給它起的一個地名。烏麥是指我們投矛的第一節。」

哈里斯謹愼地提出疑問：「你們的人是否仍然有少數依然過着茹毛飲血的古代生活？我聽說在澳洲，仍有極少數的土著是過着初民的生活。」

「老式的部落生活業已結束。由於新興的非洲各國在聯合國群起攻擊澳洲，我們只得改變方式。我承認這種攻擊有欠公允，因爲我是澳洲第一，高山人第二。我也覺得我國的白種同胞有時太愚笨了，他們一定以爲我們這些高山族愚不可及。在上一世紀，他們之中有人以爲我們是石器時代的初民。不錯，我們的工藝是屬於石器時代的——但是人並不是石器時代的人。」

哈里斯覺得在塵灰下方和人閒談另外一個世界的古老生活，未免荒謬絕倫。他和麥金齊兩人必須守護二十位在昏睡中的同伴，至少有五個鐘頭不能休息。他們勢須找點樂趣，擊退睡意的侵擾。還有比這樣聊閒天更好的辦法麽？

「博士，就照你說的，我暫時承認你的族人並非石器時代的人——白種人憑那一點那麽樣自說自話呢？」

「根據愚蠢的假設。他們認爲一個人不懂得計數目字，不會寫字，或者英文說不好，他就是蠢才。我可以我家庭的一員做爲例證，我的祖父——第一位麥金齊——活到西曆二〇〇〇年，他的算術能力最多數到十爲止。

「現在以我爲例，我可以寫出月球軌道運動的微分方程式，但是我不能說我的智慧比祖父高明多少。假如我和他老人家易地而處，他也許成爲比我更好的物理學家。我們兩人的人生機遇各不相同——如此而已。祖父從來沒有機會學算學，我從來沒有機會在沙漠中養家活口，其實，那是一樁必須全天工作而且需要高度技術的麻煩事。」

停了一歇麥金齊感慨萬分的繼續說，「我們目前的情形可以說和祖父的工作非常相似，不過我們手頭縱有擁有投矛和火棒也派不了甚麽用場。或許略施巫術也能稍有幫助，可惜我又不會念咒、畫符。」

哈里斯接下去問道，「你們改變了原始的生活方式，你不覺得難過嗎？」

「我爲何要難過？我根本對它一無所知。我是出生在澳洲東北海岸的布列士邦市的，我先已學會如何運用一部電子計算機，而後才見到土著的土風舞——可洛波里。」

「甚麽叫可洛波里？」

「部落的宗教祭祀舞，我無意出任部落的貴族，度着簡單的生活。我的祖先是好人，我一點也不以他們爲羞辱，只不過地理環境使他們難以發展而已。」

哈里斯思索半晌，而後他看看手錶，很認眞地說，跟基地連絡的時間又到了。讓我們把乘客名單匆促地檢視一次。」

（三）

總工程師勞倫斯發覺時機稍縱卽逝，架設圓頂橡皮屋以及改善乾涸海工作條件的努力統統要擱在一邊。現在第一要務，就是設法把空氣管路趕快送到沙琳娜號上去。工程師與技工們勢須穿着太空裝汗流浹背加緊施工，直到完成輸氣任務而後已。他們忍受熱浪的煎熬不會太久的。假如不能在五或六小時內完工，他們就用不着再做了。沙琳娜號連同遇難人士勢將長眠於此。

在羅黎士港的修護工場，緊急措施創作了許多奇蹟。連供氧容器，二氧化碳吸收器，溫度壓力調節器，濕氣吸收器在內，一套完備的冷氣系統整個拆卸開而且裝上了載物橇。克勞維士城月球物理組派來的火箭拖車上面載負一部小型鑽床也升火待發。此外未經試驗的特製鋼管組合也準備停當，可以在現場試裝，因爲根本來不及進行配修與調整。

勞倫斯沒有必要督促員工，他不時檢視庫房發出的器材與零件，以及從工場運上塵橇的組合件，同時竭力思索現場在工作中可能遭遇的困難。

有好幾次勞倫斯以無線電話向哈里斯諮詢技術方面的細節，例如探問艙內目前的溫度和壓力，機艙超壓調節是否發生作用，以及鑽通機艙頂部最適宜的位置。哈里斯回答的聲音越來越小，也越來越慢。

雖然新聞記者想盡方法要跟總工程師談話，他堅決拒絕他們的訪問。羅黎士港現在來了許多

報社訪員，月球與地球間的音頻與視頻通信波道，幾乎有一半被各大報社所佔用。勞倫斯只發布了一則簡短的消息說明當前情況以及他的意圖，其餘的統歸行政當局負責答覆。然後技術部門才可能全力準備營救行動，不虞受到外在的干擾。他在電話中曾把這個意願向管理局長與奧爾森陳述過。

勞倫斯忙於協調，聯繫，連抽個空看電視也騰不出來。他聽說天文學家陸遜已經成爲舉世聞名的新聞人物，當然這得歸功於星際新聞社那位仁兄的獨具慧眼。相信星際社的分社主任一定心滿意足了。

實際上分社主任師本塞毫無心滿意足的感覺。他目前雄踞絕跡山脈山麓的一塊平崖上，從亞里加客貨火箭的控制室舉目下望。他花費偌大的包船款項來到現場，現在他一無所得在枯等着，好像壓根沒有出現新聞故事的可能性，在塵橇到達以前，沙琳娜號恐怕已經回天乏術了。期待已久，可能使千百萬觀衆守視着電視機的太空救難鏡頭也許永遠不會成爲事實。

……人人喜歡注視如何把二十二位遇難人士從死亡邊緣搶救出險；如果讓人家看太空追悼會，人們就興趣缺缺了。

師本塞自純新聞學觀點做了如上的狀況分析。不過就一位旁觀者的立場而言，他此時的心情也是非常難受的。他就在絕跡山的山崖上，離失事現場不過五公里遠，然而對於這近在咫尺的大悲劇，竟然束手無策，一點助力也沒有，眞够他傷感的。不止一次，師本塞兀自思量，亞里加號可有甚麼可以出力的地方，但是想來想去仍然無能爲力。他與沙琳娜號之間被無情的塵海所隔絕。他毫無辦法可想。

× × ×

沙琳娜號上，現在變得異常的寧靜，哈里斯非常羨慕其餘二十位難友，如果能像他們那樣在夢境中消遙，該多應自在。

哈里斯大有度日如年之感。自從他和麥金齊擔任昏睡中同仁的監護人以來，熬到目前才四個鐘頭。他們每隔十五分鐘與羅黎士港以電話連絡一次。

正在他們感到精疲力竭，無法支持之際，忽然聽到期待已久的消息。

總工程師以堅毅不拔的微弱聲音對他說，「我們就要來了。請你們多挨一個鐘頭。那時我們可以到達你們頭頂的塵海。你們目前感覺怎樣？」

「累得很，」哈里斯慢吞吞答說，「不過，我們可以再拖一段時間。」

「好的——以後每隔十分鐘，我呼叫你一次。把你的耳機開關打開，音量放大一點。這是醫官出的主意，他們說不能讓你們睡着了，睡着了就太危險。」

銅器喇叭的奏鳴曲響徹月球世界，然後向地球乃至整個太陽系傳揚。法國作曲家貝遼滋再也不會想到，他的拉可齊進行曲能够憑藉撩人腑肺的旋律，在作品問世二百年以後用作另一世界振奮人心的靈丹。

進行曲在沙琳娜號艙內一而再，再而三地播放着。

血液在他的血管中流動幾乎以脚掌和着節拍敲打地板。

哈里斯的肺葉幾乎充塞了無用的廢氣。它們仍然一張一歙繼續工作。他心裏有數，如果要挨過漫長的另外一個小時，他必須繼承往昔的堅持精神。

總工師到勞倫斯蹲踞在塵橇一號的小甲板上，也聽到貝遼滋的進行曲。他的精力大爲振奮。他率人類支塵橇艦隊，正在馳赴戰場的途中，要與個星的永恆大敵搏鬪到底。當人類的領域由一個星球到另一星球逐步擴展時，大自然的阻力隨時以不同的裝束，不同方式在恭候大駕。在這個僅僅居停一兩代的月球世界，死亡的危機以千面怪獸的姿態潛伏在各處，隨時可能出擊。無論戰涸海是否放鬆已經擄獲到手的戰利品，勞倫斯現在只確知一件事——到明天，一場肉搏的白刃乾卽將展開。

每隻塵橇拖曳一具載物橇，上面載滿了器材和設備。大部份是用以構築浮筏的空油桶。塵橇一號到達現場，卸儎以後勞倫料就立卽遣送它返回羅黎士港裝儎第二批物資。這樣，總工程師在現場與基地之間可以維持穿梭運輸，假如他迫切需要某一器材，在一小時以內一定可以獲得。當然他未免過於樂觀了。也許等他和沙琳娜號恢復了直接的連絡，就不必這樣倉促行事了。……

羅黎士港的棚廠建築漸漸從地平線上消失以後，勞倫斯立刻指示屬下開始熟習工作程序。本來他要在出發之前練習一次施工上的「彩排」，可是由於時機緊迫，只好放棄了。最重要的事莫

過於提前開工。

「鍾士，賽可斯基，葛爾曼、馬叔易——你們四位注意聽着，我們抵達預置的測桿，馬上動手卸下空油桶，按規定加以佈置。你們放置停當以後，由布魯士和何智負責加裝橫條。工作時要特別小心，一顆螺閂和螺帽也不可以掉下塵海。把工具統統用繩索拴在衣服上。萬一工作時翻身落海，不要害怕。我有經驗，你不會沉得很深的，頂多幾個公厘而已。

「賽可斯基，鍾士，你們兩個幫忙加鋪橫條上的地板，浮筏的構架一裝好，馬上就鋪地板。葛爾曼，馬叔易——只要有立錐之地你們就着手拼裝鋼管和通氣管。君渥和任乃迪——你們兩人負責鑽孔——」

工作分配和預計進度在點點滴滴安排之中。勞倫斯預見到施工中的最大煩惱，大約是各組人員間不免有互相礙手礙脚的地方。只要出了一個小錯，可能使得前功盡棄。他又害怕計劃得不够周詳，把某一重要工具遺留在基地，而未曾帶塵橇上來。他不敢多想，萬一功虧一簣，又當如何是好呢。他最怕困在沙琳娜號中的二十二個人在救難隊到達時死去。

在絕跡山麓，師本塞一面用雙目鏡向乾涸海凝神掃瞄，一面收聽無線電通信。每隔十分鐘總工程師勞倫斯就要呼叫沙琳娜號一次，每一次的反應似乎要遲鈍一點。不過，哈里斯和麥金齊兩個人憑仗强烈的意志力——也許多多少少歸功於古典音樂的振奮功能——居然並未失去知覺，仍然在苦苦支撐之中。

「那種心理治療的樂曲現在放送的是甚麽了？」師本塞問。控制室的另一端，電視攝影記者白宙士應聲擰大一點音量開關。於是「戰神之婢進行曲」的旋律就響徹了絕跡山這一片大地。

亞里加號船長安生抱怨地說，「我想不透，他們播放的怎麽都是十九世紀以前的老古董？」

「倒也未見得如此，」攝影記者白宙士指正說，一面調整他的相機。「現在調子改了，換了查柴道林的軍刀舞曲。這首曲子不過是一百年前的作品。」

「塵橇一號通話的時候馬上又到了。」白宙士關照大家，控制室內立時鴉雀無聲。

果然就在這時塵橇的呼叫音符響了起來，由於距離非常接近，亞里加號可以直接收到訊息，而無須再由藍氏二號中繼衞星的接轉。

「勞倫斯呼叫沙琳娜！再隔十分鐘，我們就可以來到你們頂端。你們都好嗎？」

又是一陣令人苦惱的中斷。這一次幾乎停頓了五秒鐘。而後才有了回音：「沙琳娜回話。此處無變化。」

只簡單的一句話。顯然哈里斯船長極欲保持體力，不願稍作浪費。

「十分鐘，」師本塞說，「現在該看得見了。螢光幕上有顯示沒有？」

「還沒有，」白宙士答說，一面伸頭向地平線極目遠望，再循弧線向旁邊掃視，除了墨玉般的太空之夜，甚麽東西也看不見。

白宙士兀自思量，月球對於攝影的人而言，的確有不少難題有待克服。景象太過極端，不是白得像石灰，就是黑得像黑漆，沒有介乎二者之間的柔和色調。此外還有永不眨眼的星辰，不過那可以作爲美學的問題，而非照相技術的問題。

電視觀衆渴望能從電子屏上看見月球天空的星星，縱然在月球的白晝也要看到，因爲它們的確在那裏。可是實際上人們的肉眼通常是見不到的。在白晝，由於日光過於强烈，月球的天際呈現出的是一片空幻而絕對的黑顏色，假如你在月球的白晝，要想以肉眼看天空的星星，使用一副遮在其他光線的眼罩就可以辨得到。那時你的瞳孔漸漸放大，星辰會一個個的出現，直到充溢你的視野。但是你若向原野斜睨一眼，天上的星星就統統失去蹤影。簡單地講，在月球你的肉眼只能看到一面，要麽只看白晝的星空。

他把電視攝影機準備停當，失事現場救難行動只要一開始，就可以攝入鏡頭向總公司傳遞。新聞組已經剪輯了若干背景資料作爲本次專訪節目的參考。例如絕跡山脈外貌的特寫鏡頭，向乾涸海作一次慢動作的伸張，以及揷在塵海中那一根測桿的放大特寫。相信沒有多久，這部電視攝影機將辛苦地連續工作好些小時，向幾十億觀衆發佈最聳動的太空新聞現場報導。他不能預知這一冒險的後果究竟如何。可能是全盤的失敗，也可能成爲本年度最偉大的電視新聞特輯。

白宙士忍不住在這要緊的關頭伸一手在衣袋裏不停把玩他預先埋藏的符籙。

身爲電影與電視工程師學會的一位會員，口袋裏竟私藏一塊護身符似的玩物，這倒是出人意表的怪事。白宙士一向帶着這小玩意兒在身邊的，直到他拍攝的素材順利出現在電視屏上，他才

停止摩挲它。

「哂——他們來了。」從師本塞發出的大聲吼叫，可以想見已經壓抑已久的一股緊張情緒。師本塞放下雙目鏡，朝電視攝影機瞄了一眼。「你的鏡頭似乎太偏右了一些！」

白宙士已經採取措施，迴轉他的機器。在取景的顯示屏上，遠方一坦平陽的天地線路終於被外物所打破。在海天相交的分野弧線上，出現了兩個閃爍的小光點。塵櫺一號、二號已經來到乾涸海的失事現場。

縱然使用最長焦距的鏡頭，塵櫺仍然看來既渺小，又遙遠，白宙士希望觀衆獲得的正是這樣景象，讓他們分享一點孤寂和空虛的滋味。他順勢轉過臉看了亞里加號的主電視屏一眼。不錯，他們已經把他的鏡頭向地球傳遞之中，電視屏正放映星際新聞社的專稿。

他伸手從衣袋中掏出一冊袖珍日記本似的接收機，朝攝影機上一擱。只見他扳了鏡頭的蓋板一下，顯示屏上立時顯出色彩與動作。同一時間，有一個像蚊子的小聲音發言說：「你現在收看一〇七頻道，星際新聞的特寫節目——我們請諸位來到月球的乾涸海。」

亞里加的主電視屏正傳播小顯示屏上的鏡頭。攝影機的現場收穫由亞里加發射機以遙測術傳遞到五萬公里外的蓋氏二號中繼衛星站。在那裏經過接訊機捕捉以後放大好幾百倍，再向地球衛星追蹤站拍發。最後穿透一百公里的離子層進入了星際新聞的終端大廈。然後揉合了數不盡的音波、電波，才造成使人們倍感享樂的電視節目。

在終端大廈中節目編導，特殊效果部門，工程助理人員挨次投入份內的努力——再由原來路徑通過蓋氏二號中繼台以强力發射機廣播至近地站，另外由蓋氏一號中站繼加强後向遠地站廣播。電視攝影機拍得的照片在顯示屏上呈現景象，其間曾經越過七十五萬公里的距離。

他納悶費了偌大的工藝精力是否值得。自從發明電視以來，人們一向有這麽一個疑問。

（二二）

相距十五公里遠，總工程師就發現到龐然大物的亞里加號太空客貨船。塑膠與金屬材料製成的外殼，被日光照得閃耀矚目，勞倫斯再也不會忽視這樣明顯的目標。

「好傢伙，那是甚麼呀？」他不禁自語地說，當然他立刻獲得了答案。顯而易見，它是一艘太空船。離開基地以前，他就耳聞到某家新聞巨擘已經包了一艘差艇打算飛到絕跡山來找現場故事。這不關他的事情，雖然他一度想過應否派遣太空船載運器材到現場，以便爭取營救的時間。不幸，他的計劃不能實現。在海平面標高五百公尺範圍以內，地圖上沒有安全的降落場地。師本塞用的那一塊平崖用來架設攝影機倒很合適，用做輸補據點就不相宜了。

總工程師不喜歡在現場的每一細微活動，被人在山地用望遠鏡頭的照相機拍攝成新聞。可是他又有甚麼辦法呢？他曾經一口回絕新聞界想派一位攝影記者在塵橇上追隨在側的要求。勞倫斯那裏知道他謝絕照相機同行，只有使星際新聞社暗中歡喜，而其餘各家報館却非常的失望。後來他也想通了，幾公里外停着一艘太空船並非絕對的有害，說不定對他也有好處哩。它可以提供額外的通信連繫，也可以供應緊急的支援事項，甚至於在圓頂橡皮屋沒有設許完備以前，當做臨時休息處所。

兩艘塵橇一左一右地停在測桿旁邊，人員立即開始動作。八位穿着太空衣的人，以矯捷身手按照預定計劃近速解開捆綁繩索，清理巨大的圓筒狀空油一箱和一束束的構架材料。鑿了孔的角鐵用螺絲桿固定並且連接成構架，平舖在作爲浮筏的圓空桶之上，最後才釘上一層質料輕巧的纖維玻璃地板。

月球上的建築工程從來沒有像這樣在千百萬觀衆面前公開展示過。多謝位於絕跡山麓的電視照相機，使世人明瞭它們原來是這麼回事。八位工人只顧加速建造做爲施工場所的浮筏，他們並不曉得有幾百萬觀衆在注意他們的工作。他們架設好工作平台之後，第二步是安裝並且校正機械鑽架，這才可以把救命用的鑽頭慢慢向下伸展，直到接觸了沙琳娜號頂部的艙殼爲止。

每隔五分鐘，有時還不到這麼久，勞倫斯總要和沙琳娜通話一次，告訴哈里斯與麥金齊現在的工作進度。其實他並不知道他們的通話，經過電視廣播系統傳播以後，已由迫切等待的世人所分享。

經過漫長的二十分鐘的架設準備，鑽頭設備已待命施工。像魚叉狀的鑽桿，長約五公尺，就要插入海底，努力於救人而非叉人的工作。

勞倫斯對着話筒說「第一段鑽桿，就要下來了。」

「你們最好趕快，」哈里斯有氣無力地答說，「我恐怕撐不了多久了。」

哈里斯好似陷身在大霧中，他已經記不起這個霧氣興起了多久。他只覺得肺部隱隱作痛，其實也不算太難受——只有說不出的疲乏。他現在把自己當做一個機器人，在機艙內準備策應某一

項早已忘記的工作。他也說不出究竟是甚麽一種工作。他的手裏拿了一把巨大活動扳手，那是幾個鐘頭以前從工具箱中挑選出來的。他推想遲早會借重它的。最低限度，時機來臨時，就憑這把大扳手可以提醒他應該如何出力。

哈里斯好像從耳機中聽到兩個人在遙遠處所談話，或許他們忘記調整波段，所以讓他意外地收聽到了。

「我們不如把它擰緊讓它固定起來。那麽一來，鑽頭只能從這一端鬆脫。假如他體力軟弱到擰不動它呢？」

「我們不得不冒險一次。其他兩個管子還沒有接合好，裝管子又要躭擱一個鐘頭。遞給我那個——」

波段變動後，無線電重歸寂靜。可是從已經聽見的，已够使哈里斯氣得昏天黑地了。太看不起人了嘛。我要表演給他們瞧——我和我的好博士麥——麥甚麽來？他再也想不起博士的姓氏。

哈里斯慢慢旋轉他的座椅，向滿目創夷的機艙張望。有一會工夫他無法從橫七豎八的人體中辨認出那位澳洲籍的物理學家來。定神一看，這才發覺他跪在威廉士太太的身邊，把氧氣筒的面罩朝她臉上覆蓋。麥金齊根本不知道氧氣筒已經空空了，附帶的氧氣表指針早就回到了零。這時無線電傳來消息說：「我們差不多要到了。你們隨時可以聽到我們鑽頭的聲音。」

這麽快？哈里斯有一點不敢相信。但是，這有甚麽稀奇，一根沉重的鋼管摔在塵灰中很容易憑重量墜下來的。他居然可以自行推理，哈里斯頗爲高興。

砰的一聲——甚麽東西敲了艙頂一下，可是在那裏？

哈里斯以微弱聲音說，「我聽見了，你們接觸了機艙。」

那聲音在耳機中回答說，「我們也知道。我們察覺出這個接觸。但是，其餘要靠你幫忙了。你能告訴我，鑽頭在甚麽部位？它是位於艙頂的空隙部位呢，還是剛好碰到一大堆線路呢？我們要提起再放下，這樣變動幾次，看看你能否確定它的位置。

鑽頭一次、兩次敲撞艙頂，篤、篤……他簡直無法確定聲音究竟來自何處。好吧，反正也不會有甚麽大不了……

「就從這兒開鑽吧，」哈里斯咕噥說，「你們是在空隙中。」他一共說了兩遍，才使別人聽得懂。

電鑽馬達立刻響了起來，鑽頭在機艙的外殼開始打轉。哈里斯可以聽得很清楚，對他而言，這是比甚麽都美妙的一種音樂。

不到一分鐘鑽頭排除阻礙，在外殼上打了一個洞。他聽見穿孔的聲音，也聽見馬達停止轉動。操作者把鑽頭向下墜了幾公分，接着就在內殼上急速地打起轉來。

現在，那聲音越來越響，也可以確鑿指點出它的位置。哈里斯不免有一點驚惶，因爲他注意到鑽頭穿孔的部位可能傷及正好位在艙頂中央的主要電纜。假如鑽通了電線……

哈里斯船長顫巍巍站立起來，慢慢地一步一步挨到發出聲音的所在。他剛剛走到那裏，正好有一勺塵灰從頂上傾瀉而下，叭的一聲，機艙的電燈同時俱告熄滅。

幸好備份照明燈仍然亮着。隔了好幾秒鐘，哈里斯的眼睛才習慣這種暗紅色的燈光。他這才看見適才出聲的地方，已有一根鋼管通過艙頂伸到客艙中來。那根管子向下又伸展了大約半公尺，才停住不動。

耳機裏隱約聽見無線電中相互交談的聲音，可能是很重要的談話。他一面想聽出來究竟他們談的甚麽，一面把活動扳手調整好尺寸，準備把它固定在鑽頭的螺帽上。

「在我們沒有要你做的時候，不要鬆脫鑽頭，」從無線電傳來一個細微的聲音這樣的指示說，「時間太倉促，我們來不及在這邊裝上一只單向瓣門——鋼管的這一頭跟太空相連。等準備停當，我們再告訴你。我重複一遍——在我們沒有要你做的時候，不要鬆脫鑽頭。」

哈里斯但願聽不到那人嘮叨話，他確確實實知道自己能做甚麽。假如他傾全力扭轉扳手的長臂，當鑽頭脫落以後，他就可以痛快的自由呼吸了。

扳手沒有轉動麽？他再度用力扭轉。

無線電發出糾正說，「趕快住手。我們還沒有準備好。你會失掉機艙內所有的空氣的。」

哈里斯並沒有把耳機傳來的糾正聲音聽進去。他心裏想，大概搞錯了門路。螺絲的紋路本來有兩種，向右轉，或者向左轉。會不會我轉錯了方向，當我想鬆脫它時，却是要它越擰越緊？這東西頗不簡單。他先看看右手，再看看左手，都幫不了忙。耳機裏又在喊叫了，那小子也幫不了忙。好吧，可以改一個方向轉轉看是否管用。

他以手臂挾住鋼管，一本正經地仔細檢視一匝。於是換了方向，兩隻手壓住扳手的長柄，然後以整個體重竭力地推磨，他的頭垂得甚低。

「潛望鏡升起！」哈里斯意識地喃喃呼叫。這是從那兒學來的術語？他想不起來了。他記得在甚麽地方聽見別人這麽吆喝過，而且現在應用上也很得當。

哈里斯鼓足餘勇拚命推動扳手把柄，在他體重出力壓迫下，鑽頭的螺絲扣開始鬆動，於是輕易地一圈圈地吐出了螺絲帽。

在十五公尺深的正上方，總工程師勞倫斯和其他幾位助手因爲發生意想不到的事端呆在那裏一時不知何是好。他們曾經設想過可能演變的不下百種意外，可是單單不曾料到這一層。

「葛爾曼，馬叔易，」勞倫斯大聲斥責說，「不要發呆，趕快接氧氣導管！」

勞倫斯雖然在大聲吆喝，他心裏有數，恐怕爲時已晚，回天乏術了。要把兩處接頭旋緊。才能使氧氣源源地供應。兩處螺絲接頭需要一圈一圈旋緊結合在一起，又不是可以用箍夾方式快速連接的。設計時誰會設想到這兩種不同接合方法竟至關係到廿二條性命的生死呢。

縱然在體力十分羸弱的狀態，哈里斯只顧低頭推磨。把扳手柄圍繞鋼管團團地轉個不停。此刻鑽頭已經鬆了約莫二公分深，大約再有幾秒鐘就可以掉下來。

啊——快好了。他似乎聽見微弱的絲絲聲，而且越轉聲音越大。大概是氧氣擠進來的關係。再再隔幾秒鐘，他就有新鮮氧氣衝進艙來，一切困難就可以迎刃而解。

絲絲聲逐漸演變爲吹口似哨的尖嘯。哈里斯覺得這是不祥之兆。他第一次懷疑起來。出了半天力，有沒有搞錯。他暫停一歇，他的心智活動頗爲迂緩，但是想了半天覺得並沒有做錯。如果無線電命令他不要動手，他會服從的，可是耳機裏並未繼續傳播命令。

唔，繼續未完成的工作吧。多年以來以沒有像這樣沉醉過。他全力推動扳手把柄，整整轉了一圈。鑽頭果然鬆脫，他也一道的頭朝下跌在地板上。

同一時間，機艙中發生嘯叫的回聲，一陣大風掀起零星放置的紙頁好像秋風中落葉。客艙空氣由於突然膨脹而發生冷凍作用，頓時形成一層濃霧，氤氳在周圍。等哈里斯翻一個身，定神理會究竟出了甚麼亂子時，他陷身在一團濃霧當中，甚麼也看不見。

到底是個訓練有素的太空人，哈里斯曉得那種嘯聲只有一個意義。他自動自發採取緊急的應變措施。必需找到某種平實的東西蓋覆着出氣洞孔——只要夠結實，甚麼東西都可以。

他驚慌失措地向腥紅色的霧氣張望，因爲不斷從洞眼向太空中擴散的關係，霧已經變得稀薄起來。尖銳的嘯聲震耳欲聾，眞想不到這樣小的鋼管洞孔可以製造偌大的嘈雜音響。

哈里斯艱難的抓住座位的扶手，越過昏迷不醒的難友，幾乎失去希望時，他忽然看見可以派用場的東西。是一本巨幅精裝的書本，被人扔在地板上，那本書從中間攤開着。

他拾起那本「橘子與蘋果」，用力撕下一疊書頁朝鋼管的出口一托。嘯聲立時中止，狂風也停止肆虐。有一會工夫哈里斯站在地板上搖搖擺擺像個醉漢，終於兩膝一彎，頭朝下倒在地板上面。

（二二）

電視攝影機在緊要的關頭竟然拍攝到令人難忘的意外景象，這是專家們始料不及的事。新聞評論員和現場攝影師都不會有好好的準備。過去的卅分鐘，一直以浮筏爲取景的對象。那兒的活動不太頻繁。於是，毫無警兆，出現了這種現象。

看起來簡直不大可能，突然之間有一股强力噴泉從乾涸海表面的失事現場冒了出來。自宙士自然而然搖動攝影機追蹤那一股向天空垂直噴射的氣柱。天際的星星，出於編導的要求已經映在畫面上。只見這股氣柱向高空擴張，散成巨大的花雲，又奇觀，又古怪。只有七、八十年前曾使人類恐懼的核爆蕈狀雲差可比擬。當然這花雲的規模要比原子雲小得多。

這氣柱擴散而成花雲只表演了幾秒鐘的工夫，可是就在這短暫的期間，數百萬觀衆會守在電視機螢光幕前，瞪眼觀賞，不忍離開。他們奇怪在這荒涼的乾涸海怎麽會出現偌大的水氣柱。不久這一現象突然自螢光幕上消失，仍然返回神秘而寧靜的本來面貌。

那一股直冲天際充溢水份的氣柱，也使浮筏上施工的人們看得目瞪口呆。他們正忙着裝配氧氣管的接頭，可是也感覺到冒氣時的震動。假如哈里斯未會堵塞空氣的流失，或早或晚也會做到同樣的目的，因爲這股氣體的衝力並不太大。不過，只怕動作較晚，恐怕緩不濟急罷了。

「呼叫沙琳娜號，塵橇一號呼叫沙琳娜號！」勞倫斯直着頸子呼喊：「你能聽見我嗎？」

塵上巡邏艇的發訊機並未使用，沒有聽見回音。總工程師甚至於未會聽見他的擴音器應該從客艙中激起的反響。

「接頭已經好了，報告總工程師，」葛爾曼說，「我要不要把氧氣製造機開好車？」

勞倫斯心裏盤算，縱然開好車也未必有好處，如果哈里斯自己又把鑽頭的螺絲帽旋緊在鋼管的底部的話。我但願他並未旋緊鑽頭，而是用一樣東西抵住鋼管的底部，那我們就可以衝得開它……

「OK」，總工程師下令開車，「把氧氣機打開，啓用最大的壓力——」

突然砰地一聲，堵在鋼管底部「橘子與蘋果」的書頁被洶湧而來的氧氣冲得四下飛散。從鋼管洞口向機艙之內湧進一股冷颼颼的氣流。

氧氣氣柱向艙內吼叫着長驅而入，有好幾分鐘之久似乎並未產生任何效果。最後哈里斯慢慢在蠕動，想要坐起來，可是正好被直射的氣挂打倒在地板上。這股氣柱不能算有多大的衝勁，只不過這個時候的哈里斯太懦弱了一點。

他乾脆平平躺在甬道上，讓冰冷的氣流打在臉部，好享受清新的氣流。只幾秒鐘光景，他已經完全恢復了，雖然頭還是不停地裂痛，但已想出半小時前出過甚麽事情。

當他回憶到自己如何努力鬆掉鑽頭再和逃脫的空氣搏鬪時，幾乎又嚇暈了過去。但是現在不是檢討過往失敗的時候。最最重要的一點，他已經得救——幸運的話，也算搶回一條命。

哈里斯一手挾起昏迷中的麥金齊，猶如抓着一隻瘸腿的洋娃娃，然後放在金屬管的出口聽任氧氣吹刮。現在客廳壓力業已回復正常，出口的衝力大爲削弱，相信再隔幾分鐘即將變成一股溫和的微風。

那物理學家不久就醒過來，莫知所措地向四週略作張望。

「這裡是那兒？」他還沒有清醒過來。「哦——他們跟我們恢復連繫了。謝謝上帝，我可以自由呼吸。電燈怎末不大亮了？」

「沒有多大關係——我就可以把它修好的。我們要使每一個人儘快來到管子這一頭，多多吸進些清新的氧氣。最好來一下人工呼吸。」

「我得行個五或六次深呼吸也就够了。我們不過清除他們肺裏的廢氣罷了，並不試圖使他們復活前一半機艙的客人歸你，後面一半歸我。」

「可是，我們只有一部供氧氣器械呀。」

哈里斯一本正經地回答說，「不礙事的。」就俯身照料他的病患。

麥金齊哦了一聲，添附着說，「我倒忘記了。」

哈里斯早已胸有成竹。他照直趨近太空小姐敎素珊的面前，施行面對面由口腔吐氣的最古老的救生技術。發覺小姐恢復正常呼吸動作以後，他就沒有繼續下去。當他正打算替第三位服務時，無線電又發出令人沮喪的呼叫。

「哈囉，沙琳娜號——有人聽見我呼叫沒有？」

哈里斯只得停下救人的工作，握起擴音器。

「哈里斯發音—我們還好。正在替乘客們施行人工吸呼術。沒有時間多談—等一會再跟你連絡。我這裏放在大開位置，隨時向我們廣播好了。」

「感謝上帝，你們都很好—我們幾乎要宣告絕望了。你把鑽頭鬆掉以後，可把我們吓慘了。」

哈里斯一面朝熟睡中的雷德萊先生嘴對嘴吹氣，一面靜聆總工程師的廣播。他不願意再提及已經過去的那一樁意外。他曉得不管以後如何發展，他一輩子也忘不了這一個過失的。可是話說回來，這樣一次快速度的客艙減壓，毋寧使大家受惠匪淺。在那一分多鐘的急速減壓期間，沙琳娜艙內積存的廢氣大部份藉虹吸作用一湧而出。正常情形，一只直徑不過四公分的金屬管用來排洩如此體積的機艙，至少要三分鐘以上的時間才够。

勞倫斯在繼續的廣播：「現在請聽我講：由於你們經歷了相當久的超溫，我們要儘量使你們獲得沁涼的氧氣，以不出紕漏爲宜。覺得太冷或太乾燥的時候，馬上告訴我。

「再花五分到十分鐘，我們就可以鑽通第二根管道。機艙建立循環換氣系統以後，就可以接受你們整個的空氣調節負荷。先得把工作浮筏向後移幾公尺的距離。現在浮筏開始後移，等一會再跟你通話。」

哈里斯與麥金齊博士繼續不停地忙於驅除積存在昏睡伙伴肺葉中的廢氣。然後雙雙躺在地板上喘氣，帶着經已克服苦難的勝利歡欣，期待第二根鑽頭在後艙頂上露面。

十分鐘以後，他們聽見氣閘室的外殼砰然作聲。勞倫斯用無線電請求校驗穿孔的部位。哈里斯告訴他這一次很成功，沒有傷到任何電器線路。

機艙內寒意已濃，哈里斯和麥金齊只好穿上衣服，又用毯子給睡覺的客人們蓋好。可是哈里斯不願意要上面停止送氧，只要沒有差池，他寧可冷一點。他希望藉沁涼的氧氣驅除煎熬已久的超溫。更重要的是，現在艙內溫度既然降低很多，沙琳娜的自備空氣潔淨設備可能恢復其正常功能。

第二根管子伸入機艙以後使他們獲得了雙重的保障。在浮筏上的救難小組將繼續供應空氣，而機艙內也可以夠維持幾小時甚至一天的氧氣存量。他們可能仍舊要在此地等待頗久一段時間，不過令人擔心的懸岩業已過去，除非月球本身又在搞甚麽新花樣。

× × ×

亞里加號的安生船長欣慰的說，「好呀，師本塞先生，這一次專差眞是不虛此行。你好像弄到了獨家新聞。」

師本塞一連工作了好幾小時，他忙得上氣不接下氣，其勞累的程度不在兩公里外穿太空衣在浮筏上趕工的人員之下。他可以從取景屏和中型螢光幕上監視着施救的現場。雖然穿着累贅的太空裝，忙累了以後照樣要休息。

其中五位技術人員在那邊閉目養神，以一種怪誕的姿態在研究眼前的問題。這些人穿了太空衣泡在浮筏附近的塵灰中載浮載沉，像是橡皮洋娃娃。師本塞沒想到太空衣有這樣大的浮力。他們讓出有用的場地以便同事在上面施工幹活，同時泡在塵灰有如躺在沙發裏一樣的舒適。

留在浮筏上的三位組員，在緩慢地跑來跑去，調整與校驗設備。特別加意照料的有兩樣器材：一個是長方體的空氣淨潔機，另一個是附屬在上面的球形液氧容器。

……電視攝影機配有極優異的光學與電子元件，適當調整後看這些器材好像近在咫尺，連儀表板的讀數都清清楚楚。縱以中等精度的放大，也能輕易辨別出有兩根粗大的管子通到看不見的沙琳娜號上。

現場呈現一片寧靜與安詳的氣氛，和一小時以前的忙亂形成尖銳的對照。要等待第二批器材和設備運來，才有得忙。兩隻塵橇已經駛返羅黎士港。在那個基地一定十分的忙碌。工程部門想必正在試驗可以溝通沙琳娜號的一應機械設備。至少還要花費二十四小時，才有希望完成試驗。如果沒有意外發生，乾涸海仍然聽憑升起的旭日無情地炙烘，電視照相機在此時也只好自嘆英雄無用武之地。

廿七萬公里以外，地球上的節目編導主任以無線電話和亞里加控制室取得連繫。

「師先生，白先生，兩位辛苦了。效果很不錯。我們繼續把你們送來的畫面存檔備用。希望

到〇六〇〇新聞特輯節目再派用場。」

師本塞自己有數，當你製作這樣一則重要故事的時候，常常把握不住它的重心究竟何在。雖然他現在雄踞於事態發展的中心位置，他仍然有似是而非的感覺。不錯，他捷足先登找到故事的起點，這個雪球開始滾轉，愈滾愈大。可是他已不再掌握它的動向。他和白宙士目前正提供最要緊的舞台佈景資料——也可以說當營救工作開始時，此地應該成爲故事的焦點——但是決策的地方不在此地，也許在克勞士城，也許在地球上某地。他恨不得撇下白宙士守在這兒，自己趕回總社去。

（二三）

沙琳娜號仍然是靜悄悄的，不過這是安睡中的寧靜，而非死亡的寂靜。不久，這裏的乘客即將大夢初醒，開始迎接預期已久的好日子。

哈里斯船長正站在一張座椅的脊背上，動手整修被鑽頭破壞的電燈線路。幸好沒有再向左偏差五公毫，不然的話，無線電路也會被鑿斷，那就不是他能夠修復的了。

「博士，請把第三號電門打開，」纏妥膠布條以後，哈里斯指示着說，「我們機艙應該能夠放光明了。」

主要電路暢通，使（艙內大放光明。突然之間，響起不少的爆裂聲，哈里斯因爲不明所以，嚇得從椅子上跳下來。

落地以後，事態經已判明。他發覺原來是有人打了一個噴嚏。

乘客們開始從一次昏睡中漸漸醒過來。哈里斯想，也許冷氣開得太大了，因爲機艙以內似乎有點寒氣逼人。

他但願第一個睡醒的人是太空小姐韋素珊。這樣至少在短時間以內，他們可以不受干擾說幾句體己話。和麥金齊博士已經相處得很稔熟，他是不礙事的，只不過小姐也許未必有同感。

覆蓋在毛毯下面的人們，第一個微微悸動。哈里斯匆匆趨前攙扶，可是他又不耐煩地中途止

住，心裏暗自啐了一聲：「啊，不行。」

可是，不管怎麽樣，船長有他應盡職責，不能每次都是你有理。於是他俯身對那個掙扎着爬起來的虛弱身子懇切慰問說，「莫萊小姐，你感覺怎末樣？」

一旦成爲電視新聞的寵兒，就陸遜博士而言，有好處，也有壞處。他現在建立了無比的自信心，一向被他所卑視的世界，忽然對他的才能與學識大爲傾心。他們給他一上好的良機，用以向世人宣揚他在天文學方面的建樹。而在老本行，他本來不大受同事們的重視的。另外一個好處是他可以大賺一筆鈔票。

陸遜主持這個電視節目使他倍感可惡。他認爲以往的觀點並沒有錯，老實人多半是傻瓜，不過，也不能單單埋怨星際新聞社憑空要穿插這個電視節目，特輯時間已經買下來了，浮筏上面一無動靜，沒有東西可以滿足觀家的好奇心，只好把陸遜請來塡空檔。

總工程師勞倫斯仰臥在乾涸海的塵灰中，一面眺望空幻的蒼雲，一面收聽這一段廣播。他已經一連工作許多鐘頭才獲得休憩的機會，可是他仍在大動其腦筋，所以不會睡着的。反正他穿着太空衣睡不着覺，他沒有養成這個習慣。好在由羅黎士港準備的圓頂橡皮屋已在運輸途中，等架設停當他再享受較舒適的睡眠也不遲。

勞倫斯注意收聽由地球各地的聽家志願參加這個救難討論，覺得很有意思。而主持人陸遜博士似乎極不耐煩聽那些不够成熟的笨觀念。

有一位義大利西西島的工程師主張利用壓縮空氣把塵灰吹走，以便挖出埋在十五公尺下方的沙琳娜號太空船。這樣的計劃是聽家意見的典型一例。雖然本質上這主意可以站住脚，但若仔細加以研究便行不通。塵灰可以設法吹走；只要你能够供應取用不盡的空氣。當義大利工程師口若懸河以英文解釋他的主張時，陸遜博士正在倉促進行一次估算。他算了一下回答說，「顧沙立先生，據我概略計算，你最少需要每分鐘提供五噸空氣，才能够吹開一個直徑相當大的縫隙。我們絕對無法運輸偌大的空氣到失事現場。」

「唔，你可以用了再收集，週而復始地利用空氣呀。」

電視製作人這時插嘴說，「顧沙立先生，謝謝你提供的寶貴意見。現在我們想聽聽加拿大安德略城羅伯森先生的意見。羅先生，請問你的計劃如何？」

「我提議採用冷凍技術。」

「首先我用水灌溉使它達到飽和。然後埋入造冷的管路使整體凍成一大塊。塵灰凝聚在一起，然後用電鑽打通，一定容易施工。」

陸遜博士勉强地答說，「你的主意很有趣。至少比剛才聽過的幾項辦法合理。可是需要的水量相當大。請注意沙琳娜號現在沉埋於十五公尺深的地方——」

照你所說十五乘十的平方，乘十的四次方立方公厘，也就將近十五公噸的水。但是這指沒有損耗的淨値，你實際的需要可能要多幾倍。相信要用到一百噸的水。再加上全套冷凍設備又該有

多重呢？」

勞倫斯對於陸遜的分析事理頗爲動容。和熟知的其他科學家不同，陸遜很會把握實際問題，而且心算的反應又極爲敏捷，他會使計算的初步結果增大十倍乃至百倍。照勞倫斯判斷，陸遜的方法非常正確。

主張採用冷凍技術的加拿大人還在喋喋不休繼續爭辯，就被人請開了。新換一位非洲佬，他的想法和加拿大人恰恰相反，主張採用熱融法。他計劃使用一座巨型凸透鏡，使强烈的陽光聚集在現場，以熾熱的溫度將塵灰融成一塊無法移動的整體。

顯而易見陸遜聽得有點不耐煩，單憑絕大的毅力沒有發作。這位非洲人是一位不服輸的死硬派，他好像堅持他的計算絲毫沒有錯誤。正當辯論趨於高漸之際，忽然耳邊的一個呼喚遮蓋了遠方的廣播。

「報告總工程師，塵橇隊就要來啦！」

勞倫斯一骨碌坐起，然後從容爬上了浮筏。是的，塵橇一號和三號編着隊向這邊馳騁而來。尤其是塵橇三號，從遠地站出發，掠過旱湖才來到乾涸海，在月球表面航行偌大的距離本身就是一次破紀錄的壯擧。相信這一段不平凡的旅程，只有身臨其境的隊員們才知道個中的滋味。

每一輛塵橇的身後拖了着兩具平筏，上面堆滿了器材。當它們停靠在浮筏的旁邊時，頭一件事就是卸下大箱子，其中是包裝好的巨型圓頂橡皮屋。守視橡皮屋由折疊狀態充氣而鼓脹成形，是一樁賞心悅目的新鮮事，勞倫斯尤其是樂此不倦。

一部空氣壓縮機篤篤作響，不斷向灰層中打氣，橡皮屋以時而顫動時而休止的步驟逐漸膨脹與硬化。此時它大致有一公尺高時，繼續向四週而非向上方擴展面積。等到周圍的擴展到達一定限度，才開始向高處發展。前方冒出一個出入口，謂之氣閘間。

屋架的結構已經告一段落，接下去是內部用具設備的裝配。每一樣傢俱，包括吊床、坐椅、工作桌、櫥櫃，乃至各種電子設備都是從氣閘間搬進屋內的，很多器具是比照大門的橫徑而特製的，所以剛剛可以通過。最後從橡皮屋發出一項廣播：「我們現在開張了，歡迎各位進來休息！」

勞倫斯第一個接受邀請。

重作自由自在的人有說不出的愉快。你可以親手搔癢，可以自由行動，無須披掛那些累贅，更可以面對面和人交談，不再仰賴無線電話。勞倫斯在那個袖珍浴室洗了一個淋浴，冲去太空衣留下的怪味，使他覺得適於返回人類的正常社會生活。洗澡以後勞倫斯只穿上一條短褲——這是在橡皮屋內的官式服裝——就坐下來和部屬們開起會來。

這兩隻塵橇運來了總工程師所申請的大部器材，其餘要幾小時以後由塵橇二號繼續送補。勞倫斯憑器材單逐項檢查時，覺得局勢已在他的有效掌握之中。氧氣存量充沛，可保無虞。沙琳娜的飲水所存無多………

………不過這一層不必過慮，他可以設法補充。食物需要推陳出新，這個問題不大，只需改

變包裝的尺寸而已。膳食中心已將食品的貨樣送來。其中包括巧克力糖、凍肉、乳酪、麵包條，通通裝在直徑三公分的圓筒罐頭裏。他準備利用輸氣管把這些食物樣品送下塵檑海，藉以提高困在沙琳娜號人們的士氣。

且不管乘客們究將如何出險，沙琳娜號是終將長眠於塵灰下方的了。

（二四）

淤積多日的機艙濁氣，隨突發性減壓造成的旋風排出體外。實際上，沙琳娜號乘客的氣質似乎也隨同旋風產生了迥然不同的變化。韓士廷准將現在回憶蒙難初期，當意外的震驚從乘客心上漸漸消失以後，機艙中到處呈現一種急躁不安，歇斯底里症的情緒，人人顯得狂熱。爲了打起精神，哈里斯和他有時不得不說點笑話。

韓士廷覺得不忍和這些人分離，縱然莫萊小姐，現在也變得性情溫和而且懂得體諒別人。情勢似已在總工程師控制之下。沒有人曉得他將採用何種方法拯救衆人出險，從現在起，困處沙琳娜號之中不再有危險性，只不過有點不方便而已。

而且也不能說是受罪。自從利用輸氣管傳送食物罐頭以來，營養大見改善。最多認爲口味略嫌單調而已。飲水的定量配給已經進行了好幾天。上面已經泵送好幾百公秉的清水下來，使水箱的存量大爲增加。

× × ×

近地站基地的工程部門仍然在加班工作，不過不像原先那樣沒頭沒腦的拚命趕工。現在可以好整以暇的穩紮穩打。先造一隻全尺碼的沙琳娜機艙，沉在羅黎士港近海，然後試驗各種不同的拯救手段。由世界各地仍然準準送到施救的主意——合理的和不通的都有——但是沒有人再理睬

它們了。總工程師已經抉擇了施工大計，除非遇到意外的障礙，不會輕易改弦易轍的。

圓頂橡皮屋完工廿四時以後，所有特製設備亦均準備就緒，並且運到施工的現場。勞倫斯對於工程部門員工的效率頗感欣慰。他們常常是無名英雄，就拿生存必需的空氣說吧，人人有得吸用，似乎理所當然，他們忘記月球上呼吸的空氣，每一立方厘米供都是由工程部門供應的。

萬事齊備，只待一聲令下開始行動。總工程師這才覺得可以騰出空閒接受電視新聞的專訪。師本塞大喜過望，他等待此一時機已經很久了。

就師本塞的工作經驗，電視攝影機採用長鏡頭向着五公里外作時人訪問這要算破題兒第一遭

……過度的放大使得畫面形像有點朦朧，而亞里加客艙的輕微震動更足以加深這個毛病。他只好請求在客艙上的人屏息等待，並且把無關緊要的機器暫時關掉。

此時勞倫斯身穿臃腫的太空裝具，站在浮筏的邊緣。在他旁邊有一部小型吊掛機，吊在鶴頸臂的下方是一根相當粗的混凝體圓筒，上下方並無蓋板。這根圓筒不久就要沉到塵灰中去。

勞倫斯對着遙遠的照相機現身說法開始向聽衆報告他的營救計劃：

「集中意見以後，我們決定採取以下的施工方法。相信這是解決當前問題的最佳方策。這根圓筒我們不妨稱之為『沉軸』。靠它本身的重量很容易往下沉，沉軸的底圈削成尖鋒形狀，它可以輕而易舉的穿破塵灰。「我們準備好幾根沉軸，一根接牢一根，直到和沙琳娜的艙頂相會，然後設法封住底圈——沉軸內部的質量壓住艙頂足够達到密封的要求——於是我們從上面挖光沉軸內部的塵灰，我們就有一條通到沙琳娜的管道。

「到此，營救工作才完成一半。其次，我們將沉軸與加壓橡皮屋連成一氣。我們派人下到底圈在沙琳娜頂艙鑿開一個圓孔，就不致發生減壓現象了。我相信這個辦法可以行得通。」

講到這裏，總工程師停了一歇。他拿不定主意要不要把施工的細節乘機公開一部份。再一想，覺得還是不講為妙。

總工程師不再發言，只將右臂一伸向吊掛工做一個記號，然後大聲吆喝：「放下去！」

四公尺長的混凝體圓筒式「沉軸」慢慢下沉，漸漸被塵土所吞沒，只剩一道凸圈留在表面。沉軸順利陷入塵灰中，勞倫斯但願其餘各節也能陸續跟進，未生阻礙。

「第二節，準備！」總工程師下達命令。

勞倫斯屏息等待，監視第二節從塵橇的載物橇上搬移到工字架上。看在上帝份上，不能再有差池，他默禱着。然後由三位技師把第二節扶成豎立姿態。

第二節很快和第一節連成一體，接頭又用金屬片箍牢。勞倫斯下令慢慢放下去。

塵灰阻力較前增大，可是沉軸憑本身重量仍然順利地徐徐陷下。

第三節之後只要再加一節——不過為了防止發生意外，勞倫斯一共申請了五節沉軸，以供不時之需。他深深領悟塵海極具吞噬器材的能力。迄今為止，由於工作人員的粗心大意。只有幾個

螺絲桿和螺絲帽掉下塵灰。如果一節沉軸從吊掛上掉下去，很快就沉下海不見蹤影了。假如再花費時間精力營救用以營救的器材，那就太差勁了。

勞倫斯朝無線電揚聲器發言：「送下十二公尺的沉軸。沙琳娜號，現在我們在你上方只差三公尺。再隔一會你就可以聽見我們了。」

確實如此，總工程師的宣佈使人產生莫大的信心。大約十分鐘以前韓士廷准將注意到輸氣管略微有點震動，恐怕是沉軸擦到它的緣故。你幾乎可以想像沉軸何時又開始下墜。

又一次的輕微震動，這次有些許的塵灰從艙頂墜落。兩根輸氣管大約伸進機艙廿公分的樣子，在管子與結構相交的天花板上已經用快乾水門汀均勻塗抹好。這種快乾水門汀是所有太空船都儲備的應急材料之一。看來也許有點鬆脫，不過這點塵灰並不值得使人大驚小怪。韓士廷覺得還是讓船長知道這回事比較好，說不定他一直未曾留意到有這種事。

哈里斯仰首朝塗水門汀的地方用心觀察，「奇怪，這種水門汀應該很牢的，就算管子在震動也不礙事。」

他跳上一個座位，仔細檢視輸氣的導管。有半晌工夫，他一言不發。等他踏下地板，才略帶困惑與苦惱的神色。

「有甚麼不對勁？」韓士廷悄悄地問。他對哈里斯的表情已經十分熟悉，可以藉面容臆測他的心聲。

哈里斯答說，「輸氣管向上抽短了一截，浮筏上有人太不小心。自從我塗抹了水門汀以後，它至少大約縮短了一公分。」講到這裏，哈里斯突然停頓一下，倒抽了一口氣低聲說，「我的天！假如錯在在我們——假如我們繼續在下沉呢？」

「下沉又怎麼樣？」韓士廷准將仍然十分鎮靜地說，「我們曉得沙琳娜的重量會使塵灰繼續屈服的，那並不意味我們有危險存在。以輸氣管當做標尺，廿四小時以後我們下降了一公分。我們希望把輸氣管伸長一點，他們總可以辦得到的。」

哈里斯不好意思地笑着答道，「當然——就是這個原因。我早就應該料到這一層的。也許我們一直在緩緩下墜之中，不過碰巧讓我們找到證據而已。我想，最好把這個發現讓勞倫斯知道，也許有助於他的計算。」

哈里斯開始邁步向前端駕駛艙走去，但是，這一次他迄未完成他的意願。

(二五)

大自然費時一百萬年之久，才在乾涸海預置了一個陷阱，誘使沙琳娜號困處其間無法逃脫。第二次出紕漏，怨不了別人，是沙琳娜自作自受。

塵上巡邏艇每次的旅程需時僅僅數小時，設計師並未斤斤計較每一公克的過剩重量。不像那些深入星際航行的太空船備有收回水份再用的全套循環系統，沙琳娜號上耗用而且產生的少量水份，她不過適時予以排除而已。

過去的這五天，總有數百公斤的便溺與水氣排出艙外，立即為周圍乾涸的塵灰所吸收。幾個鐘頭之前，排水管附近的塵灰因為吸水過多而呈飽和狀態，早已變成泥巴。自十根排洩管向下滲透的水滴，把沙琳娜號的地基逐漸侵蝕變成蜂窩狀的空洞。在不知不覺當中，塵上巡邏艇的基礎慢慢失去了依托。沉軸輕輕往下一壓，就造成了第二次的陷落。

在浮筏上，首先表現的異狀乃是空氣潔淨機的儀表板上亮起了紅色的警告燈，而且所有太空衣內的無線電警報器也同時發出嗡嗡的聲音。當班的技師撳了一下電鈕，蜂鳴聲立刻消失，可是紅色燈照樣在閃光。

勞倫斯朝控制板略微一顧，隨即判明麻煩來自何方。兩隻輸氣管已經和沙琳娜號失去了連繫。那部空氣潔淨機一方面向塵海不停輸送氧氣，另一方面塵灰在源源就吸入機器。勞倫斯憑直覺印象，認為要消耗很多時間於清洗濾淨器。可是他立即打斷思路，因為他忙着呼叫無線電，想和沙琳娜號恢復通信連絡。

可是對方毫無訊息。勞倫斯試遍了所有的頻率，連一點微弱的訊號也收不到。

他想，他們完了。一切努力付之東流。太可惜了，就差這麽一丁點。我們竟然無法到達施救的願望。只要多給我們一個鐘頭就好了……

總工程師呆呆地思索，究竟出了甚麽亂子呢？或許在塵灰千鈞重擔的壓榨下，艙殼終於整個垮。不對——不會這樣的，機艙內部的壓力可以抵擋得住。或許發生了又一次地層的陷落。他不敢十分確定，不過他感覺出浮筏似乎微微有過一陣顫動。打從奉令計劃此一營救工作，他就想到有這種危險性，然而又沒有適當的對策。他們必須甘冒危險從事救難，而沙琳娜號終於又處在回天乏術的狀態下。

× × ×

縱然在沙琳娜第二次開始蠕動的時候，哈里斯船長也覺得出來這一次跟上一回的陷落不大相同。蠕動的衝勁很小，而且聽得見艙外發出吱吱喳喳的噪音。雖然處於危急存亡的窘境，哈里斯也體會得出不像是塵灰的聲音。

兩根輸氣管都截斷了。管子並未輕輕滑出艙外，而是受剪力所碾斷，因為沙琳娜號這一回是向後方傾圮的，頭部往上翹，尾端往下墜。位於氣閘附近的那根輸氣管，玻璃纖維四散紛飛，

從鑽孔處失去蹤影。立時從洞口噴進一股濃密的塵灰，像雲霧一樣朝機艙擴散。

韓士廷准將剛好在附近，他是最先到達的救難人員。……

他連忙撕下一部份襯衣，揉成一個團團，朝洞口堵塞。當他試圖截斷塵灰的時候，那灰色物質猛烈地四下濺射。眼見韓士廷的堵塞行動就要成功，可是前面另外一根輸氣管又已告急。同時主要的電燈線路突被撕斷，機艙頓時一片黑漆。

「我來照顧它！」哈里斯大聲地說。他也撕下了兩隻襯衣的袖管，努力與噴射入內的塵灰搏鬪，設法堵塞這個缺口。

哈里斯曾經在乾涸海上巡航一百多次——可是從來沒有全憑赤手接觸這種物質。那灰色的粉狀物正傾力噴洒，濺到他的眼睛上和鼻孔裏，幾乎使他窒息而且變成盲目。他一面奮鬪，一面思索，在這兒活埋恐怕比在水裏淹死更難受。

他的堵塞獲得成功，當噴射的塵灰漸減爲涓涓點滴時，他曉得暫時可免受活埋的酷刑。在月面十五公尺下方，由塵灰造成的壓力並不算大。不過，如果氣洞面積很大，情形也許就兩樣了。

哈里斯連連搖頭拍肩，抹去殘留的塵灰，然後小心地睜開眼睛。感謝上蒼憑藉備份的明燈，雖然景色黯淡，他終於可以看見艙內的情形。韓士廷也把後方的漏孔塞住了，現在正用一只紙杯掐了水朝四處冲潑。這辦法相當管用，剩餘的殘霧不久煙消雲散凝一灘一灘的泥巴。

韓士廷抬起頭和哈里斯的眼光不期而遇。

將准說，「好，船長，聽聽你的學說看？」

哈里斯船長答說，「我還沒有搞清楚，到底出了甚麼事。或者在我們頭頂的人，可訴我告以們。」

返回駕駛座好像在上山，因爲沙琳娜現在昂着頭，它的縱軸大約和水平線成了三十度的仰角。哈里斯回到他的席位戴上無線電耳機。他立卽覺出一種令人沮喪的痲痺環伺在周圍，只有頭一次發現埋在塵灰時的反應差可比擬。他產生一種類乎絕望的感覺——好像上帝故意和他們作對，任何努力均將白費心機。

一扭開無線電開關，耳際一片寂靜。他知道他的過慮不幸而言中。電力來源已被切斷，當輸氣管扯破頂端主電纜時，也把無線電供電線路一起割斷。

哈里斯慢慢把可旋轉的座椅轉成面對客艙。二十一位男女凝神對他張望，期待他的訊息。不過他只看見韋素珊那一張渴求答案的臉，其餘二十位的表情他沒有工夫去體會。韋小姐在焦灼中等待，縱然到這步田地，她仍然沒有一絲恐懼。哈里斯注視着她，把自己一股沮喪情緒也冲淡了。他覺得體內湧出了衝力，甚至滿懷着希望。

哈里斯只好向大家說，「我委實不知道究竟出了甚麼漏子。不過有一點我可以向諸位確實說明的——我們的情況尙未絕望。我們至多稍微又下沉一點點，相信我們頭頂上的朋友們不久就會追下來的。這意味着出險的時間略爲躭擱一點——如此而已。我們實在無須乎憂慮。」

「船長，我不希望成爲一位悲觀論者，」巴大維提出疑問說，「我只表示我的疑問。假如浮筏也沉下來呢？那又有甚麽指望呢？」

「等我把無線電修好，情況很快就會明朗化的，」哈里斯朝亂七八糟在艙頂的線路發愁，一面向乘客委婉要求說，「在我整理電線時，請把備份的應急電燈暫時關掉。」

叔士特太太表示意見說，「我不在乎摸黑。我想我們必須忍受這種意外的不方便。」

哈里斯心裏暗暗感謝叔太太合作態度。他迅速向全艙略作巡視，雖然光線黯淡到無法觀察列位旅客面部的表情，不過他很心安，因爲人們相當的沉得佳氣。

一分鐘以後他們就沒有那麽沉着了。因爲事實已經查明，主要電燈和無線電都在艙殼夾層中被截斷，無法利用手頭簡單的工具立即修復。

哈里斯船長只得據實報告說，「這倒是比較嚴重的事，我們無法和頂上的人恢復通信連繫。最大希望只有等候他們放下一個擴響器來才能和我們保持連絡。」

一向朝壞的方面着想的巴大維這時又發言說，「換言之，上面的人已經再度和我們失掉聯繫。他們不懂爲何我們沒有回音，假定他們以爲我們統統報銷了，決定放棄施救行動呢？」

哈里斯早已料到過這種可能性，不過他認爲這是過慮，於是安慰地解釋說，「你是在無線電裏聽見總工程師勞倫斯怎末講話的。他不像一個隨便就放棄職責的人。除非他獲得我們全部犧牲的確鑿證據，他是不會中止營救工作的。」

此時翟雅華登教授非常關切地探問道，「船長，我們的氧氣存量如何？現在又要依靠自己的容器了。」

× × ×

總工程師勞倫斯突然中止他的施工進度報導，兩秒鐘後地球方面就知道一定出了甚麽問題，不過要隔好幾分鐘，金星和火星才收到這個壞消息。單從電視畫面上，誰也猜不透究竟困難出在何處。只見救難小組的人員胡亂地折騰了好幾秒鐘，而後緊急的危機似已告一段落。那些着太空衣的技師們圍聚在一起，大約召開應付會議。而且每人都把專用對講線路插進電路插座，這樣一來別人就無法從廣播波段聽得他們的談論。眼看救難小組在沉默中開討論會，而不知究竟搞甚麽名堂，眞是令人沮喪的事。

那一次迫切而無聲的討論會終於解散，浮筏上的組員又帶好無線電話的耳機。

〔二六〕

沙琳娜號無法與救難小組保持無線電話連絡，毋寧是一樁好事，如果讓乘客們知道兩隻塵橇滿載人員正匆匆撤離失事現場，將是多麽令人傷心的事。此時在沙琳娜號上並無一人關切營救的行動。

哈里斯想了一下。回顧第二次下陷，似是已經發生很久的事。……他目前仍然處在黑暗中，加上他對於跟噴射塵灰搏鬪的經過，使他的記憶模糊不清。他只好作個誇大猜測。

「我想——有十公尺深。」

「沒有的事。整個下陷過程不出兩秒鐘。我想我們頂多墜下去兩或者三公尺。」

哈里斯覺得難以置信，不過但願准將果然能夠料事如神。他知道一個人在受到高壓的情況下，想要判斷微弱的加速度是非常困難的。在沙琳娜號上，唯有韓士廷有過這種經驗。准將的判斷可能正確——這是令人稍感欣慰的事。

韓士廷接着說，「在月面的人也許絲毫沒有覺出異狀，說不定正在納悶何以和我們失去通信連絡。你當眞認爲我們對於無線電的修復，絕對束手無策嗎？」

「相當確鑿。線路在機艙的內殼整個截斷，我們在艙內無法可以下手。」

×　　×　　×

白宙士以攝影機追獵後撤中的塵橇，大約追蹤一百多公尺才察覺它不像原先想像中那麽樣擁擠。兩隻塵橇一共載了七個人——還有八個留在現場。他再把鏡頭向回搖，對正浮筏，恰好遇到總工程師鈕開電門用無線電發佈消息。

一個仔細設計的計劃突然受到無情的打擊。他無程打采地對着擴音器講話：「這是總工程師發音。很抱歉，躭擱了這麽久。不過你們想必已經曉得我們遭遇到緊急的事件。現場似乎又發生一次陷落。究竟下墜有多深，我們還不清楚——我們已經跟沙琳娜號失去連繫。

「生怕地殼再度發生陷落，我已經下命工作人員撤離現場，在幾百公尺以外待命。危險性並不算大——這次的陷落，當時我們並未感覺到。

「幾分鐘以後，我會再度廣播的總工程師報告完畢。」

在千百萬電視觀衆目睽睽之下，勞倫斯蹲伏在浮筏的邊沿，拾起第一次發現沙琳娜號的測桿。他一共有全長二十公尺可資利用，假如目標超出二十公尺，他必須另謀其他工具。

測沉桿入塵海。到達沙琳娜號一度停留的深度附近，它下降得十分緩慢。這是原先做記號——十五、一五公尺——它漸漸沉到表面以下。測桿像一根戳向月心的投矛。還能有多深呢？勞倫斯在密封的太空衣以內自言自語。

高潮隨卽來臨，只是它不應該令人發笑。因爲那測桿僅再多戳深一公尺半就發現了失去的目

標。勞倫斯無須伸長手臂，就能愜愜意意鈎得到的。

多做幾次探測以後，勞倫斯發覺事情不簡單。這一次沙琳娜並未首尾水平地躺在塵灰中，而是尾部較深，頭部較淺，成了三十度的傾角。單單這個臥姿，就打破了總工程師的施救計劃，本來他假定可以使得沉軸齊平地和機艙頂部相接觸，現在這個計劃落了空。

他把這個問題暫時擱在一邊，因爲還有另一重要問題有待處理。沙琳娜號的無線電寂然無聲——但願出於艇上的動力故障——他怎樣可以確知其中的人員統統安然無恙？他們應該聽得到測桿敲打艙殼的聲音，可是他們無法和總工程師恢復通信連繫。可是，有一個辦法。是一種原始而古老的通信辦法，只因有了一百五十年的電子通信才忽略了它。……

勞倫斯站了起來，以無線電話指揮兩隻塵橇說：「你們可以回來啦。這兒沒有危險。它不過又下墜了一兩公尺罷了。」

勞倫斯早已忘記有千百萬人衆目睽睽守視着現場。雖然他的作戰計劃猶待重新修訂，他必須率領部屬再度投身戰場。

（二七）

哈里斯船長陪同韓士廷准將返回機艙，客人們仍在熱烈地討論飛碟問題。一直沒有發表卓見的雷德萊，這時滔滔地打開話匣子。他好像一個從黑社會中被除籍的份子，既然已經暴露了身份，乾脆把所知道的秘密統統掀了開來。這正是當時雷德萊心境的寫照。

韓士廷准將以前碰到過許多這一類執迷不悟的人。

此時叔士特辯白說，「假如照你的說法有成千的科學家存心保密，然而竟然沒有一個露出馬脚，這豈不是有點不合情理？這樣重大的一個秘密，是無法讓這麽多人守口如瓶的。」

雷德萊解釋說，「啊，有人企圖揭露秘密過，而且不止一次。可是準備洩密的人乃至掌握的證據先後遭受神秘的摧殘與破壞。必要的話，他們是不惜採用極殘酷的手段的。」

「但是你說過，他們曾經和人類打過交道。這不是自相矛盾嗎？」

「一點不矛盾。你要曉得，宇宙間善與惡兩大勢力常常是互相尅制的，正如在地球世界的情形沒有兩樣，飛碟人當中，有的想害我們，也有的想幫我們。若干世紀以來，這兩派飛碟人一直在互相爭鬪。有時衝突的範圍擴大到地球。月球大西洋月球城之被燬就肇因於此。」

韓士廷忍不住露牙而笑。大西洋月球城早晚要遭到毀滅的厄運的——如果不是大西洋月球城就會是新墨尼亞城或者慕尤城。這是心理失平的必然物。韓士廷自忖，如果他記得正確，這一套

玄虛的謬論曾經在廿世紀的七十年代被一群心理分析學家仔細研究過。他們的結論指出，大約在二十世紀的中葉，頗有一部份人士相信地球的末日卽將來臨，他們唯一的生路是希望外星球的生物出面干預。他們自身失去信心，於是轉而乞求從太空來的救世軍。

飛碟學派的宗教佈道家在着迷的人群中整整風行了十年。而後突然間烟消雲散，猶如自行消失的流行病。心理分析學家認定有兩個原因促成飛碟論的衰微：其一，出於世人的純然厭倦，其二，由於『國際地球物理學年（IGY）』的實踐。這個IGY運動一共推行了十八個月，對於人類進入太空時代發生催生的作用。（譯註：國際地球物理學年由一九五七年七月一日至五八年十二月底擧行共有六十四國參加。）

在IGY運動的十八月當中，各國曾應用史無前例的大量儀器和有經驗天文觀測員經常守視天際。果眞在大氣層上空存有星際的觀光客，必然會被集中而有組織的科學活動所發現。後來人造衛星一個接一個送入軌道，仍然不見飛碟的蹤影。

大多數世人已經不相信這一套無稽之談。人類既已進入太空時代，他們對自身的命運再次獲得信心，也就對飛碟論失去了興趣。

但是，任何宗教總不會衰微到滅絕的地步。難免有少數忠實信徒以復興教義爲職志，努力散佈證詞，說是看見過外太空人，他跟他們保持心有靈犀一點通的交往。雷德萊似乎就是其中之一。

叔士特先生這時繼續發表疑問：「可是，你仍然沒有講明，飛碟人到底爲甚麼跟你過不去，這樣苦苦地追蹤。究竟你做了什麼事，才使他們這麼惱火？」

「我曾經接近過他們的許多秘密，所以他們利用這個機會來消滅我。」

「我倒覺得他們有許多別的手段可以利用，何必要這樣驚天動地呢？」

他們的腦筋比我們發達，所以他們的策略我們再也想不透的。譬如我們這一次看起來是意外事件，誰會想到是他們蓄意的安排呢？」

「有道理。現在既然事已至此，你總可以把你獲知的秘密向大家報告一下吧？」

雷德萊終於打開他的話匣子：「我很高興講給你們聽。說來話長，這要回溯到一九五三年。那一年美國一位名叫奧尼爾的天文學家發現月球上有一個怪事。他觀察到月球東半球靠邊緣的赫里尼安海有一座小橋。

「別的天文學家們都取笑他。不過比較公允的學者證實的確有這座橋。幾年以後，那座橋就失去蹤影。顯然，我們的發現使飛碟人知所警惕，於是他們就把橋拆了。」

韓士廷心裏有數，奧尼爾橋如非照明上造成的錯覺，也許是月球山巒陰影反射的幻覺。這種解釋自然不能使雷德萊信服。不過話說回來，你這個人跑到離赫里尼安海二千公里以外，又搞的甚麼名堂呢？

以前有人問過他類乎這樣的問題。雷德萊胸有成竹地這樣解釋說，「我裝扮成普通的觀光客

，藉以分散他的疑慮。我要勘察的地方位於東半球，於是我故意向西走。

……我計劃從遠地站起，途經幾處中間站然後接近赫里尼安橋所在的地區。但是他們太聰明了。我應該想得到的，他們說不定派了偵探尾隨着我。你要曉得，他們無所不能，他們能變成人形，化裝爲情報員的。也說不定我一登陸月球就被人釘梢住了。」

被他花言巧語蒙混住的叔士特太太很關切地問，「雷德萊先生，我想知道，他們究竟要怎樣處置我們呢？」

「夫人，但願我可以答覆你的疑問，」雷德萊抱歉地說，「我們曉得月球有很深的地坑，我們有可能要鑽到那邊去。他們發覺救難小組已經來到跟前，於是就再度出動。恐怕我們目前的深度，人力是無法達得到的了。」

哈里斯心想這種荒唐論調對於人心士氣打擊太大。我們好不容易用康樂活動使乘客暫時忘設憂愁，這個瘋子使我們的前功盡棄。我們如何才能使他閉口呢？

他忽然憶起哈定先生曾經使殺手鐧似的仁慈一擊，讓滋事的貝杜爾乖乖地昏睡。並沒有求助的意思，哈里斯向哈定瞥了一眼。想不到，對方立刻起了反應。哈定略微點點頭，隨即慢慢站起身來。

哈定現在開始說話：「各位先生，我想現在該輪到我講幾句話了。我們這位朋友最低限度說對了一句話。他的確被人追蹤。不是被飛碟人，而是被我。

「雷德萊，就你幹得好事而言，我佩服你的鬼計多端。我追得好苦。從紐西蘭耶穌堂城出發而阿司格勒，而克勞維士而泰戈城，而柏拉圖城，而羅黎士港——而沙琳娜號。現在我猜想大約是這一次天涯追蹤的終點站。」

雷德萊似乎毫無困惑的表示。他只不過略微低一下頭，好像跟哈定打個招呼，知道他在身後，却又不願意照面的樣子。

哈定繼續他的訴說：「大概你也想得到，我幹的是偵探這一行。我以捉拿欺詐犯和騙子爲專業。這種行業滿有趣的。可惜很少有機會吐露我的工作心得，今天有機會向大家公開報告，本人至感榮幸。

「從職業上的觀點，本人對於雷德萊的特殊信念絲毫不感興趣。不管有沒有飛碟人，雷德萊的本行是紐西蘭一位支高薪的會計人員。不過，單憑薪津還不够買票前來月球觀光。

「但是，薪水不多，並不成問題，因爲，諸位要知道，雷德萊先生是宇宙旅行卡兩合公司駐紐西蘭耶穌堂城分公司的財務幫辦。公司的業務據說非常有規律，而且稽核得極爲嚴密。可是他仍然有辦法弄到一張Q級的聯運旅行卡。這種Q級卡可以在太陽系各星球間自由觀光，包括膳宿的供應在內，而且可以憑卡簽發五百美元以內的旅行支票。當然，整個宇宙兩合公司發出的Q級卡是寥寥可數的，所以都曾經當稀世珍寶似的妥爲保管。

「當然，好東西總是有人要打主意的。在以往，持卡人曾經報失過，竊取Q卡的頂多享取三

、四天就被逮捕回來。頂多三、四天，因爲宇宙總公司的中央管制制度極爲有效——非這樣不可。他們採取多重防護手段避免不正當的使用，迄今爲止，非法使用的最高紀錄是七天。

「九天，」雷德萊突然就發出指正。

「對不起，我的資料沒有你的完備。好，照你說，九天。可是雷德萊拿到Q卡逍遙了三個禮拜，我們才發覺他在要花樣。他名正言順申請年度休假，報稱將赴紐西蘭的北島渡假。

「……實際上呢，他從甘迺迪角搭太空客貨船來到月球，他已經創了一項新記錄。他是憑Q卡的信用作太空旅行的第一人。

「我們依舊搞不清楚他怎樣走得成的。例如如何通過自動檢查的電子計算機等等。雷德萊，我想你最好坦白出來爲妙。

「不過我們知道你此次的動機爲何——你曉得遨遊月球以後不免要回家坐牢的。宇宙總公司知道你的癖好和習性，他們不清楚你的志趣。他們冒了一次險，於是只好吃這樣一個大虧。」

雷德萊頗爲嚴肅地回答說，「我非常抱歉。我們公司待我一向不薄。我的行爲使我自覺愧怍。不過我有一個很好的動機，假如果眞爲我的信念找到了證據——」

他的話沒有講完，就在那一瞬間，人人對雷德萊和他的飛碟失去興趣，當然作偵探的哈定是唯一例外。因爲大家期待已久的聲音終於出現。

勞倫斯的測桿再一次摩擦沙琳娜艙殼而發出了聲音。

（二八）

星際新聞月球分社主任師本塞覺得在失事現場躭了半輩子，可是那一輪出自西方的朝陽依然低低地掛在天邊上。在這個古怪的世界，日子過得像蝸牛漫步的緩慢，到中午還有三整天的工夫。他蟄居在亞里加號控制室，靜聽安生船長談他的征空故事，一壁注視點綴在下面塵海上的一方浮筏和兩座圓頂橡皮屋。究竟還要磨多久呢，他這麽想。

這個問題沒有人可以肯定答覆。當技術們向塵海鑽中勘「沉軸」時，似乎有把握在二十四小時內完工。但是，現在等於前功盡棄，必須從頭做起，更糟糕的是，所有露在表面供人觀賞的部份業已告一段落。以後的施工全部在塵海下方進行，或者說在橡皮屋的帷帳中進行。勞倫斯堅持原先的決策，他不准電視攝視機架到浮筏上來，師本塞也無法苛責於他。總工程師在做電視節目現場簡報的時候，工作出了岔子，這個面子丟得太大了。他當然不敢造次，惟恐再來一次自食其言。

可是花費偌大投資搭乘亞里加號差船到現場，就這樣偃旗息鼓悄悄撤回嗎？不行，師本塞決心再挨下去。如果施工順利，他預測不久可以攝取本次事件最精彩的鏡頭。如果施工失敗，將以大悲劇收場。

勞倫斯再度確定沙琳娜號的位置以後，立即下令繼續進行鑽探工作。師本塞從瞭望鏡裏窺見

輸氣管再一次向下方施放。他覺得不大明白，勞倫斯還沒有判明沙琳娜號上面人員的生與死，何以就貿然向下面投送氧氣管呢？現在既然無線電已經不通，他又當如何恢復通信連絡呢？

擎百萬觀家從電視屏上看見輸氣管徐徐降下去時，也有相同的疑問。

聽見艙頂發出那種沉重的摩擦聲，大夥兒立刻領悟到這決不是探測海底的金屬桿。果然，一分鐘以後，電鑽頭嘗嘗作響，開始啃嚙玻璃纖維的外殼。沙琳娜號的人們覺得有如一批死囚突然接獲暫緩處決的通告。

纖維屑開始從頂上紛紛下墜。電鑽頭終於脫穎而出，侵入艙內達廿公分才停止轉動。乘客們他起一陣的全心全意歡呼。

在靜候消息的緊張關頭，金屬管敲出了一定的音響：滴、滴、滴、達。這是摩斯電碼訊號，沙琳娜號上的人再也不會忘記的。哈里斯用一把克絲鉗子立即敲出回音：滴、滴、滴、達。他心裏想，現在他們總知道我們平安無事了。

為免發生誤解，隔了一小會管子又重復響了一次。韓士廷准將和哈里斯船長雖然對摩斯字碼生疏已久，終於得到了訊息。

哈里斯體會出字彙以後說，「他們教我們鬆掉鑽頭。好吧，我來照辦！」

一股旋風衝向氣管的洞口，每人感覺稍微有一點不舒服。管子的頂端和月球表面暢通無間，二十二位男女迫不及待地期望呼吸灌下來的第一口清新氧氣。

氧氣沒有來，却傳來了聲音。從氣管的洞口傳來陰沉而空沉的聲音，不過倒很清楚。那聲音很大。

「這是總工程師勞倫斯在講話，你能聽我嗎？」

哈里斯把兩隻手在洞口拱成一個圓圈，然後慢慢地答說，「聽到的，你聽得到我麼？」

「很清晰——你們都平安嗎？」

「還算好——不過你們越早輸送越好。」

「不要擔心——等把濾塵器打掃乾淨，我們馬上恢復輸氣。」

哈里斯心裏有數，要再等一個鐘頭，空氣的供應才算牢靠。不過，他知道氧氣供應不是目前的癥結所在。他曉得勞倫斯多麼渴望能早點前來搭救他們。現在沙琳娜的龍骨不再維持平放狀態，原先的施救計劃就不中用了。

「你打算怎樣營救我們出來呢？」哈里斯開門見山地發問。

「我還沒有確定施工的細節。不過大體而言，總會有法子的。不過，我要求你們先替我做一件事。」

「甚麼事？」

「我想請你們站在地板上，全體蹦跳兩分鐘。」

二十二位男女全心合力由上而下朝地板蹦跳。

哈里斯把努力的結果報告勞倫斯，總工程師表示無任欣慰。他確信沙琳娜不再輕易移動，也對拯救這一班人的出險產生莫大的信心。雖然在目前他還沒有確知如何施工，然而工作計劃已經在他腦海中漸漸形成。

× × ×

陸遜博士面對電視觀衆繼續作專題報導說：「這是一個很麻煩的問題。沉軸的底端只有一點搭在沙琳娜號艙頂上，由於機艙有三十度的傾斜，使它跟艙頂無法嚴絲密合在一起。我們必須解決如何和艙頂密合的問題，而後才可以把沉軸中的塵灰設法用幫浦打上來。

「我說用幫浦打？那就錯了。塵灰是無法用幫浦傳送的，只好裝在吊桶裏往上提。如果不加改良，像這樣的一根沉軸，就算提也辦不到。上面吊桶提走，下面又流了進來。」

他接着解釋說，「這根細管子代表已經埋到沙琳娜號附近的一節沉軸。其中充滿了塵灰，這一點大家都清楚的。現在，這樣一具活塞，」他用另外一隻手拾起一只底端密閉的圓筒，「可以緊密地放進沉軸，猶如活塞可以在汽缸中上下移動。活塞可以憑本身的重量自行下墜。但是沉軸中如果充滿塵灰，它就無法向下墜落。」

陸遜把活塞平底的一端向前傾側，便利觀衆的觀察。當他以拇指在平底的中部用力一戳，就掀開一個小圓門。

「這圓門等於是一只單向活瓣。當活瓣啓開的時候，塵灰從中滲入，活塞就可沿沉軸往下墜一段距離。……

……一旦活塞落到沉軸的盡頭，憑頂上的訊號就可以把圓門重行關閉。沉軸就處於密閉狀態。我們便能開始由上端設法攫走沉軸內的灰塵。

「講起來好像很簡單，可是做起來並不容易。因爲其中牽涉不下五十多個問題須加一一克服。舉一個例，當沉軸內的塵灰全可出空之後，就有足够的昇力促使整個沉軸浮出表面。勞倫斯已經設計了一套巧妙的墜錨設備專門解決此一問題。

「諸位也許注意到了，縱然沉軸中的塵灰統統清除掉，在沙琳娜號艙頂與沉軸底端仍然有一個鍥形缺口存在。總工程師究竟怎麽打通這一個鍥形缺口。過去十二小時內曾經試造模型並予以實驗。目前已在實際施工之中。」

羅黎士大旅社套房的臨時攝影場在屏幕上徐徐消失。鏡頭再回到失事現場小浮筏附近一共建造了大小不同的三座圓頂橡皮屋。日光照耀着有反射性的外殼，看來很像三個極大的水銀半球。有一具塵橇依偎在最大橡皮屋的旁邊，其餘兩具塵橇繼續穿梭于現場與羅黎士港之間，用以輸送器材。

沉軸露出在表面的部份很像一座水井的井口。井高大約二十公分，直徑看來不够大，好似很難容納一個人。當然穿太空衣的人恐怕無法通過，擔任此一重要工作的人勢須穿着普通衣服。

每隔一段時間，就有一只圓筒狀的鋼吊桶墜入井中，幾秒鐘後由一具小巧有力的吊掛給它拖

出表面。吊桶一歪就把裝塡的塵炭傾入塵海。那灰色塵埃在表面停留片刻，然後以慢動作擴散得無影無蹤。這樣一桶一桶地傾倒塵灰，在大白天進行着魔巫似的法術，的確是一個令人着迷的鏡頭。電視觀衆單憑這個畫面就可以領悟出乾涸海的特性，勝過千言萬語的描述。

吊桶放下的深度漸漸加多，每次出灰的時間也等得更久終於到了沉軸的底端，每次只能提半桶的塵灰。通往沙琳娜號的大路卽將開放，只消清除最後一點點路障。

（二九）

哈里斯托住由輸氣管下來的那隻揚聲器對着它發言：「我們遭遇第二次的陷落，和你們失去連絡，當然吃驚不小。不過我們現在已經恢復信心，你們不久就可以拯救我們出險的。我們聽得見吊桶攫取塵灰時發出的聲音。知道營救工作就在旁邊加速進行，有說不出的興奮。我們對於所有出力援助的人們，將永遠記在心裏，請轉致我們由衷的感謝。現在我要把擴音器遞給有訊息要遞送的乘客。希望我們大家洪福齊天，這可能是沙琳娜號發出的最後廣播。」

頭頂上突然傳來一次沉重的聲響，想必是吊桶已經到達沉軸的底端，整個沉軸中的塵灰業已清除乾淨。從現在起沉軸早已和某一個圓頂橡皮屋連成一體，而將壓縮空氣灌輸進來。

又費了一個多鐘頭才完成連接的工作並將一應試做完畢。予經修改的第十九型橡皮屋放在沉軸的正上方，地板中間打了一個圓洞剛好容許沉軸的洞口伸過來。……

……然後使十九型橡皮屋非常小心地完成充氣工作。這樣的連接必須密合，絲毫不能漏氣，因爲它關係沙琳娜上二十二位男女以及下海救難者的性命。

總工程師勞倫斯親自監工，而且覺得非常滿意。他這才脫去太空裝具，走到沉軸的井口，一盞泛燈朝沉軸底可照耀。到底端不過十七公尺深，可是看起來有若一個深不可測的陷阱。雖然月球的重力場比較小，一樣東西墜到十七公尺的底端也需要五秒鐘。

有兩名全身太空裝的助手站在井邊。他們把面罩的蓋板推向額角。這是一項安全措施。萬一發生問題，只消把面罩蓋板往下一拉，蓋住了臉部，兩名助手就獲得自備氧氣系統的支援。可是眞要到那種地步，勞倫斯和沙琳娜船上的二十二個人就統統沒有希望了。

勞倫斯業已準備停當，他轉過臉來向兩位助手面授機宜說，「你們懂得擔任甚麽任務了吧？假如我要立刻來，你們就一齊動手把繩梯拉上來好了。可有甚麽問題？」

助手們沒有疑問，本來他們已經排練過了。在兩人「祝好運」聲中，勞倫斯點點頭就踏上繩梯慢慢向沉軸墜了下去。

好像童話故事愛麗絲漫遊奇境記中的小女孩，勞倫斯一任自己盲目地落下。他只覺得混凝體的軸壁在身邊滑過，可是又見不到實體。後來略微一頓，他已降落在底部沽塞的平板上。

勞倫斯蹲踞的這一塊小小金屬平板上。只有下水道清除孔那樣大。他仔細加以檢查。中間那個單向瓣門四週不够嚴密，有一層灰粉粘在周圍。不過這也不必擔心。他生怕下方的塵灰壓力如果頂開瓣門，灰色的物質就會像水一樣往上淹。他曉得萬一出了錯，繩梯收得快，塵灰是淹不到他的……

就在他脚下，不過隔着幾公分，是以三十度怪誕角度向上傾斜的沙琳娜號。他面前的問題就在如何使活塞的平板和傾斜的艙頂融爲一體——要做到嚴密合縫一塵不洩的完美境地。

他相信經過地球與月球最佳科學技術智囊團愼思竭智提出的計劃，是萬無一失的。他們甚至考慮到容許沙琳娜再陷落幾公分，當他在底端工作時，會有這種可能性的。但是，他也知道很透徹，理論與實際未必是一回事。

勞倫斯蹲着的這塊平板在圓周上均匀地分佈了六只指捻螺絲。他開始依次用手指擰掉螺帽。工程部門早已在平板的下方裝置了一段手風琴拉箱式的軟管，直徑和沉軸的內徑相同。目前是折叠在一起的。軟管的設計旨在構成一段可以容許一個人通過的伸縮接頭。勞倫斯擰鬆螺桿以後軟管隨卽徐徐展開。

伸縮軟管的後端可以拉伸四十公分俾可接觸傾斜三十度的艙頂，至於前端可以緊緊地箍住艙殼。勞倫斯一直擔心塵灰的阻力無法使軟管向後伸張。幸而這是一種過慮，因爲固定螺絲輕易地抵擋住塵灰的壓力。

螺絲桿已經逐一緊到家，伸縮接頭的底端必然和沙琳娜的艙殼密合在一起。相信裝在底擺上的橡皮墊可以達到密合的目的。

勞倫斯本能仰首眺望自己的逃生途徑，從沉軸的頂端懸了一盞泛光燈在他頭上兩公尺處。白熱的燈光照得他甚麽也看不見。只有從冷光燈旁垂下來的繩梯給他以無比的慰藉與保障。

勞倫斯朝頂上的同事大聲宣告說，「我已經放好了伸縮軟管。看起來和艙頂密合在一起。我馬上就要打開圓形活瓣。」

勞倫斯伏下身穿越活瓣。他以手指觸及沙琳娜的艙頂，雖然只有一臂之遙，仍然因爲埋在塵

灰下方而無法看見。總工程師平生曾經歷若干卓越偉績，這是使他頗感滿足的一大成就。

他在艙頂上砰、砰、砰敲了三下，立刻就聽見同樣的反應。總工程師知道敲打的聲音可收無比的心理效果。因在沙琳娜號上的男男女女現在可以確信救難者已經近在咫尺。

可是眼前就有一大困難猶待克服。譬如，他蹲着的這塊圓平板，在達到任務後，即須撤除然後才可繼續下一步驟。當清除沉軸內的塵灰時需要依靠平板抵擋下方的壓力。現在必須撤走平板，而後困守沙琳娜號的男女才可以循沉軸昇到表面，脫離危險的觀光船。在撤除平板時必須小心謹愼，以不致妨害伸縮接頭的位置爲要求。

工程部門建造圓平板時就研討過這個問題。他們把它造成一只鍋蓋似的，只消鬆開周圍的八只固定螺閂，就可以用繩索栓在中央的拉環上吊到表面去，有若掀開一隻鍋蓋。勞倫斯只不過多花費幾分鐘就折下螺釘，繫好中央拉繩，然後對高頭大聲呼叫：「吊走吧！」

換一個大胖子一定要爬出沉軸給圓平蓋讓路，勞倫斯只把身體貼在牆上，一面推直圓平蓋，就順利目送它慢慢吊了上去。他心裏想，最後一道抵禦塵灰的防線又告撤守。假如伸縮接頭被塵海擠垮，現在就沒有辦法密封沉軸了。

「放吊桶！」勞倫斯還沒吆喝完，吊桶已在放下來的中途。

他用兩手掐起塵灰朝吊桶倒，等第一桶塡滿的時候，沙琳娜的外殼已經露出一大塊眞面目。伸縮軟管之內遺留的塵灰並不爲多，三吊桶大約就可以掐光。

呈現在眼前的是塗了鋁粉的日光屏蔽蒙皮，勞倫斯用手一劃便輕易地撕破，顯出表面粗糙的樣艙外殼。使用一具小型電鋸，就能方便地割開外殼。

不過，這是很危險的。因爲此時沙琳娜的機艙已經失去原有的結構强度。假如外殼受到破壞，塵灰必然乘機而入，灌滿了內外殼的夾層。當他開工割切時，受壓的塵灰就會從刀口迸射出來。在他進入沙琳娜樣艙以前，首先要設法排除夾層中的塵灰。

勞倫斯以手輕輕敲打外殼，果如他的預料，由於夾層中的塵灰，那聲音顯得相當沉悶。他沒有料到的是，由於他的輕敲，引發了一連串異常紊亂的反響。

他憑直覺反應，這種狂疾的鼓點，決不是說，「我們很好，」他曉得乾涸海又一次向它發動一次殘酷的突擊。

× × ×

不愧身爲核子電子工程師，卡爾．詹生的鼻子有極敏銳的嗅覺力。他的座位靠近樣艙尾部，因而首先發覺大難來臨的也就是他。他竭力保持鎮靜，鼻孔不停抽吸了幾秒鐘，然後就輕輕走向機尾的洗手間。

他在洗手間停留了十五秒鐘，而後匆匆走到前面。船長正跟准將談話。連個招呼也沒打，詹生逕行向哈里斯船長提出報告。他低聲地說，「船長，我們的船着火了。快去檢查洗手間。這個消息我並未告許任何人。」

哈里斯話也沒有答逕行朝尾部走去，後面緊緊跟隨着韓士廷准將。

洗手間非常小巧，你可以伸手觸及四壁。現在裝洗手池頂上的那一面牆板，已因受到高熱而無法觸碰。熱力使玻璃纖維起了泡，就在他們檢視的時候，牆板還在不停的一脹一縮。

韓士廷准將大驚失色說，「我的天！這面牆板再有一分鐘就燒垮了。那兒來的熱力？」

哈里斯已經又跑回樣艙去。幾秒鐘以後他的兩腋挾來船上的兩具小型滅火筒。

船長說，「准將，你快去報告浮筏。告訴他們我們頂多能支持幾分鐘。我留在此地作最後的奮鬪。」

韓士廷遵照指示返回客艙。不一會，哈里斯聽見准將用擴音器報告緊急情況，也留意到全體乘客因獲知大禍臨頭掀起的一片喧嚷。同時小門洞開，麥金齊博士闖進來志願協助他的船長。

「我能幫忙麽？」科學博士關切地問。

「怕幫不了忙，」哈里斯答話時，端起滅火筒做準備放的姿式。他感覺一陣痲木，好似這一切並非實情，只有不久卽將蘇醒的一場惡夢。到這種地步，船長已經不知恐懼爲何物。他遭遇情況不同的危機和災難。他會支付各種情緒予以肆應。他還可以忍受得住另一次危機，可是他已無法反應。

「那兒來的這股熱力？」麥金齊繼續提出准將問過而未能獲得解答的疑問。然後又添附一句「在這個隔框後面有些甚麽設備？」

哈里斯稍作猶豫。熱力越來越大，幾乎無法容忍。身爲船長，臨危擅退，似乎有若懦夫。可是韓士廷准將的意見又極端合理。假如他留在此地直到火焰吞噬了牆壁板，他自己一定也必然被烟氣燻得沒有氣息了。

「對——我們走吧，」哈里斯終於表示同意，「我們來着手在門背後建造更管用的防火壁。」

他沒有想到究竟有多少時間容許他們運用，因爲他已經聽得出從那扇抵擋煉獄的壁板背面，發出噼啪噼啪的聲音。

「我們的電力來源。二十只高能電池。」

「一共有多少能量？」

「唔，開始時我們蓄了五千瓩的電量。現在大約還剩下一半的樣子。」

「這就是了。有某種東西使我們的電池發生短路。可能在我們座艙主要電燈線撕斷以後，一直就在漏電。」麥金齊的解釋允稱適當，沙琳娜本身是絕緣的而且不會助燃的，所以正常燃燒不會發生。可是她携備的電池可以經常帶動其螺槳推進系。假如電能不停地施放，其結果很可以造成災害。

偌大電能一旦轉換爲熱能，哈里斯眞是不敢想像的事。

縱在生死一髮的最後關頭，哈里斯該笑的時候他照樣要笑。麥金齊眞是不折不扣的科學家，

雖然死在眼前他仍堅持要弄清楚故障的原因何在。

小門朝內折叠發出吱吱的聲息。

麥金齊恍然大悟地說：「你們看不出來麽？道理就出在這裡。本來整個後面小間連同艙殼的夾層通通是眞空的。艙頂破損以後，塵灰經由夾層漸漸滲入後面小間。因此使所有電器均告短路。」

無須多加討論，哈里斯曉得麥金齊博士的分析完全是實情。迄今爲止，原來在設計上保持眞空的部份，現在已爲塵灰所充滿。……

想必是從鑿破的外殼滲入夾層，而後侵入整個動力間。於是就在那兒點着了焰火。塵灰的成分含有足量的流星鐵質，所以天生是優良的導電體。

韓士廷准將沒有把握的發出疑問：「如果我們朝那牆壁板潑水，會不會管用？」

麥金齊答說，「我認爲不妨試一試——但是，必須非常小心謹愼，每次小小潑一點。」說完他用塑膠杯接了一碗已經相當熱的水，在採取行動前疑問地向大夥看看。沒有人表示反對，他就朝起泡的壁板洒了幾滴水。

立即引起砰然爆裂之聲，麥金齊只得中止洒水。不能這樣的冒險。金屬壁板還可以承受得住，就非導體的塑膠玻璃質而言硬在過高熱力之下，可能突然四散分裂。

韓士廷失望地說，「我們在這兒已經無能爲力。」縱然那兩具滅火筒也派不了用場。我們最好離開這裏，把這洗手間和機艙隔絕起來。這扇門可作爲防火牆，也可以給我們苦撑的時間。

（三〇）

聽到沙琳娜號着火的消息，對勞倫斯的營救工作根本不發生任何影響。他已經儘快地趕工，無法再增加施工的速率。如果企圖增快，可能欲速則不達，因爲他手頭正在進行的乃是整個計劃中最詭譎的一部份。他唯有硬着頭皮照常施工，希望他的進度比火焰伸展的速度爲快。

目下由沉軸墜下來的手工具好像一部特大號注油槍，注油槍內的物質目前是液體。不過，不用多久它就會改變物態成爲固體。

勞倫斯第一步要設法使液體進入夾層，而且不容許其中的塵灰乘樣逸脫。於是他使用一把鉚釘鎗敲打七只空心鉚釘穿過沙琳娜的外殼。其中的一只釘在圓圈的中太，其餘六只均勻的分佈在圓周上。

他把注油器的噴嘴塞入中央鉚釘，然後用力一扣扳機。只聽絲的一聲，液體就從空心鉚釘射入夾層。勞倫斯迅速地挨次注油，將一定量的液體打進七只鉚釘的底部，在夾層當中形成一公尺直徑的一個油圈餅。

勞倫斯注意手錶，五分鐘後，本來呈泡沫狀態的東西就要凝固得有頑石，不過好像是中間多孔的浮石。這裏的塵灰已經和泡沫膠合在一起，也不容許其他塵灰通過。

定型所需的五分鐘是無法縮減的。整個計劃的成敗關鍵，在於泡沫是否經歷了足够的時間。

假如時間不够充份，假如基地工程部門配製的化學成份發生錯誤，沙琳娜號上的人們也就沒有希望獲救了。

總工程師利用這一等待的期間清理放在沉軸底部的一應工具。他把注油鎗送囘月面。最後只剩下一個徒手的勞倫斯。如果師本塞有本領把他的電視攝影樣偷偷弄進狹隘的沉軸，他將猜不透勞倫斯下一步究竟變的甚麼戲法。

在人們迷惘莫測的情況下，從頂上徐徐墜下一具稀奇的裝具。就外形言，它很像一部幼兒學走路使用的木環架，但是，它是關係整個營救工作成敗的樞紐。

太空小姐韋素珊已經把乘客們請到機艙的最前面，乘客們緊密地圍一個圈，焦灼地向艙頂矚目，同時也凝神捕捉任何人高興的聲音。

哈里斯船長確信他們在目前最需要鼓足勇氣，用以對抗所面臨的眞實威脅。火警的凶相業已逐漸成形，一旦破門而入侵進機艙他們將被活活燒死。幸而火是慢慢地燒，他們仍可以困獸猶鬪地爭取片刻的時間。

這時的沙琳娜號無異於一枚定時炸彈，引信業已點燃。電池中儲備的能量本是用以推動螺旋槳和一切電器設備的，現在變爲熱能在逐次耗失。它並無爆炸之虞。可是不幸的是，儲存液體氧的油箱是會爆炸的……

油箱中一定尚存有幾百公升非常之冷、却有劇烈反應作用的液體氧。熱量徐徐累增，直到侵入液氧油箱時，必然引起猛烈的爆炸。

韓士廷現正忙於部署防火屏障，最前端幾排座椅已經擰開固定螺絲，拆卸開來堆積在洗手間房門與末排座椅之間。准將好像在建造一道抵抗侵略的防線，而非防火陣線。他確實照這個構想設計他的防禦措施。由於本質不同，這一火警可能僅能波及動力間，可是一旦玻璃纖維質破裂以後塵灰必然排山倒海而至，逐步向機艙以內泛濫。

哈里斯於是向准將說，「我們來分頭工作。你架設防線的時候，我去組織乘客。我們不能讓二十個人一湧而上的爭先逃生。」

這的確是必須竭力避免的意外。假如死神在後面尾追而至，前面只有一個人容身的隧管可以逃命，眞是一個很難處理的情況。

哈里斯邁步走到機艙的最前端，爬上這種卅六度的陡坡在地球上是很費勁的，在此地是輕而易擧。他面對圍在周圍的焦急面孔說，「諸位，我們不久可望逃離這個機艙。只要艙頂打開一個圓洞，就會有一具繩梯從隧管中放下來。我們讓女士優先，先生們在後，統統依姓氏字母的先後爲登梯的順序。不必用脚踏繩梯。記住在此地我們體重很輕，只有地球上的六分之一，只管用手臂交替往上攀升好了。動作越快越好。但是不要爭先恐後，一個個的來。我們有很寬裕的逃生時間，不過幾秒鐘就可以攀到出口的。

「素珊，請按規定排成順序。此外，哈定、白揚、詹生、巴大維——我想請你們再服務一次

，擔任糾察隊員。也許需要你們的力鼎協助——」

他的話沒有講完，就聽見從艙尾傳來一股悶聲的輕微爆炸——沒有甚麽不得了，還沒有牛皮紙袋吸足氣突然用手掌一拍發出的響大——可惜，望眼欲穿的機艙頂部却仍然完整如故。

在艙頂的另一面勞倫斯把環形架小心地放在纖維質的艙殼上，然後塗上固定位置的快乾膠。那環形架幾乎佔滿他蹲着的地方，距離皺紋壁不過幾公分而已。他對於炸藥之類不大在行，所以雖然一個簡單工作也處理得異常謹愼。

勞倫斯本來想用電鋸鋸出一個圓洞的，那樣需要一刻鐘的時間。後來他決意改用環形炸藥包炸出需要的部位，技術上並無困難，只要定好位置點燃引信，不消千分之一秒就能完成同樣的工作。現在他眞高興改變初衷採用炸藥法施工。因爲顯而易見的，他無法獲得電鋸所需要的十五分鐘。

果不出所料，當他等待泡沫膠凝固的時候，井口的同事大聲朝沉軸報告說，「火勢已經衝進機艙了！」

勞倫斯俯首看了一次手錶。他有一種從未經驗的幻覺，好似秒鐘忽然停了擺。手錶並沒有停擺，只不過時間沒有按照他的意願進行而已。時間一直以快捷的步幅推進的，而今它突然改爲蝸牛般的前進。

泡沫膠尙須半分鐘才得凝固。最好再等一會，等結牢時引爆遠比膠體狀態時有力。

勞倫斯不慌不忙地攀繩梯，一壁用手清理那一根吊在身後的引信線。他的定時可以說恰到好處。當他爬出沉軸把線頭裝上引爆器時，只剩下十秒鐘。

「告訴他們我們要從十起倒數計時。」總工程師宣告說。

× × ×

哈里斯匆匆跑向機尾，準備助韓士廷以一臂之力，其實他也不清楚究竟能幫甚麽忙。那時他聽見韋素珊從容不迫地在唱名：「莫萊小姐，叔士特太太，威廉斯太太……」又是莫萊小姐打頭陣，眞够滑稽的。這次是依據姓氏的字母順序排名的。莫萊小姐這一次沒有甚麽可以抱怨的了。

後來哈里斯腦筋一轉，突然想到一個十分惱火的念頭。假如叔士特太太爬到沉軸隧道管的半中腰塞住了，來個不上不下呢？但是，又怎末能留她最後一名上繩梯？不要緊，她會順利通過的。設計沉軸的圓徑時，叔太太的腰圍就是一項決定性的因素，何況這幾天她的體重已經減輕好幾公斤了……

向後瞥一眼，直覺的印象是洗手間的房門仍在苦撐中。說眞個的，唯一出事的徵兆不過從鉸鏈裏洩出一小股氤氳的烟氣。哈里斯暫時鬆了一口氣。照這樣看火種燒穿兩面玻璃纖維門恐怕要半個鐘頭，那時我們早已——

他覺得光光脚板黏了甚麽東西，便自動朝旁邊讓一步。不禁詫異地說，「這是甚麽呀？」

他俯身注視。雖然瞳孔已經習慣於備份燈泡的黯淡紅光，他費了一會兒才發覺一灘幽靈似的

灰色流體正從房門底部的門縫中源源浸入客艙。而且在數以噸計的塵灰壓力之下，房門板已經向內彎曲。相信幾分鐘內房門即將塌倒。就算它沒有傾倒，後果並無不同。那一股無聲的邪惡流體就在這一會工夫已經淹齊他的足踝。

哈里斯不敢離開，也沒有勇氣告訴韓士廷。雖然准將也是不聲不響站在他旁邊相隔幾公分遠。他第一次，或許以後永遠沒有機會了，滿腔充溢着憤懣之情。當他的足下接觸到那種又乾又細的流質時，他認定乾涸海的確是天底下最陰險毒辣的敵人。沙琳娜號像一隻受到老貓把玩的小鼠。乾涸海就是那頭老貓。他這樣想，每次我們自信可以控制住情勢了，它却暗中準備新的突擊。我們老是遲了一步。現在我們被玩弄得精疲力竭，也就提不起勁了。這樣看來，雷德萊的論點的確有點道理……

「十——」

懸在輸氣管中的擴音器發出聲音，把哈里斯從沉思中喚回現實。它大聲地說，「我們準備好啦！大家擠在一頭，把臉部保護好。我從十開始倒數。

「九——」

哈里斯想我們已經擠到船尾上來了。我們無需這些時間，也許我們挨不了那麼久。

「我可以打賭，反正，不成功的。乾涸海決不讓我們活着回去的，假如它認爲我們有機會晚險的話。

「八——」

費了偌大財力、物力、人力，仍然功敗垂成，太可憐了。許多人爲拯救我們而累得半死。他們應該走一點鴻運。

「七——」

那應該是個幸運數目，可對？說不定我們可能脫險，至少有幾個人。

「六——」

讓咱們盤算一下。反正不會造成更大的災害的了。假定它需要十五秒鐘通過隧道——

「五——」

當然需要重新放下繩梯。施用炸藥時，爲安全計，一定把繩梯收上去的。

「四——」

——再假定每通過一個人費時三秒鐘——不對，爲保險起見，每一個人算他五秒鐘。

「三——」

——那就是說二十二乘五。——

「二——」

——就算一百多少秒好了，那麼一共要費兩分鐘，離液氧油箱爆炸送我們回天國的時間還差得遠——

「一——」

突然響起一陣裂帛的聲音，同時冒出一小股烟。此外却別無異狀。當艙頂炸開時並未造成任何高潮，炸藥專家們的設計工作做得恰到好處。沒有多餘的壓力用來震垮簌簌墜落在地板上的塵灰。

時間有若停了擺的鐘表。很久，很久一點反應也沒有。然後人們徐徐喘了一口氣。這是出乎意料的奇蹟，雖然來晚一點，却來得如此美妙。

艙頂黯紅的陰影上印了一個光亮的圓圈，那光圈穩穩加厚，也逐漸變强，而後突然間頂上掉下一塊圓餅，從新創造的天窗中射進來一個强烈的光柱。雖然是經通二十公尺沉軸透進來的普通光線，可是對於看慣黯紅燈光的人們，比親覩日出更為光彩耀目。

形艙頂板剛剛墜下，一具繩梯就伸了進來。莫萊女士採用短跑健將的起跑姿態，一衝就爬了上去。叔士特太太跟蹤在後，雖然慢一點，可是別人對她的速率很滿意。一秒鐘以後威廉斯太太跟了上去。

現在輪到男士們撤退。貝杜爾一馬領先，他應該感謝祖先的姓氏佔了便宜。只剩一打人留在客艙中，通往洗手間的房門從鉸鏈處破裂，於是積蓄已久的洩洪運動便洶湧地展開了。

在昏暗的氤氳中哈里斯聽見素珊一面照顧旅客安全撤退，一面口中念道着人數「十五位，十六位，十七位——二十——那就是您，准將——您快一點。」

韓士廷說，「趕快脫離地獄吧，韋小姐，你先走。」哈里斯仍然被昏暗和塵灰蒙遮着，不能看得清楚，不過他揣測得韋素珊等於讓准將兩臂一擊送上繩梯的。

准將回過頭來大聲說，「老哈，你在那裏？我已經登上繩梯了。」

「不要等我，我就來啦。」

說這句話，比做到容易。哈里斯感覺好像成千累萬的手指緊緊揑住他不放，竭其全力想拖他沉淪於逐漸上昇的洪流。他用力握住一隻椅背奮力躍向光亮的圓圈。而其時整個座椅已經淹在塵灰當中了。

甚麽東西碰了他的面孔一下，他本能地把它推到旁邊去——這時他才辨認出，那是繩梯的底端。哈里斯使出吃奶的力氣往上扳擧。

哈里斯進入沉軸墜道管以前，來得及回頭來朝客艙瞥了最後一眼。……

……後半艙已被灰色的洪流整個淹沒了。它的表面平靜無波，看來極為平滑，可是也顯得異常的怪誕與殘酷。大約一公尺開外，有一只紙杯怡然地在昇起的洪流上面自在地飄浮，有如明鏡的湖面上放了一隻玩具小船。哈里斯覺得，此情此景他將永生難忘。那紙杯恬然隨着昇起的洪流向艙頂浮飄，直到被塵灰所吞噬。不過在目前，它仍舊很勇敢地抗拒着塵灰。

哈里斯置身在昏暗的沉軸中，以全副臂力向上爬昇，當然不能超越在前面的韓士廷准將。等到准將昇到井口離開沉軸時，突然射下來一股强烈的亮光，為保護眼睛哈里斯只好低頭朝下看。

下方塵灰的洪流再穩穩地增長，仍然平滑、文靜如昔……這是一種不可思議的物態。

不久哈里斯跨出沉軸頂端的井口，發現自己置身於一個已經擁擠不堪的圓形橡皮屋。分佈在四周全是他船上的乘客，大多數還沒有喘過氣來。照料乘客們的有四位穿太空衣的技師，還有一位沒穿太空衣的男人，想必就是總工程師勞倫斯。困蟄這麽多天以後，又見到了陌生的面孔，眞是奇妙……

「統統上來了嗎？」勞倫斯焦灼地問。

「是的，我是最後一名，」哈里斯答覆以後又添了一個尾巴，「我希望如此。」因爲他生怕或許有人乘着黑暗中的混亂時故意留在下面。說不定雷德萊把心一橫，決意不回紐西蘭接受法律的制裁哩。……

沒有的事——他已經上來了，和大夥兒在一起。哈里斯在數人的時候，塑膠地板突然震顫一下，從沉軸的井口冒上來一股塵灰的烟圈。那烟圈直冲圓屋頂，反彈回來，在大家來得及躲避以前，早已飛灰烟滅。

勞倫斯頗感困惑地探問，「這是怎麽回事？」

哈里斯答說，「我們船上盛液體氧的油箱炸掉了。老好人——沙琳娜號——她終於支持到我們脫了險才倒下去。」

說到這裏，沙琳娜號的船長不禁流下了幾滴英雄淚。

（三一）

簇新的塵上巡邏艇從羅黎士港專用碼頭緩緩地駛出，哈里斯感慨地說，「港務大厦周圍掛那麽多旗幟，我覺得是多此一舉。它們豎立在眞空中，又不會迎風飄蕩，看起來眞可笑。」

可是，再一想，他又不得不承認這個主意非常之好。港務大厦周圍長桿上懸起了燕尾長旒，在無風的環境居然在上下飛揚。這全是彈簧和電動馬達的功勞。地球上的電視觀衆看見旂旗飄揚的鏡頭必定驚訝不已。

今天是羅黎士港的大日子，也是全月球歡欣鼓舞的好季節。哈里斯但願韋素珊能够目覩新船啓航的熱鬧場面，可是身懷六甲的她，怎麽能爲沙琳娜第二的處女航服勤呢？那天早晨哈里斯吻別嬌妻時，她曾經向他輕聲耳語道，「簡直想不透，地球上的婦女們怎樣經得起十月懷胎的苦難的。她們要比我的擔負重六倍，還要在家裏轉來轉去。」

哈里斯暫時把卽將添丁的念頭丟在一邊，油門推到底，使沙琳娜第二以全速航行。當抛物線狀的灰色尾流被日光照耀得如同克羅米彩虹時，機艙中三十二位乘客不禁「哎呀」「啊呀」地驚叫起來。這一次的處女航選定在白晝出海。乘客們失去觀賞乾涸海的燐火，坑口湖峽峪夜遊，地球母親的銀盤等奇景。不過乾涸海的巡航仍不失爲一項多姿多彩的旅程。

事實上證明上一次的意外事件對於月球觀光事業並無嚴重影響。由於訂購客票的電報源而來

，觀光協會秘書長戴維士自覺他努力爭取經費，重建壆上遊艇的心機總算得到收穫。

哈里斯向副駕駛交代說，「保持這樣的航線。我去跟乘客們聊一聊，等一會就回來。」

他帶着幾分自矜順客艙甬道向後面走過去，感受到陣陣含着仰慕的目光。客人們都認得他，在報紙上讀到過關於他的專訪，或者看過電視時人訪問節目中的他。處女航的高朋滿座正足以證明人們對他投了絕對的信任票。哈里斯有自知之明，他曉得上次蒙壆的安然脫險是許多人共同努力的結果，不過他自己也出了大力，特別是在最後的幾小時。

他順甬道慢慢踱着，偶爾和兩三位旅客略作交談。大約走到機艙的中間，他突然呆呆地站着，一動也不動。哈里斯總算很快的恢復正常，臉上露出眩迷狀的笑容。

「莫萊小姐，是眞意想不到的幸會。我不知道你到月球上來舊地重遊。」

「我自己也一樣感到意外——這得歸功於我寫的『沙琳娜一號末日記』那一篇報導故事。現在我受命爲『生活畫報星際版』寫沙琳娜第二的開航遊紀。」

哈里斯打趣地說，「我但願這一篇文章沒有上次那麽緊張。」

他二人相顧大笑。後來莫萊輕聲問道，「聽說你要辭掉這份差事？」

哈里斯稍有顯出一點困惑的樣子，然後囘答說，「是的。假如我能夠通過各項測驗，我可能調到星際航路上服務。」

他沒有把握一定調得成功，不過他必須努力。月球公車司機是一個有趣的工作。他做得津津有味。但是，韋素珊和韓士廷兩位都曾經向他提供過意見，這個差事沒有長進，像個死衚衕。此外，還有另外一個原因……

他一直在納悶，自從上一次乾涸海發生月震以後，究竟有多少人的生涯發生變動。從沙琳娜一號生還的人們，受過刻骨銘心的煎熬，多半變得更好些。哈里斯和莫萊女士友善地交談，就是一個顯明的例子。參與營救行動的人也有深遠的影響，其中尤以總工程師勞倫斯與陸遜博士爲最。哈里斯曾經見過陸遜很多次出現在電視上，脾氣暴躁地講解科學專題。他對這位天文學家，內心頗有恩同再造之感，可是對他的爲人，則不表好感。但是，說也奇怪，好幾百萬觀衆很喜歡再看陸遜的節目。

至於勞倫斯，目前正在加緊寫他的囘憶錄，暫擬以「獻身月球的人」爲書名。哈里斯爲其中沙琳娜號各章提供許多資料，待產中的韋素珊正爲他校讀打字的原稿。

「請你原諒，我要少陪了，」想到身爲船長的多種職責，哈里斯只好結束和莫萊的話舊，「還得向其他旅客們交際交際。下一次光臨克勞維士城，務請到我家來坐坐。」

「我一定來。」莫萊滿口答應說，雖然這個邀請有點出乎意料之外，不過她的確非常高興。

哈里斯繼續沿甬道踱向艙尾，不時向左方打個招呼，向右方答覆一個問題。後來他走進氣閘門，順手關上房門，暫時獨處在這一間斗室之中。

這斗室比較沙琳娜一號的氣閘間稍大，不過基本構造則大同小異。因此他不禁觸景生情憶起一幕幕的往事。那套備用太空裝具的緊急氧氣筒，不是他和麥金齊博士看守昏睡客人時互相換用過的麽？這一面壁板不就是他伏耳靜聽而察覺塵灰流動時營營作聲的所在麽？這一間氣閘室不正

是他和韋素珊初試雲雨情的地方麼？

沙琳娜二號的氣閘也有小小的改良。通往艙外的側門上面加了一扇小玻璃窗。他貼面在窗口，朝迅速移動的海面張望。

他面對着背光的一面，從窗檽望出去是煙黑的空際。不久他的眼睛逐漸適合較暗的環境，他可以看見天上一些星星。不過只能看見較亮的大星。雖然有足够的餘光削弱眼睛的感光度，可是他仍然認得出其中最晶瑩的兩顆：第一顆是金星，其次要算木星。

不久，他可能出任太空航線的駕駛員，首途前往金星和木星，遠離這個家鄉衛星。這個想頭使他興奮也使他恐惶。不過他知道他非去那裏不可。

他對月球有家鄉的鄉情，可是月球一度想加害他的生命。每次月面旅行，他的內心總不會很平安的。外太空雖然路途迢迢，而且更加懷有敵意，然而它們並未對他宣過戰，最多不過採取武裝中立的態度而已。

通往客艙的房門開了，太空小姐端着放滿空杯的淺盤走進來。哈里斯從窗口轉過臉來，暫時忘記天上的星星。下一次朝它們注視時，它們一定比現在要光亮一百萬倍。

哈里斯朝身穿漂亮制服的太空小姐笑笑，一面舉手在小碗橱隔框附近掍掍，然後關照說，「這是你的小天地，要好好的照顧它。」

然後哈里斯走回駕駛臺，從副駕駛員手中接過操縱系統為沙琳娜二號的處女航在乾涸海上繼續他個人的臨別航行。


月球詳圖
北
南
東
西
虹灣
風暴海
(雨海)
霧沼
柏拉圖
阿里斯多德
高加索山
夢海
澄海
亞平寧山
阿基米德
哥白尼
汽海
靜海
危海
中央灣
酒海
濕海
南海

800·3
7172



月球歷險記

著者　阿瑟·克拉克
譯者　郭功雋
民國五十七年十月初版
民國六十一年四月二版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發行者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所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三十七號
內政部登記證內版臺業字第〇一三號
定價　新台幣拾貳元整